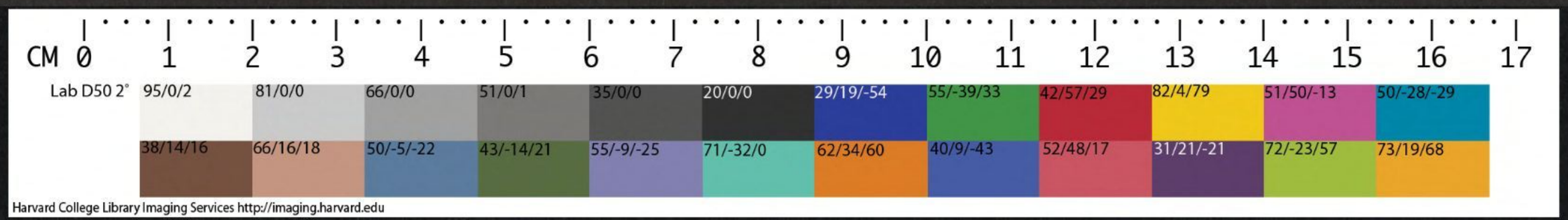
4661.82
T ~~4617~~/3243
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8 195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上諭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懽心用能統一寰區垂庥奕世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爲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羣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爲同異者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爲

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爲感孚而弟擇其爲何
地之人而輔之理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兆之歸心有
不論德而但擇地之理又曰順天者昌逆天
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天之所與又豈因
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我國家肇基東土
列聖相承保乂萬邦
天心篤祐德教弘敷恩施遐暢登生民於衽席徧

中外而尊親者百年於茲矣夫我朝既仰承
天命爲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
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
朝以爲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
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此揆之
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衆莫
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
者也乃逆賊呂留良兇頑悖惡好亂樂禍俶

擾彝倫私爲著述妄謂德祐以後天地大變
亘古未經於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
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
爲毀謗至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
無光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
入爲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爲
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
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



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
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爲戎狄而外之也若
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
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
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
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
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爲島夷南人指北爲

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爲至卑至陋之見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且以天地之氣數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四起生民塗炭疆圉靡寧其時之天地可不謂之閉塞乎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羣寇寰宇义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

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愛爲心以覆載無私爲量是以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來其揆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

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瑣瑣鄉曲爲阿私區區地界爲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棄彝倫滅廢人紀之逆意至於極盡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爲昏暗豈

皇皇上天鑒觀有赫轉不如逆賊等之智識乎且

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

眷命我外夷爲內地主若據逆賊等論是中國之人皆禽獸之不若矣又何暇內中國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幀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

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從來爲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爲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如爲子之人其父母卽待以不慈怨忤逆況我朝之爲君實盡父母斯民之道殫誠求保赤之心而逆賊尚忍肆爲訕謗則爲君者不知何道而後可也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尚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巢鼓惑愚民現被步軍統領衙門拿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

若此之衆者似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廹之使然乎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隣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肆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



等又借征勦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覩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

矣至矣至於厚待明代之典禮史不勝書其藩王之後實係明之子孫則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曠典而胸懷叛逆之奸民動則假稱朱姓以爲搆逆之媒而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爲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巢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爲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讐也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入承大統者其害不過妄意詆譏蠱惑一二



匪類而已原無損於是非之公倫常之大倘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爲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托命乎況撫之則后虐之則仇人情也若撫之而仍不以爲后殆非順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爲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爲下者其能堪乎爲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豈爲下者轉可以此施之於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

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謗議乎且
也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時百里之國其
大夫猶不可非況我朝奉
聖人之在諸夏猶謂夷狄爲有君況爲我朝
之人親被教澤食德服疇而可爲無父無君
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
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歷代以來如有元

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幀極廣其政治規
模頗多美德而後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
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
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後人則故爲貶詞概謂
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
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
貶抑淹沒之耳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
今傳後著勸戒於簡編當平心執正而論於

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爲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於爲善而深戒爲惡此文藝之功有補於治道者當何如也倘故爲貶抑淹没略其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將使中國之君以爲既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爲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爲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矣其爲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況若逆賊呂留良等不惟於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經大法概爲置而不言而更鑿空妄撰憑虛橫議以無影無響之談爲惑世誣民之具顛倒是非紊亂黑白以有爲無以無爲有此

其誕幻譸張誑人聽聞誠乃千古之罪人所謂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憖不待教而誅者也非祇獲罪於我國家而已此等憸邪之人胸懷思亂之心妄與僥倖於萬一曾未通觀古今大勢凡首先倡亂之人無不身膏斧鑕遺臭萬年夫以天下國家之鞏固豈烏合鼠竊之輩所能輕言動搖即當世運式微之時其首亂之人歷觀史冊從無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陳涉項梁張耳陳餘等以至元末之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雖一時跳梁究竟旋爲灰燼而唐宋中葉之時其草竊之輩接踵疊跡亦同歸於盡總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義不識天命之眷懷徒自取誅戮爲萬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關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

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爲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爲剖示宣諭但儉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



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用頒此旨特加訓諭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當問天捫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朕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古昔人心淳樸是以堯舜之時都俞吁咈其詞甚簡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漸不如前故殷盤周誥所以誥誡臣民者往復周詳肫誠剴切始能去其蔽錮覺其愚蒙此古今時勢之不得不然者每見陰險小人爲大

義所折理屈詞窮則借聖人之言以巧爲詆毀曰是故惡夫佞者不知孔子之以子路爲佞因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而發蓋以無理之論而欲強勝於人則謂之佞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若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逆天背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道使愚昧無知平日爲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譴而罹國法

此乃爲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特諭

上諭朕荷
上天眷佑受
聖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臨天下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治理雖不敢比於古之聖君哲后然愛養百姓之心無一時不切於寤寐無一事不竭其周詳撫育誠求如保赤子不惜勞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殫一心以慰黎庶之願務期登之衽席而無一夫不得其所

宵旰憂勤不遑寢食意謂天下之人庶幾知朕之心念朕之勞諒朕之苦各安生業共敦實行人心漸底於善風俗胥歸於醇厚朕雖至勞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豈意有逆賊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於總督岳鍾琪勸其謀反將朕躬肆為誣謗之詞而於我朝極盡悖逆之語廷臣見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響全無之事朕夢寐中亦無此幻境實如犬吠狼嗥何足與辯既而思之逆賊所言朕若有幾微愧歉於中則當回護隱忍暗中寢息其事今以全無影響之談加之於朕朕之心可以對

上天可以對

皇考可以共白於天下之億萬臣民而逆賊之敢於肆行誣謗者必更有大奸大惡之徒揑造流言搖衆心而惑衆聽若不就其所言明目

張膽宣示播告則魑魅魍魎不公然狂肆於
光天化日之下乎如斯逆書加朕以謀父之名
朕幼蒙
皇考慈愛教育四十餘年以來朕養志承歡至誠
至敬屢蒙
皇考恩諭諸昆弟中獨謂朕誠孝此朕之兄弟及
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時仰托
皇考福庇安富尊榮循理守分不交結一人不與
聞一事於問
安視膳之外一無沾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
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至康熙六十一年十
一月冬至之前朕奉
皇考之命代祀
南郊時
皇考聖躬不豫靜攝於暢春園朕請侍奉
左右

皇考以
南郊大典應於齋所虔誠齋戒朕遵
旨於齋所致齋至十三日
皇考名朕於齋所朕未至暢春園之先
皇考命誠親王允祉淳親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
允禩公允禟怡親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書
隆科多至
御榻前
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
著繼朕即皇帝位是時惟恒親王允祺以冬
至
命往
孝東陵行禮未在京師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
貝勒允禑貝子允禕俱在
寢宮外祗候及朕馳至問
安

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淚勸慰其夜戌時
龍馭上賓朕哀慟號呼實不欲生隆科多乃述
皇考遺詔朕聞之驚慟昏仆於地誠親王等向朕
叩首勸朕節哀朕始強起辦理
大事此當日之情形朕之諸兄弟及宮人內侍與
內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見者夫以
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謀
希冀儲位當茲授受之際伊等若非親承
皇考付朕鴻基之遺詔安肯帖然無一語俯首臣伏
於朕之前乎而逆賊忽加朕以謀父之名此
朕夢寐中不意有人誣謗及此者也又如逆
書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
母后聖性仁厚慈祥闔宮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
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來備盡孝養深得
母后之慈歡謂朕實能誠心孝奉而宮中
諸母妃咸美

母后有此孝順之子皆爲
母后稱慶此現在宮內人所共知者及
皇考升遐之日
母后哀痛深至決意從殉不飲不食朕稽顙痛哭
奏云
皇考以大事遺付冲人今
聖母若執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將何以對天下
臣民亦惟以身相從耳再四哀懇
母后始勉進水漿自是以後每夜五鼓必親詣
昭仁殿詳問內監得知
母后安寢朕始回苫次朕御極後凡辦理朝政每
日必行奏
聞
母后諭以不欲與聞政事朕奏云臣於政務素未
諳練今之所以奏
聞者若辦理未合可以仰邀

訓誨若辦理果當亦可仰慰
慈懷並非干預政事也嗣後朕每奏事
母后輒喜以
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
慈旨
母后素有痰疾又因
皇考大事悲慟不釋於懷於癸卯五月舊恙舉發
朕侍奉湯藥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漸朕向
來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踴屢次昏暈數月之
內兩遭大事五內摧傷幾不能支此宮廷所
共知者朕於
皇考
母后大事素服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
典及辦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過屋宇五楹
不聽音樂不事遊覽實盡三年諒陰之禮此
亦內外臣工所共知者至於朕於現在宮中

諸母妃之前無不盡禮敬養今
諸母妃亦甚感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況朕
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相待豈有
以天下孝養豈尚欠於甘旨而於
慈親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賊加朕以逼母之名此
更朕夢寐中不意有人誣謗及此者也又如
逆書加朕以弑兄之名當日大阿哥殘暴橫
肆暗行鎮魘冀奪儲位二阿哥昏亂失德



皇考爲
宗廟
社稷計將二人禁錮比時曾有
硃筆
諭旨朕若不諱二人斷不可留此廣集諸王大臣
特降之
諭旨現存宗人府朕即位時念手足之情心實不
忍祇因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懷叵測固結

黨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將此輩徐徐化導消除妄念安靜守法則將來二阿哥亦可釋其禁錮厚加祿賜爲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數年以來時時遣人賚予服食之類皆不令稱御賜不欲其行君臣之禮也二阿哥常問云此出自皇上所賜乎我當謝恩領受而內侍遵朕旨總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間二阿哥抱病朕命護守



咸安宮之大臣等於太醫院揀擇良醫數人聽二阿哥自行選用二阿哥素知醫理自與醫家商訂方藥迨至病勢漸重朕遣大臣往視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稱謝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終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又謂其子弘晳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報汝當竭心盡力以繼我未盡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篤朕令備儀衞移於五龍亭伊見黃

興感激朕恩以手加額口誦佛號以上情事
咸安宮宮人內監百餘人皆所目覩者及病
故之後追封親王一切禮儀有加且親往哭
奠以展悲慟其喪葬之費動支庫帑悉從豐
厚命大臣等盡心辦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
爵優加賜賚今逆賊加朕以弒兄之名此朕
夢寐中不意有人誣謗及此者也又如逆賊
加朕以屠弟之名當日阿其那以二阿哥獲
罪廢黜妄希非分包藏禍心與塞思黑允禩
允禵結爲死黨而阿其那之陰險詭譎實爲
罪魁塞思黑之狡詐奸頑亦與相等允禵狂
悖糊塗允禩卑汚庸惡皆受其籠絡遂至膠
固而不解於是結交匪類蠱惑人心而行險
僥倖之輩皆樂爲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
之大義以致
皇考憂憤震怒

聖躬時爲不豫其切責阿其那也則有父子之情已絶之

旨其他忿激之語皆爲臣子者所不忍聽聞朕以君父高年憂懷鬱結百計爲伊等調停解釋以寬慰

聖心其事不可枚舉及

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時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對坐傲慢無禮其意大不可測若非朕



鎮定隱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後將伊等罪惡俱行寬宥時時教訓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將阿其那封爲親王令其輔政深加任用葢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爲趨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則羣小自然解散豈料阿其那逆意堅定以未遂平日之大願恚恨益深且自知從前所爲及獲罪於

皇考之處萬無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

桀驁之行擾亂國政顛倒紀綱甚至在大廷
廣衆之前詛呪朕躬及於
宗社此廷臣所共見人人無不髮指者從前朕遣
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離散其黨不令聚
於一處或可望其改過自新豈知伊怙惡不
悛悖亂如故在外寄書允禩公然有機會已
失悔之無及等語又與伊子巧編格式別造
字樣傳遞京中信息縫於騾夫衣襪之內詭
計陰謀甚於敵國奸細有奸民令狐士儀投
書伊處皆反叛之語而伊爲之隱藏其他不
法之處甚多不可勝數允禵賦性狂愚與阿
其那尤相親密聽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謀
奪東宮之案
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禵與塞思黑在
皇考前袒護強辯致觸
聖怒欲手刃允禵比時恒親王允祺抱勸而止

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亂啟釁後
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効力以疎遠之伊在
軍前貪婪淫縱惡蹟種種及朕即位降旨將
伊喚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禮犯分朕悉
皆曲宥仍令奉祀
景陵竟有奸民蔡懷璽投書伊之院中造作大逆
之言稱允禵爲皇帝而稱寨思黑之母爲太
后允禵見書將大逆之語剪裁藏匿向該管



總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結即此則其悖
亂之心何嘗改悔耶允禵無知無恥昏庸貪
劣因其依附邪黨不便留在京師故令送澤
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出口伊至張家口外託
病不行而私自禳禱連書雍正新君於告文
怨望慢褻經諸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題參朕
俱曲加寬宥但思若聽其閑散在外必不安
靜奉法是以將伊禁錮以保全之伊在禁錮

之所竟敢爲鎮魘之事經伊跟隨太監舉出及加審訊鑿鑿可據允祹亦俯首自認不能更辯一詞從前諸王大臣臚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欵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欵允禵大罪十四欵又特參允祹鎮魘之罪懇請將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國憲朕再四躊躇心實不忍暫將阿其那拘禁降旨詢問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後定奪仍令太監數人供其使令

一切飲食所需聽其索取不意此際阿其那遂伏冥誅塞思黑從西寧移至保定交與直隸總督李紱看守亦伏冥誅夫以

皇考至聖至慈之君父而切齒痛心於阿其那塞思黑等則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於

天譴者乎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無私諸兄弟之才識實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盡禮並無

一語之爭競亦無一事之猜嫌滿洲臣工及諸王門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實無纖毫芥蔕於胸中而爲報怨洩憤之舉但朕纘承

列祖

皇考基業負荷甚重其有關於

宗廟

社稷之大計而爲人心世道之深憂者朕若稍避



一已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見則是朕之獲罪於

列祖

皇考者大矣古人大義滅親周公所以誅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將來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實係寃誅衆所共知共見朕尚未加以誅戮也至於朕秉公執法鋤惡除奸原不以誅戮二人爲諱若朕心以此爲諱則數年

之中或暗賜鴆毒或遣人傷害隨時隨地皆可隕其性命何必諮詢內外諸臣衆意僉同而朕心仍復遲迴不決俾伊等得保首領以歿乎至允禩允禵將來作何歸結則視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預定而目前則二人現在也朕之兄弟多人當阿其那等結黨之時於秉性聰明稍有胆識者則百計籠絡使之入其匪黨而於愚懦無能者則恐嚇引誘使



之依附聲勢是以諸兄弟多逃而不悟墮其術中即朕即位以後而懷藏異志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問朕之素志本欲化導諸頑同歸於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義而宮廷之內得聯兄弟之情則朕全無缺陷豈非至願無如伊等惡貫滿盈獲罪於

上天

皇考以致自速冥誅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

不幸天下臣庶當共諒朕爲國爲民之苦心
今逆賊乃加朕以屠弟之名只此一事天下
後世自有公論朕不辯亦不受也至逆書謂
朕爲貪財朕承
皇考六十餘年太平基業富有四海府庫充盈是
以屢年來大沛恩澤使薄海黎庶莫不均霑
如各省舊欠錢糧則蠲免幾及千萬兩江南
江西浙江之浮糧則每年減免額賦六十餘
萬兩地方旱澇偶聞即速降諭旨動帑遣官
多方賑恤及災傷勘報之後或按分數蠲除
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諭旨將被災蠲
免分數加至六分七分至於南北黃運河工
堤工興修水利開種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
程備辦軍需恩賜賞賚所費數百萬兩皆令
動支帑項絲毫不使擾民夫以額徵賦稅內
庫帑金減免支給如此之多毫無吝惜而謂

朕爲貪財有是理乎祇因從前貪官汚吏蠹國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殺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屬浩蕩之恩若又聽其以貪婪橫取之資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在存人心何以示儆況犯法之人原有籍沒家產之例是以將奇貪極酷之員照例抄沒以彰憲典而懲貪汚並使後來居官者知贓私之物不能入已無益有



害不敢復蹈故轍勉爲廉吏此朕乂安百姓整飭吏治之心今乃計被貪財之謗豈朕不吝惜於數千百萬之帑金而轉貪此些微之贓物乎至於屬員虧空錢糧有責令上司分賠者蓋以上司之於屬吏有通同侵蝕之弊有瞻狥容隱之風若不重其責成則上司不肯盡察吏之道而侵盜之惡習無由而止是以設此懲創之法以儆惕之俟將來上官皆能

察吏下寮羣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謗爲貪財此井蛙之見烏知政治之大乎至逆書謂朕好殺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罰一人即步履之間草木螻蟻亦不肯踐踏傷損即位以來時刻以祥刑爲念各省爰書及法司成讞朕往復披覽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綫可生之路則心爲愉快倘稍有可疑之處必與大臣等推詳講論期於平允六年以來秋審四經停決而廷議緩決之中朕復降旨察其情罪稍輕者令行矜釋其正法及勾決之犯皆大逆大惡之人萬萬法無可貸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殺堯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婦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輕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時疎忽致有纖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爲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於無罪者每日

誡飭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欽恤平允爲先務今逆賊謂朕好殺何其與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又逆書謂朕爲酗酒夫酒醴之設聖賢不廢古稱堯千鍾舜百榼論語稱孔子惟酒無量是飲酒原無損於聖德不必諱言但朕之不飲出自天性並非強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揚來京陛見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許久每日進見仰瞻天顏全不似飲酒者



何以臣在外任有傳聞皇上飲酒之說朕因路振揚之奏始知外間有此浮言爲之一咲今逆賊酗酒之謗即此類也又逆書謂朕爲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慾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後宮人甚少朕常自謂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遠色二字朕實可以自信而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謗爲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寵者何人在逆賊

既造流言豈無耳目而乃信口譏評耶又逆書謂朕爲懷疑誅忠朕之待人無一事不開誠布公無一處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盡吐而後快從無逆詐億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實視爲心膂股肱聯絡一體日日以至誠訓誨臣工今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於年羹堯鄂倫岱阿爾松阿則朕之所誅戮者也年羹堯受

皇考及朕深恩忍於背負胸懷不軌幾欲叛逆其貪酷狂肆之罪經大臣等參奏九十二條揆以國法應置極刑而朕猶念其西藏青海之功從寬令其自盡其父兄俱未處分其子之發遣遠方者今已開恩赦回矣鄂倫岱阿靈阿實奸黨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將東宮廢立之權儼若可以操之於已當阿其那惡蹟敗露之時

皇考審詢伊之太監比將鄂倫岱阿靈阿同惡共
濟之處一一供出荷蒙
皇考寬宥之恩不加誅滅而伊等並不感戴悔過
毫無畏懼愈加親密鄂倫岱仍敢強橫踞傲
故意觸犯
皇考之怒當
聖躬高年頤養之時爲此忿懣恚恨臣工莫不切
齒阿靈阿罪大惡極早伏宍誅伊子阿爾松
阿倣效伊父之行更爲狡獪朕猶念其爲勳
戚之後冀其洗心滌慮以蓋前愆特加任用
並令管理刑部事務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復
萌顛倒是非紊亂法律一日審理刑名將兩
造之人用三木各夾一足聞者皆爲駭異又
與鄂倫岱同在乾清門將朕所降諭旨擲之
於地其他狂悖妄亂之處不可殫述朕猶不
忍加誅特命發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黨

羽尚可曲爲保全豈料二人到彼全無悔悟之念但懷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黨仍然固結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維此等巨惡在天理國典斷不可赦於是始將二人正法至於蘇努則老奸大蠹罪惡滔天實逆黨之首惡隆科多則罔上欺君欵蹟昭著二人皆伏冥誅未膺顯戮逆書之所謂懷疑誅忠者朕細思朕於年羹堯鄂倫岱阿爾松阿三人之外並未誅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賊即以年羹堯鄂倫岱阿爾松阿蘇努隆科多等爲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論也又逆書謂朕爲好訣任佞朕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讒諂面諛之習早已洞察其情僞而厭薄其卑汚不若冲幼之主未經閱歷者也是以即位以來一切稱功頌德之文屏棄不用不過臣工表文官員履歷沿習舊日體式作頌聖之

句奏合成章朕一覽即過不復留意日日訓
諭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闕失詳陳政事之
乖差以忠讜爲先以迎合爲戒是以內外諸
臣皆不敢以浮奏頌禱之詞見諸言奏恐爲
朕心之所輕今逆賊之所謂好諛任佞者能
舉一人一事以實之否耶以上諸條實全無
影響夢想不及之事而逆賊滅絕奚良肆行
詆毀者必有與國家爲深讐積恨之人揑造

皇考則時懷忤逆背叛之
此言惑亂衆聽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黨
被朕懲創拘禁不能肆志懷恨於心或貪官
污吏匪類棍徒怨朕執法無私故造作大逆
之詞洩其私憤且阿其那塞思黑當日之結
黨肆惡謀奪儲位也於
亂傾陷之術因而嫉妒同氣排擠賢良入其
黨者則引爲腹心遠其黨者則視爲讐敵又

如阿其那自盜廉潔之名而令塞思黑允祹
允禵貪贓犯法橫取不義之財以供其市恩
沽譽之用且允禵出兵在外盜取軍需銀數
十萬兩屢次遣人私送與阿其那聽其揮霍
前允禵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認不諱者又
如阿其那殘忍性成逐日沉醉當朕切加訓
誡之時尚不知改伊之護軍九十六以直言
觸怒立斃杖下長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



痛加箠楚推入水中幾至殞命允禵亦素性
嗜酒時與阿其那沉湎輕生允禵又復漁色
宣淫不知檢束以領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
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搖蕩軍前之
人誰不知之今逆書之毀謗皆朕時常訓誨
伊等之事伊等既負疚於心而又銜怨於朕
故即指此以爲訕謗之端此鬼蜮之伎倆也
且伊等之奴隸太監平日相助爲虐者多發

遣黔粵烟瘴地方故於經過之處布散流言而逆賊曾靜等又素懷不臣之心一經傳聞遂借以爲蠱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儲位未定姦宄共生覬覦之情是以

皇考升遐之後遠方之人皆以爲將生亂階暗行窺伺及朕纘承大統繼志述事數年以來幸無失政天人協應上下交孚而兇惡不軌之徒不能乘間伺釁有所舉動逆志迫切自知無得逞之期遂鋌而走險甘蹈赤族之罪欲拚命爲疑人耳目之舉耳殊不知實於朕無損也又逆書云明君失德中原陸沉夷狄乘虛入我中國竊據神器等語我朝發祥之始

天生

聖人起於長白山積德累功至於

太祖高皇帝天錫神武謀畧蓋世法令制度規模弘遠是以統一諸國遐邇歸誠開創帝業迨

太宗文皇帝繼位踐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韓之地撫綏蒙古爲諸國之共主是本朝之於明論報復之義則爲敵國論交往之禮則爲與國本朝之得天下較之成湯之放桀周武之伐紂更爲名正而言順況本朝並非取天下於明也崇禎殉國明祚已終李自成僭僞號於北京中原塗炭咸思得眞主爲民除殘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萬姓沉溺於水火之中

命將興師以定禍亂干戈所指流賊望風而遁李自成爲追兵所殺餘黨解散

世祖章皇帝駕入京師安輯畿輔億萬蒼生咸獲再生之幸而崇禎帝始得以禮殯葬此本朝之爲明報怨雪恥大有造於明者也是以當時明之臣民達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輸誠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祿不忘明德者正當感戴本朝爲明復仇之深

恩不應更有異說也況自甲申至今已八十餘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論乎逆書云夷狄異類詈如禽獸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若僻處深山曠野之夷狄番苗不識綱維不知禮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獸無異之名至於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爾喀等



尊君親上慎守法度盜賊不興命案罕見無奸僞盜詐之習有熙熙皞皞寧靜之風此安得以禽獸目之乎若夫本朝自關外創業以來存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即古昔之賢君令主亦罕能與我朝倫比且自入中國已八十餘年敷猷布教禮樂昌明政事文學之盛燦然備舉而猶得謂爲異類禽獸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

爲聖賢之流諸夏之亡君卽爲禽獸之類寧
在地之內外哉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本
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甲兵僅十三人後合九姓
之師敗明四路之衆至
世祖章皇帝入京師時兵亦不過十萬夫以十萬
之衆而服十五省之天下豈人力所能强哉
實道德感孚爲



皇天眷顧民心率從天與人歸是以一至京師而
明之臣民咸爲我朝效力馳驅其時統領士
卒者卽明之將弁披堅執銳者卽明之甲兵
也此皆應天順時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
統太平之業而其人亦標名竹帛勒勳鼎彝
豈不謂之賢乎而得以禽獸目之乎及吳三
桂反叛之時地方督撫提鎮以至縣令武弁
攻城破敵轉餉輓糧多半漢人也且多臨陣

捐軀守土殉節者國史不勝其載歷歷可數
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間贊勳蕩平之
勲者正復不少豈不謂之忠且義乎而得以
禽獸目之乎即如岳鍾琪世受國恩忠誠義
勇克復西藏平定青海屢奏膚功赤心奉主
豈非國家之棟梁朝廷之柱石乎如逆賊曾
靜者乃漢人之禽獸也葢識尊親之大義明
上下之定分則謂之人若淪喪天常絶滅人



紀則謂之禽獸此理之顯然者也且夷狄之
名本朝所不諱孟子云舜東夷之人也文王
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猶今人之籍貫
耳況滿洲人皆恥附於漢人之列準噶爾呼
滿洲爲蠻子滿洲聞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賊
以夷狄爲詡誠醉生夢死之禽獸矣本朝定
鼎以來
世祖十八年建極開基

聖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澤朕卽位以後早夜憂勞無刻不以閭閻爲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暘時若奸宄不興寰宇享昇平之福在昔漢唐宋極治之時不過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長治如今日者百姓自齠齔之年至於白首不見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績咸熙之所致乎且漢唐宋明之世幅員未廣西北諸處皆爲勁敵邊警時聞烽烟不息中原之民悉索敝賦疲於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員弘廣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臨之下凡有血氣莫不額手稱慶歌詠太平而逆賊謂乾坤反覆黑暗無光此又瘈犬鴟鴞之吠鳴禽獸中之最惡者矣或逆賊之先世爲明代之勳戚故戀戀於明乎今昌平諸陵禁止樵採設戶看守每歲遣官致祭

聖祖屢次南巡皆親謁孝陵奠酹實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繼承

聖志封明後以侯爵許其致祭明代陵寢雖夏商周之所以處勝國之後無以加矣若逆賊果心念前明更當感切肺腑夢寐之中惟本朝崇奉而猶云內中國而外夷狄乎此逆賊也非惟在本朝爲漢人之禽獸卽在明代亦一禽獸且其意非僅比本朝爲禽獸其視明代亦一漠不相關之禽獸耳又云五六年內寒暑易序五穀少成恒雨恒暘荆襄岳常等郡連年洪水滔天吳楚蜀粵旱澇時聞山崩川竭地暗天昏夫天時水旱關乎氣數不能保其全無所恃人力補救耳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曾無損於一帝一王賢聖之名但朕自嗣位以來賴

天地

祖宗之福庇陰陽和順風雨時調五穀豐收農民樂業各省之內間有數州縣旱澇不齊即令動帑賑濟民獲安全湖廣惟上年江水泛漲有傷禾稼即特發帑金築堤捍禦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幸六年之內各省薄收之處不過數州縣耳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災樂禍之說也方今天下凡有知識之人以及草木昆蟲皆居於戴高履厚之內而云地暗天昏蓋逆賊之心昏暗入於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至云

孔廟既燬朱祠復災

孔廟之不戒於火唐宋皆有之明弘治時被災尤甚弘治非明代之賢君乎若以此爲人君之不德所致則將來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動人心至有縱火焚燬以及各府州縣

文廟者逆賊既稱東魯腐儒附於聖人桑梓而

忍爲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關君德則諸儒之祠宇何窮寧能保其一無回祿之災乎至云五星聚黃河清爲陰盡陽生亂極轉治之機夫果至亂極之時有此嘉祥猶可附會其說今天下吏治雖不敢曰盡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雖不敢曰乂安然已衣食粗足矣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正萬國咸寧之時而乃云亂極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積屍者何地逆賊能確指之乎昧心喪理總不舉首仰觀於天也

昊蒼之所以恩眷本朝者歷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顯也朕即位之初

孝陵蓍草叢生六年之秋

景陵芝英產於

寶城山上以至雙岐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

穀五星聚於奎璧黃河清於六省駢實連株
之應卿雲甘露之祥朕雖不言禎符而自古
史冊所艷稱而罕覩者莫不備臻而畢具而
逆書則云山崩川竭試問此數年來崩者何
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夫災異之事
古昔帝王未常諱言蓋此乃上天垂象以示
儆也遇災異而能恐懼修省即可化災爲福
矣遇嘉祥而或侈肆驕矜必致轉福爲災矣

朕於此理見之甚明信之甚篤故每逢
上天錫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間倍加乾惕並飭內
外臣工共深敬謹若涉氷淵所須諭旨已數
十次朕豈敢敢欺
天而爲此不由衷之語耶數十年來凡與我朝爲
難者莫不上干
天譴立時殄滅如內地之三逆外藩之察哈爾噶
爾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燼又么

麽醜類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懷璽郭允進等皆自投憲網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賊曾靜又復自行首露設逆賊但閉戶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張熙投書於岳鍾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爲之稽察不幾隱没漏網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敗朕實感幸之昔明世嘉靖萬曆之時稗官野史所以誣謗其君者不一而足如憂疑玆議錄彈園雜志西山日記諸書咸訕謗朝廷誣及宮壺當時並未發覺以致流傳至今惑人觀聽今日之兇頑匪類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發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緩豈非

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歟又云自崇禎甲申以至今日與夫德祐以迄洪武中間兩截世界百度荒塌萬物消藏無當世事功足論無當代人物堪述夫本朝豈可與元同論哉元自世

太祖　祖定統之後繼世之君不能振興國家政事
太宗　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宰執綱紀廢弛其
世祖聖聖相承　後諸帝或欲創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
聖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儉勤政愛民乾綱在　終元之世無大有爲之君本朝自



天法　握總攬萬幾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曆數綿
祖爲心用人行政無一不本於至誠六年以來晨　長亘古未有朕承嗣鴻基以敬
祖宗不敢少懈是豈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　夕惕厲之心實如
制作及忠孝節義之人物亦史不勝書元史　獨非明洪武時之所編輯乎其稱太祖則云

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稱世祖則云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信用儒術立經陳紀是明之於元帝譽美如此而云無當世事功足論乎且元史專傳之外其儒學循良忠義孝友諸傳標列甚衆而云無當代人物堪述乎元史係明太祖所修而逆賊云爾是厚誣明太祖矣乃稱欲爲明復仇乎夫天眷帝德以爲保定朕惟兢兢業業夙夜基命則自蒙

上天嘉佑歷世永享太平爲內外一家之主豈一二禽獸之吠鳴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論哉人生天地間最重者莫如倫常君臣爲五倫之首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親者卽未有不知有君者況朕之赤子朕清夜捫心自信萬無遭謗之理而逆賊之恣意毀謗果何自而來乎夫造作蜚語揑飾誣詞加之平等之人尚有應得之罪今

公然加之於君上有是理乎何忍爲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億萬臣民無不懷尊君親上之心而逆賊獨秉乖戾之氣自越於天覆地載之外自絕於綱常倫紀之中可恨亦可哀矣逆賊之所詆毀者皆禽獸不爲之事而忍心加之於朕朕實不料吾赤子之內有此等天良盡喪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爲其所惑於萬一但天壤間既有此誕



幻怪異之事則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測度或者百千億萬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識理道之人聞此流言而生幾微影響之疑者是以特將逆書播告於外並將宮廷之事宣示梗概使衆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問之處而爲此布告之詞又何顏以對內外臣工萬方黎庶將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見逆賊之書坦然於中

並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語明白曉諭俾
朕數年來寢食不遑為
宗社蒼生憂勤惕厲之心得白於天下後世亦朕
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諭

奉
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
問曾靜

旨意問你上岳鍾琪書內云道義所在民未嘗
不從民心所繫天未嘗有違自古帝王能成
大功建大業以參天地而法萬世者豈有私
心成見介於其胸等語我朝積德累功至
太祖高皇帝神武蓋世統一諸國成開創之功
太宗文皇帝弘繼統之業

世祖章皇帝建極綏猷撫臨中外此正順天命從民心成大功建大業參天地而法萬世之至道也你生在本朝不知

列祖爲天命民心之所歸而云道義所在民未嘗不從民心所繫天未嘗有違是何所指

曾靜供彌天重犯這些話是泛說自古帝王之興與帝王之在位皆是順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順民心從而興起在位卽是道義之當然彌天重犯生長楚邊山谷本鄉本邑以及附近左右並沒有個達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遠所以盛朝功績傳聞不到直至舊年到省城由省城以至於帝畿見聞漸廣方知東海龍興

列祖

列聖承繼繼不惟非漢唐宋明所及直邁三代成周之盛蓋天地精英日流日開上世渾噩人文未起積到成周而太和翔洽文明大著然天之篤生聖人以開治者在周亦惟算文武二聖爲極至豈若本朝疊疊相因日遠日大愈久愈光自

聖世

太祖高皇帝神武蓋世開創王基

太宗文皇帝繼體弘業統一諸國

世祖章皇帝建極綏猷撫臨中外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徧及薄海迨至

皇上天亶聰明恢弘前烈已極禮明樂備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歸乃道義之當然參天地法萬世爲天運文明之隆會從前彌天重犯實實陷於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於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陰陽合德者爲人四塞傾險而邪僻者爲夷狄夷狄之下爲禽獸等語禽獸之名蓋以居處荒遠語言文字不與中土相通故謂之夷狄非生於中國者爲人生於外地者不可爲人也人與禽獸同在天地之中同稟陰陽之氣得其靈秀者爲人得其偏異者爲禽獸故人心知仁義而禽獸無倫理豈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別乎若如你所說則中國陰陽和會之地只應生人之一類不應復有禽獸並育其間矣何以復偏中國之地人與禽獸雜然共居而禽獸之族比人類爲尤多且即人類之中還生出你這等叛逆狂悖淪喪天良絕滅人理禽獸不如之物來呢你有何說處

曾靜供天生人物理一分殊其有分別實以理之偏全不在所居之內外彌天重犯讀書淺少義理看不透徹妄意以地

之遠近分華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惡分華夷今日伏讀

皇上諭旨謂如你所說中國只應生人之一類不應復有禽獸並育其間矣義更精實理更顯明雖頑石無知亦應靈動了況

本朝之興

列聖相承亘古所無萬國咸寧歷代罕覩且開闢幅員之廣聲教四訖自有生民以來到今日而極盛又

聖祖皇帝承

天眷顧之篤厚享年之久三代以來所無況更有幾多善政善教緯地經天開萬世之弘基立百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正於今日見之矣所以

聖祖皇帝賓天　詔到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即以彌天重犯宵頑無知至此亦曾廢食輟飲慟哭號涕被素深山居喪盡制然在當時皆起於心之不及覺發於情之不容已非有所爲而爲也若非何以使民至此今日

聖德隆厚　皇恩浩大

聖祖皇帝在天之靈猶或洞鑒只爲向見春秋有華夷之辨錯會經旨所以發出誕妄狂悖言語其實到今日方曉得經文所說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而

本朝之興與經文之所指天懸地隔彌天重犯因思天地之內無氣不通無理不到華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無定限天地精英之氣日散日遠而且循環無常今日二五之精華盡鍾於東土諸夏消磨蕩然空虛是實話實理況夷狄本是論人亦善惡五性克全無所虧欠爲人五性濁雜不忠不信爲夷狄孟子既稱大舜文王爲東西夷所生又詆楊朱墨翟之無父無君爲禽獸是中國豈無夷狄要荒豈無聖人至於有明之世非魯衛齊晉之舊而

本朝之興直邁成周之轍更不待言彌天重犯識淺見小未曾經歷又得這些無知流言夾雜胸中所以有此妄言悔罪無及彌天重犯記得前面兩次親供前供就人而論看得天地精英之氣愈開愈遠循環無常不以地限而後供指出有明之世非魯衛齊晉之舊而

本朝之興直邁成周之轍以今看來益覺自信無疑悔罪無及是彌天重犯雖

昔同禽獸今蒙 金丹點化幸轉人胎矣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聰明睿智仁能育萬物義能正萬事禮能宣萬化智能察萬類信能孚萬邦者天下得而尊之親之慨自先明君喪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八十餘年天運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號等語從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我

太祖
太宗
世祖聖聖相承
聖祖在位六十二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正所謂天與人歸懋昭大德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蓋

聰明睿智仁育萬物義正萬事禮宣萬化智察萬類信孚萬邦者也

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
天道者爲從古之極盛是以
皇天之保佑申命恩厚於我朝者爲從古之極隆
若謂乾坤反覆地塌天荒而我朝八十餘年
以來享承平之福凡叛逆之徒稍萌奸囘卽
滅不旋踵是豈天震地怒鬼哭神號皆無可
奈何而人力竟可勝天乎此非敢於誣詆我
朝乃敢於誣詆



上天矣曾靜你有何說處

曾靜供稱天重犯所說必聰明睿智而兼具五性之全德乃
是尊貴天位之語到今日看來

列祖

列聖之聰明睿智仁義禮智信之施於薄海內外者固已共信爲聖神
之極致我

皇上御極以來 聖德神功上承
列祖尤無纖毫不愜於民心惟彌天重犯爲謠言蠱惑遂戴天不知天
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出入作息竟忘帝力於何有以是釀
成大惡身陷亂賊直到舊冬得聞 欽差大人宣傳 聖
德之大涵育宇宙又伏讀 聖諭諄諄光被四表始覺心
神開豁脫然得悟從前之非然耳雖聞 聖德心雖服
聖教目實未曾親見有道盛世的光景昨奉解來京自湖南
而湖北以抵河南由河南而到直隸京城所過都邑省郡自
野及市歷人歷境不知凡幾萬千但見民康物阜風景和平

生其間者皆氣象古茂性習淳厚治化休明太和翔洽油然共慶太平有道之世若不是

皇上聰明睿智仁育萬物義正萬事禮宣萬化智察萬類信孚萬邦休養撫育勵精不倦爲從古所未有何以民心愛戴休徵齊著

天眷隆篤至此到此愈覺從前錯誤之罪大彌天無地自容惟日自痛悔號泣而已至若謂中原陸沉以下等語總因錯聽謠言錯解經義一個病根一路直錯到底今日雖萬死萬剮亦所宜然更何能稍置一喙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土田盡爲富戶所收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等語自古貧富不齊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儉節省積累成家則貧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敗業則富者亦貧富戶之收併田產實由貧民之自致窘迫售其產於富戶也今你說土田爲富戶所收其果自雍正元年以後富者始收民之土田乎抑康熙年間富者已收民之土田乎其果自本朝以前若明若宋若漢唐之代民間皆貧富均齊乎抑自古以來民間即有富者收民之土田

乎你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俱歸咎於君上有何理據呢

曾靜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間輾轉積而成弊固自然之勢不關　君上事亦漢唐以來的通弊不起於　本朝但　本朝

歷聖相繼承平之久亘古少及而

皇上御極以來德盛民化風清弊絕民間無絲毫煩擾而惟田業一項富戶安於有餘貧民常苦不足輾轉流弊土田將多爲富戶所收此際似正須裁成輔相因妄謂斯民所仰望　君上者在酌盈劑虛裒多益寡聖人成能宜不忍任物情之自流此是爾天重犯山鄙之粗見不通世事之愚論豈知貧以游惰而致富因勤儉而得此等不齊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之所能挽蓋天之生物不齊因五氣雜揉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質不同乃造化之自然雖天亦無可如何人之貧富視乎作爲營辦作爲營辦又視乎才力之巧拙昏明此自然之理勢也況天道福善禍淫更幽遠莫測其窮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豐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

皇上以撫育爲心舉一世而涵濡之豈願其有此得更覺分明

聖諭點化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到處呼號怨恨切日喪偕亡之願等語這呼號怨恨的確是何人確在何地確有何被虐之事確有何願喪之情須一一據實供來

曾靜供這等呼號的乃是洞庭湖濱偶被水災不能安業之民蓋人生疾病痛苦饑寒勞瘁忍耐不過多呼天呼父母此情之不容自已者而小民太平日久素享豐盈偶爾被水覺苦不聊生曾不如他郡他邑之羣歌大有

皇上痌瘝赤子發帑賑濟存留者雖沐　恩惠而散流輾轉者或遠不徧及其逃於外的間有呼號彌天重犯不能廣覽遠稽故有此語其實寒暑怨咨何傷天地之大況沐　恩者久且多未徧者暫而少不獲安業者以湖南計之不過百分之一以普天下計之尚不及億萬分之一乎此箇緣故到今方知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戴皇祖之仇以爲君且守死盡節於其前又有俯首屈節盡忠於匪類等語曾靜以岳鍾琪之遠祖武穆王稱爲皇祖者是奉岳鍾琪爲主而已爲其臣子也且曾靜狂言以春秋大義自居其逆書有云人臣之擇主如女子之從夫爲臣者事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於人而再醮等語岳鍾琪假若依曾靜之說而叛本朝是岳鍾琪爲不能守死盡節而再醮者矣而曾靜又臣事於岳鍾琪是又失身再醮之人矣曾靜以岳鍾

琪之臣事本朝爲屈節盡忠於匪類則曾靜之願奉岳鍾琪爲君豈不爲匪類中之匪類乎且逆書內以岳鍾琪爲岳飛之後稱功頌德及欽差訊問時又盛言本朝之恩澤勳業未知曾靜之心仍欲臣事岳鍾琪乎抑願臣事本朝乎如願臣事本朝則曾靜不亦屈節於匪類乎設岳鍾琪爲曾靜鼓惑未知曾靜此時以岳鍾琪爲是乎抑爲匪類也可一一

## 訊問令其逐條供明

曾靜供　彌天重犯本心毫無所爲只爲誤聽謠言錯解經義故一切大義大分都至混淆加以聞見狹隘不知　本朝世德之隆得統之正深仁厚澤之久而且洽所以上書岳鍾琪種種悖謬直是痛悔無及蓋人臣之擇主固如女子之從夫今岳鍾琪以文武全材篤生　聖神之世而事之君正如皐夔之事堯舜伊周之事湯武不但如正女之從賢夫而已者固萬無可叛之義亦決無或叛之心而竊天重犯以誤聽流言遂至冒昧上書不惟自昧君臣之大義而并勸人以不忠是微如蜂蟻尚知有君臣毒如蛇虎尚不忘恩報而靦然人面直匪類之不若也迨至去冬奉　欽差大人審問傳宣　聖德已知從古盛世帝王莫與倫比而且詳告　本朝來歷　龍興功德事事仁至義盡得統之正全是天與人歸蓋　本朝來撫萬國之初明愍帝已身殉國難而李賊猖狂中原塗炭毒逾水火

世祖章皇帝不煩一兵不折一矢而天下感戴率從如赤子之依父母
梭之湯武昔嘗爲夏殷諸侯而臨時不免兵戈者更名正言
順神武而不殺彌天重犯自長沙以抵京師沿途
悔萬死莫及嗣後蒙大人仰遵
皇上高厚深恩一路撫惜到京而彌天重犯
目之所見盡是　聖世隆景耳之所聞莫非　聖德仁聲
且當身親被又有幾多破格　恩典而一到京師出之囹
圄居以廣厦給食賜衣彌天重犯生長山陬不知
聖天子憂切民瘼曲諒民難哀矜民隱竟及於極惡重囚萬死莫赦
之徒直至如此彌天重犯雖同草木無知頑石無靈亦當翻
然感化故在當時岳鍾琪幸而怒斥得免亂賊之名萬一誤
見聽從不惟彌天重犯爲萬世亂賊之罪魁而岳鍾琪亦不
免爲萬世亂賊之巨惡了岳鍾琪之守正固益顯其爲
聖世之良臣而彌天重犯到此尚有何別義可以借口只痛
恨謠言之害人遂至陷身於大惡而莫解然猶幸到今日尚
得接　天語下詢省悟以翻身縱不敢望苟免作生得爲

聖世之民然得聞大義而知前此之非是即爲　聖世之鬼亦所
甘心矣至若奉岳鍾琪爲君而已爲其臣子在彌天重犯初
無此心共稱彼遠祖爲皇祖者乃是見得禮經自諸侯以下
槩有皇考皇伯父之號故欲用三代以上稱呼而妄耳蓋當
時止做旁人獻議未即輸身歸順總之大義既錯罪大惡極
一路皆錯尚有何是處可言惟千萬叩首感激　隆恩盛
德自傷欲爲　聖世之民而不可得至於臣事　本朝乃
天經地義之當然又曷嘗自即於匪類乎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明亡之恨等語前明之亡國
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綱紀廢弛內則盜賊紛

太祖創業以來並無取明土地直至山東臨清周視
太宗皇帝曾勒兵入關徇地直至山東臨清周視
京城縱獵南苑數日乃歸明朝並不能一矢
加遺彼時若欲取明之天下豈不易如反掌
葢我

祖宗列聖惟冀熄兵安民解仇釋忿屢欲與明朝
和好而明之君臣總置之不問迨李自成已
陷北京明愍帝殉國而死明祚已絕明位已
移始請兵我朝來除寇亂

太宗皇帝命將興師兵至山海關一戰而勝李自
成二十萬之衆望風逃竄席捲長驅是以我
世祖皇帝君臨萬邦廓清羣寇救億萬臣民於水
火之中爲明朝報仇雪恥是我朝深有德於

前明顯然著明可白萬世者也我朝得國較之湯武征誅更爲名正言順何明亡之有恨乎以李自成之橫行中原所過殘破明朝糜餉百萬曾不能少抗其鋒賊兵一至城下長驅直入李自成唾手得明之天下是明之兵力萬萬不如流寇甚明當李自成既陷京師之後其志方張精銳之鋒未嘗少挫更增明之叛臣降卒以助其勢而我朝兵威甫及如



摧枯拉朽只經山海關一戰流賊即亡魂奪魄奔逃潰敗由是而論我朝之兵力聲勢與明何啻相懸霄壤乎設若取明之天下已早取矣何待流賊之摧殘乎惟以仁義爲心不肯代有其國本朝之光明正大若此今你懷叛逆之心若在明朝即是流寇李自成而乃以明亡致恨爲詞曾不反心自問乎你還有何說

曾靜供這個源頭彌天重犯從前全然不知蓋因失父太早獨居山僻窮陋者已數十餘年左右附近不惟無史冊可以借觀猶考而鄉黨隣里並無知事老成傳聞但知 本朝代明而有天下初不知有明之天下早已失之於流寇之手直至舊冬聞大人之說後又得仰讀 聖諭乃知 本朝全是以仁義而興直駕千古而莫媲其弘功偉績之在當世不惟明之君臣感其恩戴其力即在當時之草木亦莫不被德而蒙惠蓋有明之季上下怠慢政教全然蕩廢不舉綱紀頹然倒墜不整內則任宦官把持國政外則聽諸藩剝削民力荒淫縱恣無禮無學遂致民不聊生奔入賊黨四起爲敵在外官兵望風而靡所以賊得長驅直抵京師當此之時生民流離困苦殘殺慘掠直不啻如水火之告急

## 太宗皇帝

龍興東海政舉教修仁聲仁聞施及薄海內外並未萌一黠取天下之心曾勒兵入關縱獵南苑以期爲明解仇釋怨熄兵而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問由是振旅東歸當時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耳又何待賊陷京城愍帝身殉國難明祚已絕明位已移請求除寇安亂而後興師命將乎即此一舉較之武王觀兵孟津以冀紂惡之改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裏無憾況入關一戰而勝李自成二十萬之衆流寇亡魂奪魄潰散奔逃掃蕩廓清當時天下之衆如出深淵如覩父母

## 世祖皇帝

由是發政施仁撫臨天下之感戴者不惟在明之君臣雪恥復仇啣結莫報而爲億萬生靈救死扶生其大德直與天地同流由是看來湯武雖以仁興而君臣一倫猶不能脫然無憾所以當時成湯不免有慚德武庚不免以殷叛豈若 本朝之有天下得於流賊之手名正言順明臣漢人皆感激深切樂爲効力致死者乎彌天重犯從前陷於不知任臆狂悖妄引春秋以自誤所以有明亡之恨等語到今知之痛悔流涕幾不欲生而但蒙

## 恩高厚更覺無地自容了復有何說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春秋大義未經先儒講討有明三百年無一人深悉其故幸得東海夫子秉持撐柱等語孔子成春秋原爲君臣父子之大倫扶植綱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曾靜以亂臣賊子之心託春秋以爲說與孔子經文判然相背無怪乎明三百年無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漢唐宋以來之儒亦無人能解也惟逆賊呂留良竟悖成性悍然無忌與曾靜同一亂賊之見所以其解畧同耳曾靜之惡逆大罪肆詆朕躬已爲自古亂臣賊子所罕見而呂留良譎張狂吠獲罪於

聖祖其罪萬死莫贖宜曾靜之服膺傾倒以爲千古卓識可問曾靜呂留良所說春秋大義如何昭然大白於天下呂留良還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著他據實供

來

會靜供彌天重犯僻處山谷離城甚遠左右鄰里無讀書士子良師益友就正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所選　本朝程墨及大小題房書諸評見其論題理根本傳注文法規矩先進大家遂據僻性服膺妄以爲此人是　本朝第一等人物舉凡一切言議皆當以他爲宗其實當時並未曾曉得他的爲人行事何如而中間有論管仲九合一匡處他人皆以爲仁只在不用兵車而呂評大意獨謂仁在尊攘彌天重犯遂類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論語所云攘者止指楚國而言謂僭王左衽不知大倫不習文教而春秋所擯亦指吳楚僭王非以其地遠而擯之也若以地而論則陳良不得爲豪傑周子不得承道統律以春秋之義亦將擯之乎況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其說載於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來在當時呂留良固爲背謬之極而彌天重犯信而宗之尤爲失之千里矣但呂留良議論彌天重犯所見者止此其餘文字著作並不曾見過惟到雍正五年有學徒張熙到浙江購書到呂家傳得呂留良題如此江山圖及錢墓松歌詩彼時聞者之不覺驚異不敢信以爲然隨復得謠言疊疊惑亂遂疑他的話是實且妄悔當身大義之不能早聞今奉

聖祖皇帝處

聖祖皇帝在位六十餘年深仁厚澤徧及薄海即彌天重犯生長山僻日記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詩稿一束賜看其中不惟猶知感佩況呂留良家藏舊作日記纂一本詩集一本錯看春秋罪與彌天重犯同且竟有譏詆已數十餘年如何喪心病狂竟至如此彌天重犯從前不知妄以春秋之義說雖出於呂氏旨實發於孔子不得不信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說又深知　本朝得統之正全是天與人歸

歷聖相承無不道隆德備而呂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實實見得他是寃悖成性悍然無忌譸張狂吠得罪

聖祖萬死莫贖誠爲　盛朝叛逆之罪魁而彌天重犯山鄙無知坐昧當身大義妄信而附和之萬死亦不足以當其罪今雖深痛無知而誤信切恨呂說之害人俱嗟無及矣更有何說但呂留良之說行世日久如彌天重犯之爲其蠱惑者諒復不少今幸得因彌天重犯敗露莫非

歷聖德隆
皇天篤佑我　朝故水落石出一至於此此豈人力之所能與彌天重犯今雖身陷法網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爲彼說所惑彌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可榮可辱可生可死而此義必不可失墜等語今欽差審問之時曾靜繕寫親供全然改變求哀乞憐備極稱頌在曾靜將以爲榮乎將以爲辱乎又未知曾靜之心此時願生乎抑願死乎其爭持大義者何在著他據實供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向謂榮辱死生大義必不可失只因錯解春秋錯聽謠言耳共實彌天重犯原是

皇上的赤子非有歷世功會在先明難忘素懷背叛不臣之心今日發覺被執只爲謠言蠱惑錯解經義遂至狂悖若此即在舊年狂悖蒙心之中此心自問毫無別爲皆是從知識聞見上差錯起到今日解出經義毫不相干知得謠傳是蜚語誣誣彌天重犯是螻蟻小民實是心悅誠服到此惟有痛哭流涕自恨當身失義自悔不能爲順則之民其乞哀求憐正是彌

天重犯今日當身之正義但恐求乞之誠不至不能贖補當
前之罪雖蒙
皇恩浩蕩自計於　法無可生耳至若頌　德稱　功亦彌天
重犯爲臣民之分所宜然尚得似前日之陷於不知而妄自
詆誣惟所慮者識淺學陋不能仰測　龍德中正之備而
頌與稱有不能至以是死難瞑目也蓋　君之尊同天親
同父民之稱天子之頌父豈得爲過況五倫從天而下極之
昆蟲草木皆有而君臣一倫尤爲五倫之首彌天重犯從前
錯聽流言錯解經義所以陷身禽獸自咎雖生猶死今既曉
得　本朝龍興不同尋常萬萬又親被　聖德高厚從古
所無此時雖死猶生雖辱亦榮了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生當今日遭逢今世無志於
當世之利祿以自汙等語曾靜果無志當世
則宜早爲高尚何以應試入學身列青衿及
考居五等然後憤懣窮居肆爲狂放尚得云
無志利祿乎又書內與一二同志閉門空山
養雞種瓜等語觀曾靜書內見聞甚多援據
甚廣若閉門空山之中蜚語訛言何因入耳
是曾靜同志之人必非一二數也著據實供
吐若供出何人傳說則曾靜是誤聽傳聞罪

尚可恕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遂拚一死以
含糊了事甘爲衆人容隱
皇上恩旨著你據實供吐你須將書內所云若
者得自何人若者傳自何處逐一據實供
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書中千錯萬錯無一字著實者總因錯聽
謠言悞解經義所以釀成大惡到今日不可疏解今 聖
德光潔毫無瑕玷而 皇恩浩蕩不可名言以彌天重犯
如是之大罪大犯尚如是優容寬待另置幽閒清曠之地且
敕部給食賜衣此誠千古未有奇典堯舜所不到之殊 恩即此
一事彌天重犯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 皇恩于萬一此

時此際若果曉得造言首犯方欲寢食其皮肉又豈敢容隱
他人奸回以負 皇恩所以當日在長沙大人審問再三
不敢說者實爲胸中不曉得箇實在源頭上造言的人而傳
言的人又實實是箇忠厚守法不惟不肯造言並不肯亂言
的人且自計罪大咎深自料必不能生雖蒙大人屢宣
皇上智慮神奇聰明天縱事事非常法所得定亦非常情所得擬彌
天重犯的死生斷非事前所得決然在彌天重犯當身自計
萬難自信可以徼倖於不死與其臨死而又牽累他人不如
自家一死之安爲稍愈今感 皇恩如此高厚且奉
旨意詢問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輕重即死亦要說明白自家
的心事赤子冒觸父母雖當父母盛怒之下亦要向前號泣
說箇明白況今日 旨意煌煌得許彌天重犯直吐其人
乎此在自家分上計合該要供出人來因思水流畢竟有源
即流或可以尋源胸中記出有兩箇偶爾傳言的人一是安
仁縣生員姓何名立忠曾說他聽聞有箇茶陵州人姓陳宇
帝錫傳說朝中有人上議

皇上多條其大者如此如此又永興縣十八都有箇醫生姓陳字象侯也說他在一處人家行醫聽得人說茶陵州有箇堪輿姓陳字帝錫口傳有箇本章諫議

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鍾琪彌天重犯聽得二人之話符同遂漸疑此為實事其實源頭造言的人不知就是那陳帝錫抑陳帝錫上手遞遞傳有人否且陳帝錫彌天重犯從未會面不知其人形貌何如即帝錫兩字也不知是此兩字否問何立忠便知聽聞此人會堪輿前兩年在安仁縣起學官何立忠是安仁縣的秀才或者知得他的名字其實今日仰惟

皇上如天如地何可毀謗天經雲隔何傷於天反因雲隔而轉見天之高地經穿鑿何損於地反因穿鑿而轉見地之厚今

皇上之行如日月經天雖湖山萬里莫不共見共聞彌天重犯幸今亦如盲得視復見天地日月了

問曾靜

旨意問你在湖南供稱山崩川竭是傳聞泰山崩四十里至於川並未竭因筆頭不謹弄文致誣等語這泰山崩四十里之說影響全無你將傳說筆之於書已極悖逆了況川竭之事並無傳說而遂連類並及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筆頭揣弄得麼乃僅以不謹二字輕忽戲玩之詞掩飾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聞必有所自你須據實供出

曾靜供山崩之說雖有傳聞彌天重犯今日萬死記想箇人不出川竭之誤彌天重犯今日實該死蓋尋常說話猶庸言之謹一涉不實不惟於道理有礙於心不能無愧抑且當面受人詞責不小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輕易掠過且以庶人小民之賤而上議　國家事體即有實據猶不免出位冒干之罪況既僭復妄虛中更虛即此一項已足粉骨莫償了而前供猶僅以筆頭不謹蓋過是身陷於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輕重矣今日省悟萬死何辭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以大事看來五星聚黃河清某當此時如何死得天不欲開治則止天欲開治某當此機會畢竟也算



裏面一箇求人於吳楚東南之隅舍某其誰等語從古治亂之數必上有桀紂之君下有生民塗炭之禍方可謂之大亂曾靜以我朝爲夷狄爲匪類然必爲君者實有昏德紀綱法度一切廢弛方爲否極之時以今日海宇承平萬民樂業以朝廷政事而論雖不敢謂爲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識者斷無有誣爲亂極當治之時也且自開闢以來未有如

曾靜禽獸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黃河清為
舍我其誰又云當此機會所謂機會者何所
指據實供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許多該死該剮的話今日反覆省悟也有
箇病根蓋緣自幼以來講解經書講到孟子滕文公問為國
章說那井田法制心中覺得快活私地暗想以為今日該行
由是屢去問人却無一人說今日行得心下聽着人說行不
得甚不快活後看見呂留良此章書文義語意以為行得且
說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復了然後方可望得治
平遂不覺賞心合意從此遂深信呂留良的說話且執着這
箇死法子放胆裏因而看輕漢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
以為井田不復貧富不均其餘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
敢以經濟抱負超越尋常自許一聞五星聚黃河清遂疑此
必是文明開治的機會既遇文明開治的機會必行井田復
三代欲行井田復三代在當身自計竭其駑駘亦足備一時
犬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誰之語即所謂當此機會者亦是
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於吳楚東南之隅非是說彌天重
犯當此機會另生箇別見也只因謠言日聞遂深疑　皇
躬主德未純所以狂悖而有是舉及昨白湖南一路以抵京
師所歷過之地數千里無不家給人足薄海內外無不化行
俗美道德政教修舉詳明較三代之井田學校更因時損益
已精益精正禮明樂備之極天開文明之盛當此如是之道
隆德至治著功成我

皇上猶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時一刻少懈伏讀　諭旨尚
曰不敢謂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聖不自聖一至於此此所
以天人感孚瑞呈祥見五星聚黃河清者正為

皇上道德純全超越千古　本朝治教休明邁盛三代　大聖人
興起在位應也況井田疆界自秦以來已蕩廢二千餘年封
洫溝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曠土各成舊業以

理勢論之亦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幾千幾萬賢良才智深於治體精於治法者用之不盡而彌天重犯山鄙無知禽獸不如乃謂舍我其誰其不自量一至如此狂妄之罪萬死何逃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近世晚村夫子學問足本領濟大有爲得又生非其時在今日似恰逢其會等語這呂留良自以其先世爲前明之儀賓不忘故國而在本朝應試爲生員十有餘年後來考居五等忽削髮棄



諸生以天蓋樓選刻時文將本朝制科內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貲乃包藏禍心肆行無忌實一反覆無賴卑汚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載所不容今你乃奉爲師法心悅誠服以爲孔孟復生你所謂呂留良之學問本領從何處見得呂留良之大有爲從何處知道是你與呂留良必曾會晤親承指授因而信敬畏服一至於此且云今日恰逢

彌天重犯只有四歲實未曾與他會晤至於恰逢其會等話是彌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輕後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錯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類之說在耳而又適值永興縣那兩年天雨數月不斷遂以爲世道有不好處此全是山僻無知的識見直到舊歲奉挐到長沙今歲又由長沙到京城見得年豐時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聖人在位政教修舉禮樂明備直盛于古從前滿肚疑團始得一洗落空而呂留良之欺世盜名大逆不道蠱惑人心爲覆載難容處彌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



其會又是何解可從實供來

曾靜供聖人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又曰不知人則是非邪正莫能辨彌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錯到底者總因自家僻處山谷眼孔小見聞隘胸次鄙陋錯認人故也如這些話都是自家没識見討人底裏不著遂妄意心悅誠服奉以爲師且以他爲一世的豪傑其實當時何曾曉得他的行徑大有不好處不過就語句言話上見得與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覺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覺信之篤當時所謂學問本領者妄意指他的說理明論文精謂他大有爲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復三代從前謬妄信得他是如此今日蒙　聖恩開導點化始曉得他的行事爲人到處不是不特他當身大義背謬而已從此迴想向日之信聽他者何啻陳相之悅許行痛悔何及至若謂親承指授實實没有他生在浙江彌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廣東界相去有數千里且彌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呂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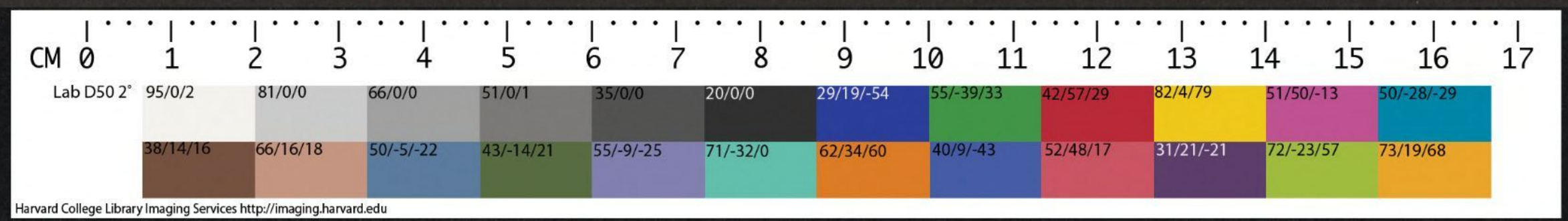
大義覺迷錄　卷一

T ~~4617~~ 4651.82 | 3243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8 1958

2



奉旨訊問曾靜口供二十四條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敬卿景叔西遊似亦不輕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聯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這個朕兆不應則已若應此事必落於我輩之手縱不能成於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屬敬卿景叔之手等語敬卿是張熙所謂景叔又是何人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據你前次供云胸中原無確見但傳聞訛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書等語今據書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於雍正三年已令張熙等各處行走糾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於岳鍾琪處上書你平日自命以爲上應聯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於我輩之手則是久蓄異謀處心積慮要叛逆你將三年七月以後差張熙等在何處行走糾合何人并所謂眷屬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往何處逐一據實供來

曾靜供西遊的話是雍正三年事當時並沒有別意因彌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狹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圓十餘里盡是耕戶山農並沒有個讀書識字的人相接彌天重犯的父親在日曾當有個遷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復因近來人多田貴家事單寒轉移不得後得學徒張熙廖易在門往來居宿安頓不得而張熙廖易家事亦貧寒因見這些去四川的傳來以爲四川田賤乃與張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尋採個安靜的所在以爲搬家安耕之計且與張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讀書之志於是打疊有去四川之行於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長沙上岸因到長沙城中走一回蓋彌天重犯從未出門只因考試到過郴州餘並未曾走動不意到長沙竟看見有一告示上說五星聯珠日月合璧的話彼時大喜以

兩本書雖有兩個名號確不是立意著作的書裝點的話知新錄乃是倣張橫渠先生心有開明即便劄記之說隨每日所知所見不論精粗是非寫放於此以便自家翻閱考其所學之得失議論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飾原是隨便寫出的口語知幾錄不過寫出叮嚀張熙的話明說與他恐左右人聽聞且慮他未必記得因寫放紙上到寫得多了遂取個名號此是暗地遞與他的話今二書俱已搜獲進呈

御覽矣

彌天重犯當年情事何處掩藏況

皇上聖明天縱明睿所照絲毫盡露並不能掩且彌天重犯一路感

戴　皇恩如此高厚自計雖粉骨碎身亦莫能仰報萬一

到此又何忍隱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永與童生應



爲有好世界來畢竟會復井田封建復井田封建畢竟要用人到那會用人時我輩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則到處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帶屬走四川做甚於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轉身來那時並沒有一點別樣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來京城上書獻策再三不決者苦爲匪類一篇說話在胸中狐疑乃轉身到長沙嶽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來并沒有會着別樣人物說一句異話到九月初三日歸家唯回來有兩年見得這兩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貴穀貴百姓艱難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聯珠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別應加以傳聞日密皆與前匪類之說相印證於是狂悖有是話蓋此話是雍正五年冬說的乃追憶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後前面的志向與後面所見大不相黏其實並沒有到別處並未曾會半個人所謂西遊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謂眷屬即指張熙廖易言除此之外並沒有別人總之彌天重犯狂舉的心肝肺腑一絲一毫點點滴滴盡載於知幾錄知新錄此

縣試者二千四五百人應道試者有二千人何曾是今文風極盛蓋緣風俗日趨日下無恥的多所以奔競成習等語從來以人材之衆多徵國家培養教育之功是以免置之詩言化行俗美賢才衆多未聞以人文日盛爲風俗趨下者且士人求名進取有志觀光亦其本分當然今曾靜謂爲無恥奔競試問曾靜伊既以應試爲無恥則自已不該應試何以從前名列青衿考試多年及考居劣等方不出來應試曾靜自問爲有恥安靜之人乎爲無恥奔競之人乎著伊自評品

曾靜供這種狂悖說話大病總坐於看輕舉子所以顛倒悖謬竟至於此當年之意蓋謂　國家隆重師儒養育人材開此科舉以爲士子榮進之階典至重大讀書均當仰體　朝廷之意亦須看此爲至重至貴之路必敦行勵節有廉有恥經義明曉文理通達然後從此應試上進方不負　朝廷取士之意若文理全未通經義全未解行誼毫不加修而唯日以應舉應試爲榮豈不是以至重至貴之路而反爲爭名奪利之場所以狂悖遂有此說豈知我生之初應試少者因明末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困苦不得安業讀書所致到後來蒙



世祖章皇帝休養生息

聖祖仁皇帝至德流洽仁漸義摩所以　盛朝人材蔚起迥不同於先明是這個緣故如何當年不省至於彌天重犯當身自問從前未覩天日狂妄喪心看得一切皆不入眼到今日得聖化一洗從前謬妄因翻思向之所知所行直與禽獸無異狗彘不如更有何人行堪問只有愧死無地耳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劉先生所著格物集他從子光斗過寧遠縣任所帶得一個稿本來等語這劉先生是何等樣人是何名字他的從子光斗於今現在何處其所著格物集是何等樣書呢

曾靜供劉先生即今案內解到之劉之珩從子劉光斗在湖南岳州府安鄉縣住格物集是劉之珩所著的其中專言物理並沒說別樣話書亦不多因劉之珩原任在永興縣做教諭彌天重犯做生員時曾經接見後於雍正元年劉之珩丁父憂遂回歸岳州府安鄉縣居喪去了到服滿起復改補永州府寧遠縣教諭有從子劉光斗自安鄉縣到寧遠縣學署看問伯父劉之珩路從永興縣過彌天重犯見他帶得格物集故寫在知新錄內前在長沙這格物集已經

欽差大人從劉之珩家搜獲進呈矣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皇帝合該是

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
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
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
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
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末皇帝該呂子做今
都被豪强佔據去了吾儒最會做皇帝世路
上英雄他那曉得做甚皇帝等語孔孟之所
以爲大聖大賢者以其明倫立教正萬世之



人心明千古之大義豈有孔子孟子要做皇
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盡禮又云臣事君以
忠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鄉黨一篇孔
子於君父之前備極敬畏小心孟子云欲爲
臣盡臣道又云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
當日得位行道惟自盡其臣子之常經豈有
以韋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靜所
說將亂臣賊子篡奪無君之事强派在孔孟

身上汚衊聖賢是何肺腸且自漢唐以來聖君哲后代不乏人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禍亂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歸功德丕著今乃概目爲光棍況曾靜時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變之後皇帝皆係光棍則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靜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賊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賊子且曾靜亦知光棍應得何罪今以開創之主皆詆爲光棍則當時佐命翼贊之名臣皆當治以光棍爲從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數千年間曾靜所謂合該做皇帝者祇有孔孟程朱呂留良五人開闢至今無此狂怪喪心之論可問曾靜是如何說

曾靜供這狂怪的話本是說做君的畢竟是聰明天亶學問蓋世如前供所說聰明睿智仁能育萬物義能正萬事禮能宣萬化智能察萬類信能孚萬邦天下乃得而尊之親之奉以爲君之意蓋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職位言師以道德言必道德極天下之至然後職位居天下之尊其實君師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種道德高出天下者爲師

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是深於道德之至精於學問之極當時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爲君春秋戰國之局變有孔孟之道全德備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聞有道德高出於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極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時的大君合該有孔子之仁義乃足以當之戰國時之大君合該有孟子之仁義乃足以當之宋末時的大君合該有程朱的理學方足以當之當日之意不是謂孔孟必要出來做君程朱亦有志於臨民乃是謂君臨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義與程朱之理學精詳耳蓋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極莫如程朱孔子事君盡禮見於鄉黨一篇後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誠無所不至爲委吏則牛羊茁壯長爲乘田則會計當舉凡當官之職盡到十分處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職不敢曠耳觀孔子則孟子程朱可類推矣其所謂會做者謂學問造到極處成已自可以成物大學講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蓋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貫通到此所以說禹稷



皇上

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爲君稷爲相顏子是個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齊家齊家就可以治國平天下四書五經中無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彌天重犯此條狂怪的話是說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別樣人可做乃是聰明睿智而精深於學問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輕易不得伏惟今日

皇上撫臨天下統一六合神明天縱睿智性成性焉安焉優入聖域其實道德之微無不經歷學問之精無不透過中和並致方得天地位而萬物育如是豈不是　聖人而精於學問方得尊居天下之上與堯舜禹湯文武千載符合他若漢高祖唐太祖宋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禍亂或躬致太平才智雖然有餘學問未免欠缺故其發於政治見於事功未見得渾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無一毫人欲之私其實天下未聞有才德駕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彌天重犯狂怪之說本係以英雄比歷代諸祖而以光棍指魏晉篡竊之主所云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這三句原

指漢唐宋金元諸祖說所云甚者老奸巨猾郎諺所謂光棍這兩句乃是指魏晉諸簒奪者言因辭不能達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帶說了而光棍兩字亦是楚中俗語山鄙無知妄引以比例當時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實一種狂妄粗率悍然無忌之罪實有難容況其中所舉呂留良尤爲無知之極不惟不識　本朝

歷聖之德與堯舜禹湯無異竟把狂悖叛逆之呂留良當孔孟矣從前如在雲霧中今得　聖諭開導點化不唯光天覩日抑且自覺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敬卿景叔語言文字推崇過量把某看做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變事革想某乘乘運起來復三代又云仰觀三代天亶聰明乾之九五聖位莫乘此等語在某分上固不敢當只是他也不是一時躁率輕妄信口說大話攛高師長確是他心中所見實實如是等語這敬卿景叔喪心病狂之語言文字豈人所可當而云不是攛高師長的大話實實見的如是是你自承認擔當莫大的人物了天亶聰明乾位九

五這話都是你可以承認擔當的麼且你如何乘運起來你須將敢於擔當大話的意思據實一一供出

曾靜供張熙廖易病狂喪心猥以此等語推尊彌天重犯何異彌天重犯盲睛瞎眼以千古人宗推尊呂留良雖說話輕重稍有不同其實皆是一樣無知一樣狂妄揆之於法不唯萬剮莫辭即問之於心亦且愧死無地但當時此話下語未清大意謂人之知識有淺有深有大有小淺不能驟使之深小不能強擴之大隨所見到以爲大小淺深如蛙居井底所見者只井底之地初不知井之外更有地遂妄以爲天下之地盡在於此豈知天地間有幾多大地寬廣山嶽湖海無窮無盡在然不到過親見過如何信得過山鄙無知何以異是彌天重犯從前爲謠言所惑亦因生平五十歲人從未見過

皇上道德政教如此經天緯地所以謠言易惑直至舊年捉拿到長沙見過大人由是心中遂疑呂留良的說話有不的當復自長沙以抵京城耳所聞目所見與胸中所傳聞者不啻晝夜之相反及至到京又身親

皇恩如此之極心醉

聖德如此之至乃脫然大悟從前之狂悖該死該剮莫逃而深信

皇上之道隆德盛直駕千古而莫敢媲當時彌天重犯此條本意說知有大小淺深必要人見到方信得過故末後所以說敬卿景叔異日見到則必不肯說此狂悖之語至若謂乘運起來亦是謂如太公之遇文王伊尹之受湯聘此卽張熙廖易病狂喪心之意而言之總之說到此處

皇上聖明天縱天地包容萬萬叩首惟冀哀憐其矜恤其無知而已更有何說分解得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新錄內云如何以人類
中君臣之義移向人與夷狄大分上用管仲
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許以仁蓋以
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
物之分界爲域中第一義所以聖人許管仲
之功又云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等語君臣
爲五倫之首斷無有身缺一倫而可以爲人
之理曾靜當日以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不
知從前以何人爲君且到今還是甘心俯首
以君臣之義移於夷狄分用乎抑是始終以
與夷狄無君臣之分乎據實供來

曾靜供凡這悖逆狂妄之說皆是雍正五年冬與雍正六年春寫載的實因見得呂留良論孔子稱管仲之仁處有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之說以致推論到此其實彌天重犯平昔並無此說豈知華夷之分聖人原不在地上論若以地論則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將謂大舜與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聖人可乎況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幾多行爲師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張子陳良者俱生於四裔之地猶歷歷可數指者乎彌天重犯當年中呂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發論至此到今日親被

皇上德化之盛且曉得　本朝之得統全是仁義天與人歸渾乎天理且我

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見即僻處在東海北海之隅凡聲名所到猶尊之親之而無思不服矧彌天重犯生居中土身受撫綏之恩而現爲赤子者乎故彌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一爲　本朝得統之正從古所少二爲

皇上道德之大生民未有其心悅誠服乃是當身之至情天地之大義彌天重犯即是草木無知到此亦當欣然向榮了況有血氣者敢不尊親乎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夷狄盜竊天位染汚華夏如强盜劫去家財復將我主人趕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採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語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是强盜刦去家財趕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盜明罰勅法之天吏也你等爲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財而於强盜花費家財之後轉向捕治强盜明罰勅法之天吏指令賠償可乎且由曾靜

之說推之元之主人爲明朝赶出元人當索
取家財於有明而宋之主人又爲元朝赶出
宋人亦當索取家財於有元等而類之自唐
以上至於晉漢皆然矣從古有曾靜逆天背
理之論否試問曾靜教他自已細想此段議
論是何如說

曾靜供大義看錯遂總錯到底蓋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
繫在知知上一錯凡發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窮詰此
等處總因錯認　本朝爲夷狄而不知聖人之生原無分於
東西也且並不知明末之喪亂生民受李自成殘殺之毒逾



於水火而　本朝興義師以除寇亂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
本朝不唯不同於漢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過商周之以
仁興而不免於征誅者且
自有生民以來所未有之盛會彌天重犯如何誣天誣父至
於此極由今日看來　本朝當日即實實取明代明而有天
下亦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天理之當然況有明當年與　本
朝原爲與國而天下又早已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　本朝
之來撫中國又不是以智謀力制中國而使之服乃是仁義
感動中國簞簞爭迎而心悅誠服今彌天重犯誤聽人言而
反指以爲盜竊將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
若唐若漢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無一而不是盜竊無一
不當索回家財矣其背理逆天之論自家今日也解說不出
豈止於一處窒礙而已哉今日細思此段議論實實無知其
無知也總因不知　本朝龍興之故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又云中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與中土稍近者尚有分亳人氣轉遠轉與禽獸無異等語既云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如何又有中華夷狄之分曾靜但知肆其狂悖之詞而不知其自相矛盾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九州四海之廣中華處百分之一

問曾靜

其東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載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氣豈中華與夷狄有兩箇天地乎聖人之所謂萬物育者人即在萬物之內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可問曾靜是如何講且易經言信及豚魚是聖人尚欲感格豚魚豈以遠於中國而云禽獸無異乎即如曾靜之叛逆肺腸眞禽獸不如然至今日可能如豚魚之感格否著他據實說

來

曾靜供天下一家萬物一源此兩句是從本心出的話不雜外誘不被人惑所以衝口說出與道理尚無窒礙至若後面中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等語總因誤聽人言錯解經旨之所致所以自相矛盾以至於此豈知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原兼人物而言之也蓋爲人心廣大原通天地天大無外人心之大亦無外凡天下之大理所貫氣所通皆在人心胞與之內是以聖人在位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遠皆涵濡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亦爲中外只有一箇天地心體性量所貫通無一處不到耳豈同然並生於天地之中齊在覆載之內而爲人有中外之分乎彌天重犯從前醉生夢死强分中外今日蒙

皇上旨意發明此章道理至明至當彌天重犯到此實實如醉初醒如夢初覺恍然大悟從前之非至於易經所載信及豚魚等語彌天重犯自幼亦曾讀過既有此等証天的說話當時何不把這信及豚魚等經文取來印證一印證而竟狂悖率意寫放紙上這就是天奪其魄了今蒙

皇上開示到此彌天重犯便是豚魚亦當感格何況人性未泯尚有知覺乎總之山鄙無知眼光小胸次隘道理不經點破終看不出今蒙

皇上過化存神之德感孚方得省悟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君臣之義一日不可無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亦有君臣蜂蠆猶知依從如今八十餘年沒有君不得不徧歷域

中尋出箇聰明睿智人出來做主等語傳云君天也天可逃乎曾靜既知君臣之義不可一日無本朝君天下數十餘年曾靜之祖父皆是大清之子民曾靜年紀不過四十餘歲即其逆亂之謀蓄無君之念不過四十餘年其四十年以前伊祖伊父之心中有君乎無君乎而云八十餘年沒有君是加其祖父以無君之罪矣孟子所謂無父無君是禽獸者



言不知有君有父也曾靜現在食毛踐土而云沒有君且加祖父以無君之罪此實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禽獸又曾靜云禽獸亦有君長而云八十餘年沒有君是又禽獸不如矣且孟子之所謂無君者謂不知有君而曾靜以爲沒有君不更誣聖賢之言乎曾靜又云不怕利害辛苦要從徧域中尋出箇聰明睿智之人主來伊如何尋徧域中可曾尋得

箇人來曾靜到今日還是要另尋箇聰明睿智之人乎抑將此尋徧域中之心歇息乎或其心以夷狄禽獸元兇巨惡感戴爲君乎著他據實供來

曾靜供無君之說實非彌天重犯的本意因呂留良錢墓松歌上有云其中雖有數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間彼時聞得此說如墜深谷語雖爲元朝而發而引例未嘗不通於　本朝始而疑因思彌天重犯世受　國恩祖父皆列名膠庠而當身亦現在食毛踐土五十年如何架閣漏空八十餘年沒有得君並不算人間得反覆思索解此緣故不得既而信以爲呂留良是大地人宗他的學問海內通行畢竟他的說話有所見彌天重犯僻處山谷有何知識如何曉得這種義理加以謠言疊疊滿耳遂妄以爲人在天地間君臣爲五倫之首今既不見得有君如何安然自立得住乃孟浪定志不辭辛苦不計利害思想徧歷域中尋出箇聰明睿智能盡其性的人來做主所以狂悖激而有是舉非是當時心下另藏有別樣不好意見而甘爲此謀反叛逆以自取死地其實此舉原是妄爲當身大義起見原是錯聽人言不知　本朝得統之正不知

皇上道德之隆起見但所見一錯則無所不錯既身犯大逆之罪而爲禽獸又誣祖父以無君之罪並誣及聖賢立言之旨種種悖謬皆因山鄙無知見錯來豈知　本朝聖德神功垂於兩間與天地同大而

皇上道德隆盛更爲亘古所未有彌天重犯從前妄意所云尋箇聰明睿智能盡其性以爲當身之主者當時雖極十分過望亦夢想不得到這樣田地夢想不到今世有此　聖明的君而今日恭逢盛會得近

聖天子之清光正與當年孟浪徧歷域中不辭辛苦不怕利害誠懇

以科舉之人所習皆四書五經誦法聖賢之道講求聖賢之義理故也人能讀書明理其造詣底蘊皆見之於舉業文章是以朝廷設立科舉以期多得讀書明理之人爲國家之用今曾靜以科舉之爲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筆勾消人類盡滅這是何說且若不設科舉更有何法可以發明聖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賢愚不一科舉內卑汚苟賤之人原世所間



尋君之始念相合而慶幸且更出於望外到此實實歡喜倒地不惟爲一身一家幸實爲天下蒼生之大幸大快事焉得不極其尊親愛戴之誠至若當身從前見錯萬死之罪惟有痛哭自咎自悔而已更有何說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科舉詞章之習比陽明之害更大更廣陽明之教雖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來科舉之習公然講名講利卑汚苟賤而不知恥直把道理一筆勾消人類盡滅等語朝廷用人所以設立科舉者

有惟在朝廷辨別此等卑賤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廢科舉之制而後禁人之卑汚苟賤也況無恥之人即使不設科舉而別開用人之途如或鄉舉里選或徵辟聘薦或改詩賦策論則講名講利者又必於別途行其卑汚苟賤之事矣曾靜又有何術可以禁人之講名講利著據伊所見供來

曾靜供　朝廷設立科舉以四書五經取士者蓋以修已治人之道盡備於四書五經欲人童而習之素講明其理理通然後發爲文章而　朝廷即以考察其淺深得失擇其優者而升舉之其立法之意原盡美盡善無毫髮可議但在下之人實能仰體　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積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爲　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說得尖雋即可以中有司之選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層義理當學當講也因妄謂文字可以垂巧習得來于是設立方便法門擬定程課日以講文爲事其講文也又只以臨場描摹填湊襲取割截及賣弄筆頭爲計而聖賢道理當身行誼遂置之高閣不論且人身既有血氣營名圖利乃其常情況鄉人無知者多能有幾個曉得　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經明理以備　國家之用只謂科場之設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嘗不使之讀書問讀書何爲則曰取科名獲祿利而已自少小時即橫着這個俗鄙識見在胸漸長漸大名利之心日深而從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選時越發營名圖利而毫無忠君愛民力圖報効之心此彌天重犯在山僻無知不通世務妄據蠡見遂有是把

道理一筆勾消之說其實到今日看來全不如是舉業何曾無人幾多奇勳偉烈大半多是舉業家做就且

皇上天亶聰明無法不精無弊不徹即如　聖諭謂無恥之人即使不設科舉而別開用人之途則講名講利者又必于別途行其卑汚苟賤之事此皆洞徹人情深悉世務智能察萬變方得見及于此由是看來大半總要得人何法無弊惟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養士之法平昔總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雖小而所職之事甚大必須擇道明行修者專使之教育其子弟以聖賢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講日專丁寧反覆其或有行誼不修者則即許責懲如此三年教成然後教官具文行優劣之冊申詳學政學政核考其實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驗教官之誠僞明暗是教官勸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學政考其文于一時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備而眞才以得積弊庶幾得減抑近讀　聖諭而知　本朝用人原不專恃科舉一途除科舉之外尚有選孝廉優生實學等法有此諸法庶幾足以盡天下之才而裕　國家之用但選舉亦要得選舉之人方能無弊若臨考學政獨憑教官之薦舉苟教官非人只取平日與已情文相接酒食相徵逐者薦之舉之而閉戶守正之士仍終不得有聞恐亦無補故在今日　國家取士用人之法固超出于古然欲歷久成化似當參用程朔道所議朱熙寧間取士法損益斟酌行之方爲更善彌天重犯山鄙無知不與人數感佩

皇恩深重自

旨問敢不剖心直供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程子朱子呂子如今人做官一樣程子是世襲蔭補出身朱子是由科甲出來呂子是市井江湖鑽刺

打點作來底等語你平日推尊呂留良極其崇奉心悅誠服如何又說他是市井江湖鑽刺的人呢且如爲官亦未有市井江湖之人可以鑽刺而得的道理何況這做聖賢也可以鑽刺打點得麼且呂留良係一鑽營打點的人從前曾靜如何尊敬悅服之誠一至於此今曾靜還是尊敬此鑽營打點之呂留良乎抑忿恨此鑽營打點之呂留良乎務將心

## 上實話供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以呂留良爲市井江湖鑽刺打點作用來的者是個譬喻的話當時心下見得程明道先生天資純和道德粹美渾然無一毫圭角令人摹擬得是天生下來德器就如此純全人學他不得恰似做官的樣他是個蔭補世襲官生下來是他受用的朱子天資未甚高生質亦未甚美然他從持敬致知循循做去由下學而直造上達今日成法俱在令人可學而至恰如做官的由科舉正路來是他辛苦讀書讀出的人人可以學得他若呂留良觀他文字所傳少年本不是正路學人下學工夫並未拈起東摽西掠無事不攬到中年只以批評文字爲事因批評文字遂得窺探程朱之奧所以當時說他是市井江湖鑽刺打點來的蓋謂他本無臨政治民之學只是辦得閒雜事好效用有功朝廷憫其勞亦把個閒雜的職與他做樣此雖是當時妄意推崇他的話其實心中天理發見大是不滿足他可惜當時無人指破他

的失處且並未曾看過他的遺稿殘編有許多大逆不道的說話所以終爲他所迷陷此全是自家識見淺陋窺他不破而一時學人文士多以他爲文章宗匠羣然向慕他所以山鄙無知被他枉誤竟至于此今日若不恭逢

皇上聖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憫念陷罪之無知彌天重犯之礫屍碎骨滅門赤族俱因呂留良之逆兇毒禍之所致也今日使呂留良而在猶天重犯當食其肉而寢其皮豈但忿恨而已此是心肝上的實話

天鑒在茲如何欺罔得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禦戎狄之大法等語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聖人以爲良法美意萬世無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開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庶物而羣然嚮化雖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勢已定是故聖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衆建親賢以參錯其間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爲公也後世干戈相尋禮樂征伐之權下移於諸侯大夫而亂臣賊子益多至戰國七雄併吞而生民之禍極矣其勢雖欲封建而封建之

勢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勢混一天下而郡縣之封建之變爲郡縣者其勢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後遂爲定制豈有去三代二千餘年而可復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復行封建則三代以來帝王苗裔諸侯遺胄皆湮失不可復知而後世之勳臣孰可以享茅土後世之懿親同姓孰可以保萬民卽分疆畫界置爲萬國又何從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爲部落亦互相戰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統於一越有明二百餘年我

太祖皇帝神武奮興遐邇歸誠而復統於一我朝幅幀廣大中外一家爲千古所莫倫蓋悉惟天時人事積漸使然也至若封建以禦戎狄則尤爲不通之論曾靜僻處東南距邊塞爲遠妄意西北中州各自爲守可作藩蔽爲東

南諸處假息偷安之計耳不知前明之時西北諸邊各蒙古皆爲勁敵以天下之全力備禦而所在蹂躪況以封建諸國地方僅百餘里兵甲不滿萬人遂能支拄門戶遏戎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諸處既至離析殘破無以自存則東南之人雖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爲愚悍無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動以封建爲說者蓋自知奸惡傾險不容於鄉國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可即去之他國殊不知狂怪逆亂之人如曾靜輩天地所不容雖之海外何益可問曾靜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靜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國否著他一一供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生處窮鄉陋谷胸次極狹眼界極小往昔狂妄無知依稀影響孟浪自信以爲窺探得管中之天到今日蒙　聖化所被翻思從前五十年發言行事不惟如此經國大計毫無當於事理即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亦不見一毫是處是前頭五十年今已除落不算人了感　皇恩浩蕩破格寬宥做人當自今茲始是前頭的行原不算人行前

頭的話亦不算人話只爲　旨意問及當初立言之意不
敢不說明其實耳彌天重犯所云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
道亦是禦戎狄之大法者只見得天下之大一人耳目所及
心思所繫海隅之遠必有遥隔不到之處而天生人材有聖
有賢有賢之大者有賢之小者類皆有治民之責以聖統賢
以大統小錯壤以居事雖分於衆賢政實須於一人此古之
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禮樂征伐雖出自於天子而
撫民之任治民之責則永屬各國諸侯之長非若郡縣之此
去彼來彼此可以推委且在任不久視民常多泛而不親即
有極意爲民立爲法制然政隨人轉新舊交遷實不免於朝
張暮弛之歎所以妄謂郡縣不如封建之好其實當時何曾
窮源究委曉得自家看錯事理不是如此直到今日伏讀
旨意乃知古聖人之制爲封建者因當時疆域未開聲教未
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封建之勢已定聖人不過因其地順
其勢而封建之初非以爲良法美意萬世無弊而行之也後
世禮樂征伐之權下移於諸侯大夫干戈相尋至戰國併吞
而封建之勢必不可久秦人所以乘便因勢混一天下而郡
縣之是封建之變爲郡縣者勢不得不然也況今日欲復封
建亦實無許多勳舊懿親可以保萬民享茅土又從何得人
而封建之乎且封建之變爲郡縣本積漸所至今既爲郡縣
矣豈有復爲封建之理而我　朝幅幀之廣中外一家亘古
未有實因百年之內
人歸大成一統無外之盛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者理也勢
也天命也民從也至若彌天重犯謂封建以禦戎狄當日愚
陋無知之論誠如
聖鑒所謂妄意西北中州各自爲守
可作藩蔽爲東南諸處假息偷安之計豈知西北諸邊
各蒙古皆爲勁敵前明以天下全力備禦而所在蹂躪況以
封建之地小兵少而能支拄門戶遏戎馬之南牧乎彌天重
犯到此乃得如夢而初覺深愧從前妄論極爲愚陋無知而
且感服我
皇上聰明首出神睿無微不照天下之大何理不透古今之遠何義
不精學問精深卓識超越雖極帝堯之欽明大舜之濬哲不

是過也彌天重犯從前狂怪逆亂雖蒙　聖朝寬宥稍緩
寸磔之死然自知負罪彌天無顏得立於世久爲天地所不
容尚有何地何國可以潛處所不敢自就死地者恐以螻蟻
之命負天地浩大之恩思欲留餘息以圖報無疆之　大
德於萬一耳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中國人之詭
譎反覆無恥無狀者其行習原類夷狄只是
惡亦是人之惡天經地義究竟不致掃滅若
是夷狄他就無許多顧慮了不管父子之親



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等
語中國之人既有行習類乎夷狄者然則夷
狄之人豈無行同聖人者乎你說中國之人
雖惡究竟天經地義不致掃滅今你這等逆
亂君臣上下之義蕩然無存且身罹重罪有
衰老之母而毫不相顧犯赤族之誅門無噍
類而不恤殃及子孫害及朋友尚得謂之有
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理乎曾靜將

天經地義盡情掃滅是禽獸不如之類亦還有顧慮乎著曾靜回心細想據實供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此等狂悖的說話總因生平未到外面走過並未接見一箇外境人兀坐山谷中意想中外華夷之分大約是如此遂不覺狂悖寫放紙上直至舊年到長沙今年奉解來京一路見得政教美盛萬物得所復又伏讀　聖諭諸書章章經天緯地句句理精義透不覺驚魂奪魄始知天地之大一理一氣無處不到而近代之精英盡聚東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者今日方實信得東海之聖人其心理果與堯舜同也若中國人物則久已淪落不堪問如　彌天重犯生　聖明之世而竟不知有　聖明之君在上乃聽信謠言逆說大肆詆毀雖　聖人量同天地包容羣醜怨嗟而不計然當身實已陷於極惡大罪而莫解且不惟當身陷罪君臣上下之倫蕩然無存而堂有七十七歲之老母而不能顧犯赤族之誅門無噍類而弗知恤若非

皇上裕天地好生之德開生民未有之典將　彌天重犯老母幼子寬宥釋放當此炎暑氣候必禁斃獄中而莫能顧此　彌天重犯萬死萬剮粉骨難償當身之極罪亦　彌天重犯萬死萬剮粉骨難報未有之　洪恩回心細想到此實實天經地義盡情掃滅直禽獸不如了尚得有人氣乎尚得謂之有顧慮乎尚有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理乎萬死萬剮罪尚何辭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夷狄侵陵中國在聖人所必誅而不宥者只有殺而已矣

砍而已矣更有何說可以寬解得等語曾靜今日稱功頌德極口讚揚可問他還是要殺還是要砍還是可以寬解據實供來

曾靜供今日仔細檢點彌天重犯當身狂悖之舉狂悖之言該死該剮的罪盡是從彌天重犯本心上說出來的實以蔽其辜的說話原不是從呂留良之說所陷卽如此等萬剮不足因呂留良批射不主皮文有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聖人何故製此不祥之物蓋有所用也句推出這箇說話遂信以爲實而有是說總之彌天重犯識見淺小學力不到受他的著作語言盡惑最深所以到今日當身受他的害更大今日默自計來凡　旨意摘出所問的話盡是彌天重犯當初錯信呂留良的說話之所致彌天重犯自已亦解說不出如何誤信至于此極到今日親見

聖天子道德隆備與天爲一學問高深亘古未有尊之如天親之如父猶不足以愜其愛戴之誠而萬剮不足以蔽其辜的說話尚敢萌之於心乎尚忍萌之於心乎此時此際惟有稽顙流血哀懇

皇上終始垂憐山野無知誤受蠱惑而已尚有何說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開蒙書敘道統只該敘到呂子止等語曾靜以孔子比呂留良推尊誦法心悅誠服之至確是何見曾靜還是祇就呂留良之著述文章因而信服

或是別有他故今又極口痛斥呂留良之奸逆大罪與前敘道統之意迥然不侔未知是眞心痛斥呂留良之大逆乎抑僞爲怨恨而始終悅服推尊乎據實供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從前之所以心服呂留良者實無他爲因山野僻性未有見聞讀書只心服三代的治體治法盡美盡善遂謂三代君德之大是箇體天三代立政之本是箇爲民一切政治皆是推本天心爲民籌畫其教養之大者則有井田學校之制然世儒多以爲不可復唯呂留良的著述文章內以爲可復與僻性相合遂不覺心悅誠服推尊他直接孔孟之統者以此實無他故是當日之推尊呂留良者原是爲他的著述文詞蠱惑之所致今日明目張膽極口痛斥呂留



良者實因得見他的遺稿殘篇內有大逆不道之語甚而至於良心喪盡天理全無竟忍於譏詆

聖祖凡爲赤子者見之焉有不切骨痛恨之理此又彌天重犯今日當身之大義發乎天理本於至情合該如此豈尚有一點僞爲怨恨之心乎在彌天重犯但若非彌天重犯親見

皇上之聖德聖治聖學聖度如此亘古未有從前即使見得呂留良之殘稿遺篇亦未必至於如此之極口痛斥也然使不得見他譏詆

聖祖皇帝處又未得至於極口痛斥如是之甚也此彌天重犯心肝中吐出的實話無一字欺隱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湘灣陳梅鼎

識見氣節鄉人中罕覯某爲他姪婿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見乃大聲指某曰此詩禮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三生平作事惟擇婿一椿眼力高過天下又曰賢婿有濟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極鄙薄當今屢嘆先朝衣冠文物最喜茶陵陳元章以爲大丈夫奇男子等語據此則曾靜平昔以濟世自命心懷異謀圖爲不軌已久矣可問曾靜伊叔岳陳梅鼎與岳丈是何等樣人茶陵陳元章又是何等人此三箇人如今現在何處可供來至若衣冠文物之語最爲謬妄蓋衣冠之制度自古隨地異宜隨時異製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習便安者用之耳其於人之賢否政治之得失毫無關涉也向聞無知愚妄之徒輕詆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之語甚其說至爲鄙陋夫以冠

言之則周有雀弁鹿弁漢唐有獬豸冠貂蟬冠鷄鶡冠之類以衣言之則尚書云山龍華蟲作繪漢唐以來有羽衣鶴氅以及雉頭裘獅蠻帶之類不可勝數皆取禽獸之名狀以爲服飾之光華豈有自古以來用此等衣冠之人皆爲禽獸可乎若夫治天下之道惟在政教之修明紀綱之備舉從來帝王全盛之時君明臣良朝野寧謐萬民安生樂業不問



爲何代之衣冠皆足以爲文明之治如其不然則桀紂時之衣冠即禹湯時之衣冠也豈以衣冠之相似而遂可以文明不墜禮樂不廢不至於亂乎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舊服而政治清明天下乂安其後改用中國衣冠政治不修遂致禍敗即此可見衣冠之無關於禮樂文明治亂也且如故明之末年衣冠猶是明之衣冠也而君臣失

德綱紀廢弛寇盜蜂起生民塗炭區區衣冠之制禮樂文明何在也可能救明代之淪覆乎我

世祖皇帝統一區夏戡定禍亂救民於水火之中

聖祖皇帝繼天出治久道化成海內承平恩周萬類凡我朝之仁育義正鴻猷善政不及往古者何事豈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議乎蓋我朝起自東土誕膺

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來爲萬國臣民之主是上天大命集於我朝

祖功

宗德者卽

天心降鑒在於我朝之衣冠謂可表中州而式萬方也夫衣冠既爲

天心降鑒之所在則奕世相傳豈容擅爲改易乎且如曾靜以山野窮僻冥頑無知之人尙因

妄逆之見心念故明之衣冠況我朝席
祖宗之鴻業奉
列聖之成規歷世相承已有百餘年豈有舍已而
從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制皆多不同我朝受其
之外藩各國衣冠之理乎又如今
職貢亦不必强易其衣冠也況我朝一統之
盛撫有萬邦其衣冠安可輕議乎著并問曾
靜屢歎先朝衣冠文物之語是何意見呢



曾靜供陳梅鼎是安仁縣的百姓於康熙五十二年老死彌
天重犯的岳父名國衡是陳梅鼎之弟亦是簡百姓於康熙
四十六年病死其子貧不能自立於康熙五十七年搬往四
川去了陳梅鼎之子今不知其在否陳元章是茶陵州人不
知是士是民不在已四十多年矣陳梅鼎是彌天重犯的岳
伯彌天重犯十七歲娶他的姪女陳國衡之女十八歲到他
家中有是話彌天重犯之所以記說此話者亦是因見得呂
留良詩稚子詫衣冠之句所以言得此處這話皆是雍正五
年丁未歲因張熙到浙江傳得呂留良的詩看見方有此話
其實當年與陳梅鼎說話時並未有別意陳梅鼎本是簡農
家鄉人未曾讀書學問如何曉得別樣說話其所稱許彌天
重犯爲詩禮大家方正君子者是因見彌天重犯在他家中
比常兒厚重敦篤不佻僅耳許彌天重犯有濟世之德宰相
之量者爲心多慈愛而量能容受因彌天重犯原同居有簡
兄嫂因夫妻不睦兄將嫂改嫁到陳梅鼎鄰家陳梅鼎與是
婦語言之間婦稱言彌天重犯處待得他好所以說有宰相

之量婦復說彌天重犯屢勸兄不得嫁妻陳梅鼎聞得此話
所以說彌天重犯有濟世之德至於陳梅鼎屢歎先朝衣冠
文物者彼時有七十餘歲大抵他服過先朝衣冠來所以歎
其好喜陳元章以為大丈夫奇男子者彌天重犯不知得陳
元章的底裏亦不知陳元章是箇甚麼樣人相隔有五百多
里當時只聞得茶陵州有箇陳元章因得罪州官州官要提
拿處治他他隨聚衆圍城幾乎起變當即被提伏誅陳梅鼎
之所以稱他者大抵是喜他以匹夫而不受制於官長之故
此是陳梅鼎反常異俗狂怪的說話彌天重犯見得呂留良
前詩句所以記憶到此至若謂衣冠文物之說在彌天重犯
有何知識定見能剖決其中道理絲毫不易而有是說此乃
聽得這些俗儒鄙陋議論不察其理遂妄有是說今伏讀
旨意廣大精深驚天動地乃知　本朝衣冠之制原是隨地異宜隨
時異製全以道為歸初未嘗有意立異亦未嘗強以求同此
正所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而無私者也觀此則知　本朝
一切禮樂刑政經天緯地之制無一不順天因地因物付物

宜乎冠百王而超千古彌天重犯得聞斯義不惟當身喜極
快極永釋霧開且私幸此說一出竟足以破千古愚陋疑團
因思從前幾多誤聽謠言處皆是為心中愚暗窺探義蘊理
奧不到之所致當時若有高明指示當前妙理精義之所在
心中未有不喜悅誠服者如今衣冠之說從前未嘗不因人
言而心疑今得　旨意如此煌煌指示雖木石也會心動
點頭彌天重犯到此更有何說只有叩首叩首千萬叩首將
此段議論記於心口傳於當世以解陋儒之疑若得蒙
恩寬宥　德教所被期以數年當身學問覲有寸進筆傳
於萬世以為百王立政之準而已

問曾靜

旨意問前曾靜供內有國家取士之法宜當參
用程明道所議宋熙寧間取士損益斟酌行

之方為更美之語查程子熙寧取士劄子云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推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命下州縣敦遣朕於雍正元年即有舉賢良方正之恩詔邇年以來有令各省州縣延訪孝友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每歲各舉一人之諭又有六年選拔貢生不拘考試名次務取經明行修者之諭又有令滿漢內外文武諸臣將有猷有為有守者各舉一人之諭又有令中外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縣以上各舉所知或舉貢生員或山林隱逸送部引見之諭是程子所議皆朕已行之事也無如舉賢良方正則各省舉者寥寥惟福建巡撫黃國材薦彭鵬之孫二人皆童穉無知學識淺陋不堪任用至浙江巡撫李馥所舉賢良方正竟係積惡巨棍

夤緣薦舉後經地方大吏察出糾參贓私絫絫欵蹟狼籍觀此則賢良方正之舉可盡信乎自三代至漢用鄉舉里選之法迨其後刺史守相得專辟召之權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用人之權不在上而在下其勢不可復行於是改爲糊名易書以文藝科目取士蓋言爲心聲人之文章先由積學深造而成尚可以略知其人之蘊蓄若專取行誼則必有

僞爲塗飾以欺世而盜名者且心術至難窺測每見曲謹自好之徒一旦改塗易轍即可無所不爲是以漢書史臣之論謂直言獨行高節沉隱之屬榮路既廣遂有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者可知前代德行之選已不足爲銓衡之準則何如科塲文藝之稍有憑據乎宋臣鄭樵謂科甲一途雖非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其

言信而足徵也且朕用人之道並未嘗限於科甲一途乃多方鑑拔惟日孜孜冀獲賢才以爲蒞政臨民之選用心甚苦而其事甚難此在廷諸臣所共知者又豈程子奏議一格所能盡朕求材之意乎至於程子所云取材能明達之士受業於成德之士其學業大明者爲太學之師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縣以次而用三歲賓興優者自縣而州郡自州郡而太學以此遞遷劣者以此遞降欲以化成天下其說迂遠而難行是以當熙寧之時已不能見諸實用況數百年以後乎且今之選拔即古貢士之法而朕數年以來用人之道亦可謂詳且盡矣會靜以爲當參用熙寧取士之法試問會靜熙寧取士之法果有實效否今當何如斟酌損益方爲盡美可詳悉供來

曾靜供　彌天重犯本山野愚民從前謬發狂言固是井蛙之見無當事理然亦因平昔不知我

皇上之所以因時立政致治敷猷者其中損益變化既詳且盡不惟非今人之謀慮所得及並非從古聖賢之籌畫所能備直到今日方知　神化廣運無處不到生天地之高厚且不知又焉知天地之高厚哉天地之高厚且不知又焉知天地之大造化之所以然哉況當此極惡重罪之會雖

皇上如天之仁欽恤無知沛生民未有之　殊恩寬宥重典然在彌天重犯自悔自愧惶恐戰慄自是無時無刻可釋於懷豈但感　恩戴　德昊天罔極而已又焉敢妄抒蟻見於

皇上宵旰圖治孜孜為民既無一時少懈復無一處不到今經國大計萬分中之一乎不意我　明旨下頒竟以前供取士之法如何斟酌損益方為盡美許彌天重犯詳悉再供自古箕君德之備君道之盡以堯舜為極然孔子稱舜為大智在不自用而取諸人其言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所問察也亦只曰邇言而已未聞察及於深因重犯不足齒數之人言也況彌天重犯之山野窮僻寡頒無知更甚者乎於此可見我

皇上虛中之極用中之精視當年大舜更進而上無疑矣是不惟寬宥彌天重犯之重典為沛生民未有之　殊恩即今日許

皇上好問好察勤求不倦之至意因思前供所未詳悉者而直供之以仰副我彼時無知妄謂古昔帝王治天下之道皆是爭先一著之法者如欲禁民為盜不在盜上禁要推其為盜之原或是為饑起念或是為寒生心如何設法安置使之農桑不失業衣食飽暖則盜自止又如欲士習善行亦不專在行上引要先使之通道德明理義道德通理義明則人自樂於為善雖強之為

惡亦不去矣以此推之事事皆要爭先一著雖極之日用尋常百工末技農圃醫藥之小亦必要從原本上做來方得妥貼況治天下之大乎所以當時妄意謂要取士必以教士爲先教士又必以明理義通道德爲要然欲教士明理義通道德必先擇教官之理義明道德通者方可以當其職此彌天重犯前供謬妄謂當參用程子所議熙寧取士之法者大意謂先要教士得法教士得法繫於教官又先要教官得人今伏讀　旨意方知我　朝取士之典除科舉外有舉賢良方正之　恩詔有令各省州縣延訪孝友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每歲各舉一人之　諭有選拔貢生不拘考試名次務取經明行修者之　諭有令滿漢內外文武諸臣將有猷有爲有守者各舉一人之　諭有令中外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縣以上各舉所知或舉貢生員或山林隱逸送部引　見之　諭猗歟何其盛歟此不惟當年程子所議熙寧取士一格所不能盡且自古隆盛之朝取士之典所不能備彌天重犯至此因感念我

皇上一種憂民圖治之苦心體天求賢之至意不覺泣下移時不能言其所以爲我輩赤子撫綏謀者亘古來有如是之我后乎況監前代德行之選不足爲銓衡之準勘出科舉文章之發尚由積學深造而成尤無弊不徹無隱不燭皆歷歷如數家珍若分黑白以是思我

皇上之用心甚切甚周抑且良苦矣夫以取士之方如是之廣得人之念如是之篤宜賢才彙登多士濟濟而天下所薦舉間多不能仰副我

皇上之深願者固是人才難得然亦無乃在下之有司以他政爲急視此薦舉爲稍緩歟豈知我

皇上治天下以得人爲先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自古政治之休明生民之樂利全視乎在上之得人即爲微末之邑宰亦必以得人爲先所以子游爲武城宰聖人不問其他必先問其得人與否誠以人才所關於政教風俗爲至大而且重也所以　諭旨煌煌廣開仕路立賢無方者正爲得人爲治天下所必先之政而今日之少能薦舉與

皇上

惟日孜孜冀獲賢才以爲蒞政臨民之選之德意至若謂程子所云取材能明達之士受業於成德之士其學業大明者爲大學之師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縣以次而用三歲賓興以此爲黜陟欲以化成天下其說迂遠而難行今日得明旨剖分反覆看來果是迂遠難行然我 朝取士之法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惟養士之典稍有未備彌天重犯因念古法貢士必本於鄉里而風俗適與人材相通曾見有藍田呂氏鄉約經朱子斟酌增損者其綱領甚切其節目甚密其聯絡督率之法更精詳美備有關於德教風化甚大而遠大患難相恤每綱之下類分節目節目所載準古酌今更爲盡薦舉而不實者無乃有司視爲泛常而各省督撫亦少以此爲事而責望於所屬之有司所以至此若使督撫以及有司執事知得爲政必以得人爲先仰體 聖心認眞職分在外早夜不遑悉心推訪何患人才不得自然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可以仰副我

皇上

天聰參以時宜斟酌損益頒行天下 敕令督撫責委有司每縣視地之大小遠近多立約所不拘士農工商居其土者皆許其入約讀約之會先將善鄉中擇一老成有齒德者爲都約正其次者爲副約正更擇子弟中之端方正直通道義而能文辭者爲直月直月每歲十二人輪流掌其事立三籍願入約者書一籍有善書一籍有過書一籍近者每月一會遠則每季一會擇四達之處立一約所直月先期循環糾察同約中之善行與過行臨約之日行禮讀約畢約正及同約以次就坐酒三行直月舉約中之善與過告於約正約正當衆詢其實狀無異詞然後書於籍善則約正率同約獎勵之過則約正率同約規戒之仍將善過兩籍徧傳在坐者觀省然後許各人就約所質疑問事講辨道理區畫家計以及論文習射至晡乃退其中綱張目舉儀文度數最爲精密 彌天重犯妄謂今日於科舉取士之中似當取此約全文懇祈我

聖祖皇帝上諭十六條及我

皇上聖諭廣訓宣讀畢然後取此約大綱細目依其儀節次第讀過講解一遍或并

列祖聖德神功及前後所頒政令凡有關於風俗民事者俱著令有司行文到鄉約中宣示蓋小民不知　上之德教者由於居鄉之日多到縣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義不能仰會　上意今各鄉有約每月一會得約正直月等講明心下自無疑團各知　上意且記善有籍記過有籍民固知勸懲而樂於爲善即異日有司薦舉亦必先察此二籍必有善而無過與過而能改者然後試之以文藝文藝可觀然後得蒙薦舉如此則不惟薦舉本於鄉里善惡無毫髮之爽可絕欺罔請托之弊而且情文密而雍睦洽教化明而禮樂興道德同而風俗一人人相勉於善他年科甲舉子之從鄉約中歷練來者豈不更有可觀者乎夫鄉約本　朝廷所已頒行之典但聯絡無方約束無法彼此善惡之行不著友朋規勸之義不行早晚情誼不關往來督率無人甚至山州草縣只行之於城而不行之於鄉講之於官而不徧通於民不惟善惡無人糾察勸戒即宣講亦多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視爲泛常而民之聽之亦或作或輟有來有不來況居鄉者多在城市者少鄉民離遠無人督率雖有講宣如何聽見即如彌天重犯所居離城市遠縣中講約讀法之事生平並未撞逢一次如所頒

聖諭廣訓及我

皇上斟酌取士之法從前不惟不曾目見並未曾耳聞直至近日伏讀

皇上聖諭中間有

聖諭廣訓序文持以問人方知從前只曉得

聖祖皇帝上諭十六條而已況鄉人中之全不通文理者如何曉得似此法亦簡易易行但要責令有司實心奉行若能天下之大縣縣如此奉行每縣之中到處如此宣講行習道德齊禮其治效豈有極哉況此規制既成於各縣各鄉之中凡有善政善教皆可照此儀節徧曉民間不惟無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體呼吸竟可相通矣彌天重犯山野冥頑本不知

是非可否但管見及此不敢不盡情直供伏祈
此約全文詳覽規制裁奪可否爲幸

問曾靜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卽觀鑄錢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鑄箇錢不順勉强鑄就的糊糊塗塗不明不白民間無人肯受謠曰雍正錢窮半年若身上有一箇雍正錢卽投之溝壑等語制錢爲民間日用所必需務宜輕重適均流通無弊方於民生有益錢文字畫之清楚與否皆關銅鉛之多少此人人所知者向年

聖祖皇帝時所鑄制錢以銅六鉛四搭配雖錢文字畫清楚而銅多於鉛遂有奸民銷毀制錢改造器皿者因而錢價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間每銀一兩僅可兌錢七八百文朕在藩邸時深悉其弊是以令錢局以鉛銅各半搭配鼓鑄使奸民無銷毀之利又嚴黃銅器皿

之禁方得錢價漸平今銀一兩可兌制錢一千小民並受其利其錢文字畫雖未甚精工然惟銅鉛相半方能禁止銷毀而制錢可得流通便民並非吝惜銅觔而多加鉛兩也且鑄錢由模範而成其樣錢謂之祖錢輪郭勻厚字畫完整由祖錢套出謂之母錢即遜於祖錢再由母錢套出是謂鑄錢今民間日用之官錢也較之祖錢更不逮矣蓋即一板之內所鑄二枝之錢下沈者必重在中者適均在上者必輕而字畫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此從來鑄錢皆然非獨今日之雍正錢爲然也乃曾靜不知錢法信狂妄之說遂肆譏議任意盡惑咒詛何殊昏夢中之囈語乎至云投之溝壑尤爲可笑民間所有之錢必以銀兩兌易而來豈有以銀易之物而委之溝壑乎至於貿易之人當其受錢之時必細視

錢文而後交易若以雍正錢爲不祥之物孰肯收受況既以貨物售賣人雖至愚孰肯以銀與貨物換得之錢而輕棄之溝壑也今直省內外果不肯用雍正錢文乎即如曾靜之家至爲貧薄然囊篋中亦必有制錢收貯然後可以易米買薪何以不投而棄之乎江南地方因雍正錢文尚少元年二年間有以舊錢十文易一雍正錢以爲寶玩者其重雍正

聖祖皇帝在位六十餘年康熙鑄錢尚有流行未到之處又如廣東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時舊錢並元明代之錢亦流通未至自雍正元年以來甫及七年所鑄錢文欲令徧及天下並荒僻之處亦有是理乎曾靜所聞謠言

確係何人傳說曾靜果否親見投錢溝壑之人其人係何姓名確在何處可據實供來

曾靜供此等狂悖說話彌天重犯當時無知聽得人言如此遂不窮究其事理信以為實隨手寫記放紙上其實到今日看來無論人言已言皆該殺該剮尚有何說分辨得蓋緣彌天重犯所住之地離城市遠無交易買賣即間有買賣亦是用稻穀不惟不使錢竟少有用銀子窮民無所出息亦無處交易得銀子所用者只有穀耳惟富戶積得稻穀多方以穀去賣得銀子用至若錢則無論康熙錢雍正錢皆未用

皇上御極之初雍正元年二年三年雍正錢流通未徧楚疆彌天重犯彼時心下常想求雍正錢一看以為此是　新天子的通寶以此去問人而人間有自城市中來者遂妄傳以為雍正錢鑄不成後又逾年心下實要想求雍正錢看而不可得又去隨便問人謠傳遂以為如今　新皇帝因鑄錢不成殺了幾多鑄匠彌天重犯此話固不肯信然無奈鄉愚小民不通錢法每多如是說後彌天重犯偶得一二雍正錢細驗其錢文字畫果不十分清楚先疑以為模範新制恐是初鑄所以未甚精工後來再看亦復如是那會雍正錢少到街市上用康熙錢熟識又見得雍正錢文字畫不完美不知從何處遂造出這個謠言來無知小民聽得此言徧傳於鄉里彌天重犯心中漸次受了諸言悖論之毒又加以不通錢法解這錢文字畫不清楚的緣故不出遂不察而信以為實直至雍正六年春狂悖將萌竟把此事做一個驗證其實到今日伏讀我

皇上旨意方曉得錢文字畫之清楚與否原關銅鉛之多少康熙錢文字畫清楚者由于銅六鉛四銅多于鉛雍正錢文字畫未甚精工者由于鉛銅參半其銅多于鉛則致奸民銷毀制錢改造器皿而錢價日昂其銅鉛各半則奸民無銷毀之利而制錢可得流通便民細思到此全是我

皇上一段愛民苦心經天緯地的學問方能鑑別物理之所以然察

照民間之積弊直從源頭整理下來此豈尋常之智慮所能窺測萬一況錢有祖錢母錢均在上者必輕而字畫亦因之不錢下沈者必重在中者適均在上者必輕而字畫亦因之不能一式完美小民不知其由竟以錢文字畫未甚精工遂從此妄生議論而彌天重犯不知錢法亦妄信而附和之萬死萬剮自知何辭但念小民雖頑天性亦難泯絕未有不知愛戴　君親者其所以狂悖如此者實由于心中無知不知

聖天子之德意其所以不知

聖天子之德意者又由于宣傳之未徧即如我

皇上禁取黃銅一事彌天重犯耳聞亦有幾多說話山野無知不解

皇上欲取盡中國之銅解往滿洲地方鎔鑄以爲　宮殿者彌天重犯雖心知謬傳然亦無說可解答離縣城遠未見衙門所張掛告示如何說在外只有取銅禁銅之由小民無知焉得不妄生擬議擬議出于一二人之口傳者遂徧遞于千百人之耳直至今日伏讀　聖諭



方曉得這禁銅原爲奸民銷毀制錢改造器皿錢價日昂禁銅不用則錢無所毀而價可漸平民得利用是我

皇上幾多深仁厚澤爲民善政遠鄙百姓皆爲心中不知糊塗浪過此彌天重犯前供鄉約內所以說到　朝廷所頒政令凡有關於風教民事者須要在鄉約中宣示正爲此類也至若謂投之溝壑從前不深究其事理遂誤聽以爲果有是說今得

明旨反覆推勘而復心下思索不惟信得無是理且天地間竝無是事何其誕妄一至于此極邪總之愚民類多無知而悖謬實非有心以肆妄況毀謗議議出于小民無知者之口本無損於

聖天子之明德而　御極初年之毀謗尤足以見　聖德神功之遠大蓋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人所得知之猷謀衆見未嘗不驚不知者未嘗不疑驚疑交集此謗之所由生也是以帝堯承帝嚳之後自唐侯而陟踐帝位始三年而謗作又三年而頌興又三年而謗頌悉泯乃得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況

我

皇上初潛之時韜光養晦無求無欲只盡已性分之當然竝未嘗稍露一毫聲光于人間　龍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竝非在廷諸臣所能識惟我

聖祖皇帝聰明天縱本父子之親以

聖知　聖早知我

皇上天亶貴重蘊蓄美富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然亦只以是存之於心而不肯揚之于衆直至

聖躬不豫委以

南郊大禮方知我

皇上聖德神謀久爲

聖祖皇帝所深契所以當我

皇上御極之初一切政治經天緯地天下莫能仰測　高厚之所以然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謀散布流言于山陬海隅小民無知誤聽而起疑生謗者以今看來實屬理勢之所必至如此等說錢的話亦是二年三年事到雍正五年六年來實無人如此說今若究問傳說的姓名此是泛泛鄉愚只聽得人如此說亦依口學舌如此說原是不識不知隨聲妄和今日如何記得那一人說指得那一人姓名出在彌天重犯固冥頑無知然尚稍識得一兩個字稍通得絲毫義理且不免以訛承訛傳妄踵妄按其罪過該殺該剮其實在今日就殺就剮渾身寸磔亦抵當彌天重犯許多罪過不得況蚩蚩之衆較彌天重犯之無知更甚乎我

皇上德量同天明睿竝日今日實是彌天重犯萬死萬剮罪不容諉其餘傳說同在　覆冒涵育之內者惟懇　矜之恤之憫念小民之無知陷罪而已如何妄擠得別人

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晉省紳士百姓願將軍需應用之駝屜苫氈繩索三萬副從本

地自備車騾運送至歸化城交收臣等遵旨
令地方官給價僱送而各屬士民挽車策騾
爭先裝載給以脚價感激涕零稽首稱謝不
肯領取急公効力曠古所稀等語著將此摺
令杭奕祿發與曾靜看並訊問曾靜湖南山
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踴躍
急公忠誠愛戴實能視朕爲后而湖南之民
乃有猖狂悖逆肆惡搆亂之徒如曾靜等至
於視朕如仇此朕所不解著訊取曾靜口供
具奏

聖人在上恩深德大感化到至處雖木石亦知傾向起舞是以數月以來感恩被化之深自晝對人雖是無言可以稱述然夢寐恍忽對人言及號至醒猶有不能自止者以是知秉彝之良原未嘗盡絕特從前偶爲外誘浮言所惑亂不知致非本性與人異也今蒙皇恩聖德驚惶感泣幾次流涕痛旨動用正項錢糧製造駱駝繩扉等以備軍需撫臣遵旨動銀給發通省而通省士民咸稱我皇上宵旰勤民愛養百姓直如赤子安享昇平無以爲報情願自備騾車各從本地運送期効犬馬之勞感激涕零稽首稱謝不肯領受脚價摺奏等情

命彌天重犯閱看彌天重犯因

思君臣一倫至大至重分雖有尊卑之別情實同父子之親本于天命之自然無物不有無時不在通古今徧四海而未嘗有異也民之乖戾不供順其上固是民之無良然亦半由在上者不以民爲子或子焉而德惠偶有未洽于民或及民而有司不能宣揚上意以致民或不能以君爲后即或后戴其君而不能至誠赤忠實盡我赤子之道者往往有之若果能以民爲子食思民饑而爲之謀其飽衣思民寒而爲之謀其煖痾瘝一體每念不忘其民則君民一體民自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不敢恤其力雖赴湯蹈火亦不肯避矣然此雖有其理從古未見有其事不惟漢唐宋明如文景貞觀熙寧極盛之時所無即三代郅隆之世亦所少見惟文王上承十五王之積累下開八百年之泰平太和融結至德深仁淪肌浹髓見于經者方有庶民子來之事不然以堯舜之德亦難期此聖神功化之極效也今我

皇上子惠元元時時刻刻以愛養撫綏爲念　至德深仁無隱不入無處不到所以天和萃聚豐稔頻登民心愛戴頂踵思捐以期踴躍爭先報効萬一者將徧宇內而皆然矣何況山西省近京都感德被化尤爲最先而更親者乎惟有湖南隔遠民習又夙澆漓加以奸黨犯罪充發廣西往來通衢布散流言傳聞道左致使　聖德聲稱湮鬱未洽然到今雲開日麗快爽歡忻輿情諒是不同尋常愛戴況我

皇上治化已幾刑措而道德齊禮之教猶時軫念遠方已蒙差使往湖南觀風整俗矣今又蒙　恩旨著　彌天重犯往湖南觀風整俗使衙門聽用　彌天重犯雖愚陋不堪然數月以來被我

皇上德教耳聞目見京都風景亦頗粗知　聖教之萬一縱不能有所贊助裨補於觀風整俗使之前然以當身所感我

皇上之德被我

皇上之恩盡心竭力以直道實逢人說項亦得期贖重罪之毫末但念犯罪螻蟻自揣不足取信於人所賴者惟我

皇上大德至誠既可感召天和屢奏成效必能孚及豚魚而四方風動從欲以治自是家喻戶曉人人咸思尊君親上民情必不

減山西愛戴之隆矣

奉

旨訊問曾靜你看了山西巡撫石麟奏摺供稱君臣一倫情同父子四海未嘗有異湖南民習澆漓奸黨犯罪充發廣西往來通衢布散流言致使聖德聲稱湮鬱未洽等語夫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古有是語朕於普天之下一視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撫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連年豐稔無待朕之大加恩澤湖南民俗澆悍乖戾之氣上干天譴以致災祲間作荒歉屢告朕疊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撫綏者不一而足尚不得爲撫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趨事赴功者蓋因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是以一遇國家公事即輸誠効力踴躍爭先如此

胝切試問湖南之民獨不受
聖祖六十餘年之恩澤乎卽據曾靜前供
聖祖賓天之時亦嘗哭泣盡哀持服拜祭夫旣感
聖祖之深恩顧不念及朕躬乎人情於親戚朋友
素相契厚者或聞其子孫有過失則必曲爲
之掩護或聞其子孫被謗議則必力爲之辨
白況於君臣之間乎伊之於朕躬萬無忍於
指斥之理況以毫無影響之流言不察眞僞
而便肆爲誣衊敢行悖逆尚得謂有人心者
乎伊旣知君臣之倫情同父子今有人誣曾
靜之父有盜名揑其母有淫行曾靜聞之忍
不與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虛實乎抑不問
其虛實遽將其父母醜詆唾罵且著書立說
以揚播之乎伊稱往來奸黨布散流言被其
煽惑夫奸黨充發往來之所不止湖南一省
也卽山西地方豈無此等逆黨之流言乃從

無一人被其搖惑煽動者獨湖南奸民如曾靜之輩一聞奸徒之蜚語即起叛逆之心謂非其性與人殊者乎且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語亦非正論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倫父雖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則可耳若夷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得以藉其口然人雖甚無良亦斷無有以撫爲虐者朕於湖廣已實盡其撫民之道而不意曾靜輩猶視朕如仇也至曾靜蠱惑於華夷之辨此蓋因昔之歷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統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耳朕讀洪武寶訓見明太祖時時以防民防邊爲念蓋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襲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衆故兢兢以防邊患然

終明之世屢受蒙古之侵擾費數萬萬之生
民膏血中國爲之疲敝而亡明者卽流民李
自成也自古聖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誠若存
籠絡防範之見卽非誠也我以不誠待之人
亦以不誠應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
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爲一體又
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先有畏懼蒙古之意
而不能視爲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統之規



雖當時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國者然皆閒散
不足數之輩耳若卽因此遂謂蒙古之人盡服
於中國則當時中國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
中國亦曾臣服於蒙古矣至於我朝興自東
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誠之
道統御萬方使我朝傾心歸往則我朝入中
國而代之亦無解於篡竊之名矣乃我朝自

太宗以來寢昌寢熾明代自萬曆天啟而後寢微寢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敵彼自失天下於流民

上天眷佑我朝爲中國主世祖君臨萬邦

聖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國成一統之盛併東南極邊番彝諸部俱歸版圖是從古中國之疆宇至今日而開廓凡屬生民皆當慶幸者尚



何中外華夷之可言哉曾靜有何辨說據實逐一供來欽此

曾靜供稱天重犯山野無知於人事無一得通自犯罪以來只有惶恐戰慄萬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說可以分辨今承

高厚之恩復降　諭旨詰問反覆細讀字字句句皆發從古聖賢所未發義蘊精深弘博已到至處極處在　彌天重犯實無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計當初狂舉之念處處皆從不知　聖德高深錯執人言起見因念人之五倫雖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實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聖人謂之達道惟其謂之達道所以通古今徧四海而不異五倫之中又惟君臣父子爲更大君臣雖從義生而以人合父子雖從仁出而以天合其實君臣之倫大過父子之親蓋以父則對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萬物之大父大母其尊與天配在萬物之上故五倫以君臣爲首而所以處之者彼此有

當然各盡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職以天自處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計而爲臣爲民者一身之生殺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懟叛之心雖聖人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兩邊平放其實不相期待事君以忠所以朱子註云二者皆因君使臣以禮而後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見得臣之忠君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玩理之當然四字見得臣之忠君原從天出不是報答君恩君加恩於臣在臣固當忠君即不加恩於臣亦當忠誠如　聖諭所云父雖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蓋臣之忠君乃天命之當然豈計君恩之輕重哉試看文王遭紂之昏亂而不敗小心服事之節聖人稱爲至德曾子作大學傳釋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樣以爲止善之極則曰爲人臣止於敬而不及湯武者正爲此箇緣故今　諭旨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非正論正合文王孔曾之旨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乃武王將伐紂而誓師之權詞湯武之事本非聖人之得已但所遇之時不同究其極而仍合於義耳

初非其所樂爲而可以爲法於天下後世也故必有湯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紂之昏亂失德以湯武而遇桀紂又要看天命驗民心方可行得然在聖人心中終是不滿終不免以此爲慚豈後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蓋聖人處此只爲常經到此窮絕理勢不得不變所以就時地上裁制不得已而爲古今之通義以接續天理耳故此一種道理非大聖人不能用所以聖人說箇未可與權慮此理於天地間而未敢輕以許人耳今我

皇上因父子之親而剖晰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彌天重犯得以聞所未聞此誠不幸中之大幸事也因廻思我

皇上子惠元元盡六合而皆然所以撫綏我輩赤子者本無間於山西湖廣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廣民俗澆悍幾煩

聖慮疊沛　皇恩以盡撫我之道今

聖德謙光篤深仁厚澤歸美

聖祖於此見湖南之民不唯沐我

聖孝誠

皇上之深恩當思忠順以事其上即推想

聖祖至德亦無不當輸誠盡分以竭其忠況爲民當身正義處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踐土君卽不撫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彌天重犯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償萬剮之罪更有何說可以解脫況彌天重犯既知感

聖祖之深恩而持服盡哀獨不思推

皇上而思忠效順今　明旨詰問及此雖木石亦當動心況彌天重犯身帶血氣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爲身居山谷我

皇上御極初年大德尚未徧洽卽爲奸言先入以此遞遞疊聞遂爾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謗在心是以後此之謠傳得以入耳而奸黨造謗之大皆與

聖祖皇帝爲仇爲敵之事在彌天重犯當日看得君父之倫重大痛當身受

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契繫此義不覺透骨徹髓只思報効於

聖祖思爲

聖祖皇帝之忠民義士於義合當爲

聖祖皇帝捨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而不辭耳卽謂惑於呂留良之悖論在當時尚屬第二第三義逆書雖有其說然亦是看得君父之倫重故以是勸岳鍾琪耳其實多爲感

聖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

聖祖寘天彌天重犯持服盡哀發於至性在當時悲思竟有不堪對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淚在已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無意於人知以爲忠孝是讀書人本分事爲各人自盡之道豈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卽爲僞矣尚得有忠孝乎前供所以說到此處者只爲彌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緣此以爲證據耳其實當日一片赤心肫切處並未說到故在當時非彌天重犯全然死心只爲譖言流毒多切緊

聖祖皇帝身上豈意我

皇上大孝大德爲

聖祖皇帝同德嫡體而更有光者乎他若彌天重犯以毫無影響之流

言不察真僞而便肆爲誣衊撰以君臣之義情同父子之親彼人有誣彌天重犯之父以盜名揑彌天重犯之母以淫行在彌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辯之且爲之掩護之而人於我

皇上之誣揑則遽信以爲實漠不加察較之父子之情相去懸絕彌天重犯萬死之罪實無所逃但當初之狂舉妄動而誤信以爲實者亦以

聖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爲民者無不冀當時心中所期以爲處今日郎

皇上偶有德不及

聖祖處在民間亦必爲之掩護不忍宣揚今所聞如此且以爲言出於京城往來道路人口並非起於民間因妄疑

聖祖皇帝非有佻於人者而今日所聞如是必有其因況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愛戴頌揚誰甘不良而肯造言訕謗是以彌天重犯當日一爲從未歷過世路傾嶮識透人情有此變詐二爲從未到過京師得聞奸黨如此陰毒三爲

聖德高深湖山萬里未得驟聞因此三事未諳以致譖謗流言得以亂聽況阿其那塞思黑允禵等之奸黨流布民間本非一處一路除充發廣西外尚有詭名變跡借遊學爲名者而其所底裏因此不覺爲之搖惑煽動若奸黨充發所過省郡極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豈無此等逆黨流言獨不能惑人之聽而唯湖南奸民一聞蜚語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謗每乘人之虛而避人之實誠以虛則吾言易入實則吾言易知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處傳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離

帝都近往來者多

皇上之至德聲稱人人所習聞心中實而有主故也惟湖南離帝都遠往來者少我

皇上之至德聲稱未得徧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虛而易惑故也非山西與湖南之民全異實所處之地有不同也至若　諭旨以華夷之辨推原於昔之歷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統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且謂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襲其故

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衆故兢兢以防邊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爲一體又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先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爲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統之規大哉　皇言既與天地同體復與天地同用於穆天也而我

皇上配對之不見其不足我

皇上也而天全體之不見其有餘況見透漢唐宋明幾多英主隱曲作用直同兒戲不惟德量同天心公到至處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極處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

皇上身親歷到焉能辨別到此至處焉能包容到此極處焉能闡發議論自古聖人所未發苟非我到此至微至細處況復以感人之道總歸一誠尤儼然活露天體之大矣蓋惟天至誠惟其至誠所以覆冒無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誠必推極於天惟其誠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與天無異也此

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國成一統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歸版圖凡屬民生皆當慶幸豈有華夷中外之間哉理到至處行到極處雖堯舜復起亦不能贊一詞而我

皇上不惟規模弘遠開中天之隆會抑且道德廣大立萬世之成規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強分中外華夷者到此直堪媿恥無地矣況欺世盜名假竊聖言餘唾以混理學之正者其逆天不亦甚歟至是而益信我　朝名義之正德業之隆誠極生民所未有也猗歟盛哉

奉

旨訊問曾靜你供稱身居山谷我皇上御極初年大德尚未徧洽即位爲奸言先入遂爾步步生疑後此入耳謠傳皆與

聖祖皇帝爲仇爲敵之事因身受
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思爲忠民義士是
以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等語你自
雍正元年以來訛傳逆黨之言是朕之失德
聖祖皇帝欲傳位於允禵之事亦入於耳你既感
聖祖皇帝之恩即以朕爲君父之仇敵不克纘承
大統則亦當勸岳鍾琪世受國恩當仰承



先帝之志輔佐阿其那允禵等以繼
先帝之基業何以竟將叛逆之事欣動岳鍾琪況
你逆書內分別華夷直指
聖祖皇帝爲夷狄如何尙說感戴
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思爲忠民義士乎
可據實供來

曾靜供　彌天重犯狂悖之舉按其罪觸處皆是本無一線可生苟非　大聖人在上德量同天精明並日本大公無我之懷虛心體察使頑逆隱情畢露雖磔屍磨骨亦不足以償當身莫大之罪尙有何說可以疏解今承　恩旨訊問前

供所稱身受
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思爲忠民義士則當勸岳鍾琪仰承
先帝之志輔佐阿其那允禵等以繼
先帝之基業何以竟將叛逆之事欣動岳鍾琪況逆書分別華夷直指
聖祖皇帝爲夷狄如何尚說感戴
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思爲忠民義士究問及此彌天重犯惶
恐戰慄萬死何逃不惟無說可以仰答　天聰即自問亦
無說可通了今親覲　聖德之高深極生平所未有感被
皇恩之浩蕩徹骨髓而融洽此所以心悅誠服而痛悔當年狂悖之
舉切齒於阿其那塞思黑允禵等之奸黨造言流謗者以終
天也然苟非我
皇上之德量同天精明竝日亦只有殺而已矣剮而已矣今承
旨問從肝滴出一字一淚實無半語隻字可以仰答
天聰理屈辭窮自知萬死萬剮莫償只有惶恐戰懼而已矣
奉
旨訊問曾靜前因山西紳士庶民運送軍前駱
駝鞍屜自備車騾不肯領價踴躍急公爭先
恐後已將晉民情節諭你今不旬日間晉省
保德州等處遂有慶雲呈獻之瑞據巡撫學
政布政使三處奏報前來特將奏摺發與你
看朕從來不言祥瑞但天人相感之理實捷
於影響晉民懷尊君親上之心是以連年豐
稔今又蒙

上天特錫嘉祥以昭示福佑萬民之象可見從前湖南地方屢被水災者實因民風澆薄又有你與張熙輩心懷悖逆以致垂戾之氣上干天和此理顯然昭著但朕涼德不能化導湖南百姓亦不能辭其咎你從此更當猛醒知天之不可欺矣你今仍怨謗朕一人乎

曾靜供自古稱聖王勵精圖治雖不言祥瑞然到治定功成而祥瑞自然協應必到祥瑞協應時而後稱得治定功成此中庸推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而必歸到天地位萬物育上去者此也誠以大君之身與天配對其精神運量與天相通君心能與天心融通無間而克符合一則和氣致祥自然雲日輝煌藻彩繽紛以及河清海晏萬物順成百福駢集若君心稍有一點與天心不相符合則戾氣致異一切反是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但其中不能盡同亦微有辨蓋有君盡其道而臣庶不能仰體君心此又以君爲天君心爲天心臣庶之心不能仰體君心即與天心相違所以亦能致異此普天之下所以有嘉祥災異之不能盡同也恭惟我

皇上克體天心克省天德勵精圖治　仁恩厚澤徧洽寰宇其效至於薄海內外物阜民康皆歌樂育禮陶樂淑共被洪鈞惟

聖心與天心合一　君德與天德無間所以

天和見彩地靈垂祥大者如五星聚黃河清嘉穀薯芝百瑞疊呈我

皇上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以致獲自古未見之休徵此理之捷於影響而無疑者也至於近者晉省慶雲捧日外繞三環光華四射藻彩繽紛與湖南數年歉收旱潦疊聞災異間見其理復異者何也誠以晉省民心醇厚知　恩感戴民心能仰體君心一切輸誠奉公之事無不踴躍爭先故

於辦理駝屜之會而
天垂祥瑞以協人心之順若湖南雖同處覆冒之下而民俗澆漓不能
仰體我
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爲恩被　德而竟忘其德加以彌天重犯
等之狂悖喪心不惟不知我
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業順化是湖南庶兆之心多與我
皇上之聖心相違即與天違所以厲氣致異而災祲獨屢見於湖南
也但此理甚顯亦甚微非我
皇上精通性命之源素能默契乎天而復能與天合一焉能知之彌
天重犯到今日讀所報聞諸嘉祥奏摺竝我
皇上所訊問　諭旨之理觀之不惟信我
皇上之至德毫無瑕累實實與天合一在彌天重犯將揷翅徧飛徧
傳破譖除謗之不暇豈尚復爲譖謗所惑之理抑且自痛自
悔當年狂悖之舉誠得罪於天而不意今日戴
天廣大之德推原致罪之由寬宥以至於此極也

奉
旨問曾靜湖南地方人心詐僞風俗澆漓而督
撫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化導愚民以致
風雨不時災祲屢作雲貴總督鄂爾泰實能
體朕之心教養百姓而民風淳厚又能服教
樂善以此感召
天和雲南連歲大稔而貴州今年通省豐收所產
嘉穀岐穗繁多科粒碩大爲從來所未見今

將貴州巡撫張廣泗奏本及所進嘉穀圖樣與你看天人感應之理顯然昭著如此你再有何說

曾靜供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彌天重犯已曾供過不敢復贅今觀貴州巡撫所進獻瑞圖共四十六種稻穀粟米之多有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穀有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數之多者粟米有每穗長一尺八九寸至二尺有奇者不惟從來目所未見實從古耳所未聞此必貴州人民被

聖教革面滌心輸誠向化熙皞樂利一團忠順太和之氣上應我

皇上勵精圖治之苦心於我

皇上之大德無不洽至教無不通道德齊禮之化無不順應協從所以與雲南山西等省同一尊親愛戴之誠上召

天和是以或垂天錦以示祥或著地靈以呈瑞其事雖異其理則一也惟湖南雖與山西貴州雲南等省同居覆冒之下同受生成之恩而數年以來災異屢見者何也實因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之奸黨將

聖德誣誣造言惑亂而湖南之民無知輕聽妄以我

皇上之德果如奸人之謗各懷不平而怨咨嗟議反以數年災祲爲

皇德之虧所致豈知我

皇上以亘古未有之至德深仁而湮鬱遠鄙是以

上天震怒屢示災異以譴責湖南之民乃不知省反聽信奸黨之謗而致怨乎

上故怨愈深而災愈厲蓋湖南之多災與貴州雲南山西等省致祥其事雖殊其理實同同一

上天眷佑我

皇上之大德所致貴州山西雲南等省之民能仰體

皇上之大德各盡忠順之道而樂業安化

皇上至德舒暢四達而無隔礙所以和氣融通而能致祥湖南之多

災是湖南之民不能仰體我
皇上之大德胷存悖逆之念不肯安業樂化
皇上至德間隔湖山而多鬱結所以戾氣否塞而能致災所謂同一
上天眷佑我
皇上之大德實因我
皇上之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此等應處又有此等異處今彌天
重犯得見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等之太監及伊等平日
所蓄養之匪類等所供謗議恰與湖南百姓所聞無異於此
見得奸黨上誤　國家下害生民蓄心狠毒一至於此若非
我
皇上仁孝誠敬之至上格於
天素孚於
祖感通默相焉能俾諸奸盡行敗露惡跡如此昭彰而我
皇上之大德轉因此光明顯燿煨焜耀中天所謂仲尼日月也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此理至今日而益驗矣到此實實信
得我
皇上之德超越古今與
天與
聖祖一而二二而一並無毫髮彼此之間故能爲
聖祖所篤愛
上天所眷佑而天理響應如是報驗如是

奉

旨訊問曾靜你從前逆書內云於今正值斯文
厄運是以
孔廟焚燬今據督修廟工之通政使留保奏報
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當

孔廟大成殿上樑之前二日慶雲現於曲阜縣
形若芝英彩鳳五色繽紛正南東西三面拱
日朝陽歷久益加絢爛萬目共覩無不稱慶
等語今將留保所奏之摺及慶雲圖發與你
看還是斯文厄運之災異還是文明光華之
祥瑞你今又如何說

曾靜供道之在天下本無處不有無人不備特凡民爲氣稟
所拘物欲所蔽是以有的不適如其有備的不能果見其備
故聰明睿智之資氣稟清明義理昭著生知安行千萬人中
無一見焉甚或數千年無一遇焉然一有之則
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君與師原屬一道並未嘗有岐
此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所以只有君之重並無師之名蓋以
君職原兼師職故也唯至春秋戰國二帝三王之道熄時有
孔子生安之聖厄而在下當時仁義之風微功利之習興一
時功名之士以治天下爲另有一種權謀術數之學於是羣
指孔子爲師道而稱君德者視此則有彼此之分而孔子之
所謂仁義道德者每多置而不講歷漢及唐以至於明二千
餘年孔道晦塞未有能明能行孔道不明不行又安望其有
虞夏商周之治效乎惟我朝

聖祖皇帝得堯舜孔子之心傳是以六十餘年深仁厚澤徧及薄海內
外已媲美於虞夏商周我

皇上以天亶之聰生安之資加以初潛四十餘年研深味道之功其
於堯舜孔子之道合

聖祖家學精蘊而久已集其大成不惟與堯舜孔子之心傳無二抑且
於

聖祖一切政治而更有光矣此所以天人感應隨時隨地莫不信而有徵蓋有亘古未有之道德自能成亘古未有之治功有亘古未有之治功斯能備亘古未備之休徵此理之一定而不易者茲因山東

孔廟大成殿上樑之前二日而慶雲五彩捧日光華融靄於曲阜縣此蓋孔子之聖渾全一團天理孔子之心即天心今

聖心與孔子之心爲一即是與天心爲一而祥瑞見於曲阜適在興修

聖廟之會者乃

上天所以嘉予

聖心與孔子之心爲一處比泛見於雲貴山西等省其慶幸爲更大其盛德之合於孔子而感孚於

上天者爲更極其至此所以爲一元之中文明光華極盛之會而爲生民所未有也彌天重犯從前無知並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所以爲流言搖惑而爲是萬剮之說悔恨無及今既含生被化於

天高地厚之中自驗知之比他人更深信之比他人更篤到此只有尊之親之愛之戴之傳頌以爲亘古未有此文明光華之

聖德神功而已更有何說

T ~~4617~~/3243
4661.82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8 1958

3

杭奕祿等訊問曾靜供詞五條

問曾靜你書內云五六年之內四時寒暑易序五穀耕作少成恒雨恒暘荆襄岳常等郡連年洪水吳楚蜀粤到處旱潦時聞等語

皇上嗣位以來陰陽和順風雨時調五穀豐收人民樂業各省之內間有數州縣旱潦不齊即動帑賑濟民獲全安今你所說四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易序五穀少成確是何年何月何地呢吳楚蜀粵到處旱澇確有何見呢至於荆襄岳常之地有你這樣狂背逆亂之人伏藏匿處其間秉幽險乖戾之氣致陰陽愆伏之干以肆擾天常爲心以滅棄人理爲志自然江水泛漲示儆一方災禍之來實因你一人所致你知道麽有何說處

曾靜供這是彌天重犯僻處山谷正如坐井議天模樣不知天壤內如許廣大見偶爾一處旱澇遂謂旱澇時聞不



知時序調和豐收樂業不旱不澇者此外偏地皆是此正不得事體之實而其根實由眼孔小不通世事之故也且

皇上深居九重視民間疾苦直如赤子痾瘝一遇偶爾旱澇即動帑賑救且免其賦供彌天重犯今日始知　聖恩高厚雖堯舜不過如此則愚頑無知之罪實所甘受一民狂背皆足致災此則非精通天人之故者不能知彌天重犯聞之豁然如大寐初醒雖朝聞夕死亦實幸矣

皇上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愛養百姓之心無時不切於寤寐無事不備其周詳屢年來大

問曾靜你書內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等語我

沛恩澤薄海黎庶莫不均霑舊欠錢糧蠲
免幾及千萬江浙等處浮糧每年減免六
十餘萬至於賑恤蠲除以及豁免之處其
數至多南北黃運河工堤工興修水利開
種稻田察吏安民弭盜除奸一切實心實
政日昃不遑其所以撫天下之百姓者洵
乃養育誠求如保赤子所以撫之者至矣
海宇內外無不深元后之戴今你不以爲
撫而以爲虐不以爲后而以爲仇此是何
肺腸且虐民者何事你將所見實說

曾靜供

皇上至德深仁徧及薄海內外其用意於民固可謂亘古少媲彌天
重犯住在遠方不曉世事不知天地高厚之恩但見承平
歲久生齒繁多遠方之民富者田多而貧者或至無田
皇上屢年大沛恩澤蠲免舊欠減免浮糧動計幾百萬撫養非不極
其至然只有田業者飽飫其惠而無田業的多致憾於雨
露之不均直至舊年到省今年來京方知
皇上有幾多愛養善政有幾多撫綏經畫端拱深宮憂勤惕厲無事
不周無微不到且無時無刻不以天下蒼生爲念功德昭
然在目傳頌閭閻自古聖帝賢君用意加惠於民稱
元后頌父母載之史冊垂之經典以今準古實所罕聞此
今日海宇內外所以共深
元后之戴以爾天重犯如

此狂詆如此觸冒尚有幾多欽恤幾多寬仁　恩惠頻施被服愧悔直不啻如天如地之感則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無一民一物不在涵育生成之內尤不待言矣彌天重犯前之所以不以爲撫而以爲虐者總爲謠言所掩隔遂使　帝德難名食其力者忘其力　王道同天蒙其化者自不知其化耳

問曾靜據你在湖南供稱有

皇帝使人從四川販米至江南蘇州發賣又云廣東廣西發賣水銀等語這賣米事情乃外省督撫條奏江浙地方人多米貴請動帑項於產米省分採運平糶以濟民食此是古人移粟之道且此項運到米石皆減價糶賣於民於正項錢糧尚有虧折如何說販米石爭小民之利呢至水銀之事乃因原任貴州巡撫金世揚虧空庫帑不能完交署巡撫石禮哈奏稱金世揚有動帑收貯水銀可以變價完公

皇上允其所請令於廣東發賣乃係保全金世揚身家性命實出寬大之　特恩你如

何說爲爭民之利呢但此二事皆有其因
你在何處聽來須將傳說之人供出

曾靜供彌天重犯於這些事當時都不曉得

皇上神奇作爲經緯妙用從四川販米至江南蘇州發賣的事這等
謠傳是這些往來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來說廣東發賣
水銀是因走廣東往永興縣過彌天重犯是永興縣人雖
住居離縣城百數十里而鄉間常有人在縣來往傳得此
說並非遠方人說豈知賣米是移此就彼乃酌盈濟虛聖
人裁成輔相之能事而平糶與減價尤一視同仁萬物各
得其所之猷謀至變賣水銀完公則又體恤羣臣使法無
犯而事得濟且有以見天地含弘之量物各因物而無傷
於其中也此皆帝王之運量小民不知

皇上苦心遂至妄傳以爲賣米賣水銀而彌天重犯彼時莫知
聖慮高深遂誤信以爲爭民之利不知此乃利民之大者
也誣上之罪何逃

問曾靜你在湖南供內有極好殺人京城
凜凜等語我

皇上如天好生自元年以來凡矜恤民命之案
不可枚舉即今四月十一日以後現有督
撫及刑部擬定之案如雲南之黑夜殺人
八十二歲老婦何氏一案廣東之毆傷服
叔謝伯達一案江西之不知情姦婦劉氏

一案安慶之誤傷兄命郭國正一案浙江之誤傷妻命曹道生一案山西之父爲代首之刼盜查聲聞一案凡有一線可生者皆令九卿詳議從寬減等又逃縱之竊盜趙玉等一案私鑄錢文之張仙等一案或以愚人未知定例或情罪稍輕俱從寬減至同毆庶母之曹霧一案以情罪尚輕不忍處以極典

命確查定議其廷臣所議如定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皆以未曾議及通行曉諭及與以遵奉之期 勅部另行詳議此數日之內成讞具奏在可逐件與你詳看難道曾靜未到之先 皇上預知你來特爲此祥刑之事以示寬大之恩麼這傳說紛紛極好殺人之說確有何人枉殺確於何年何月日濫殺一人併傳

說何人你須一一據實說來

曾靜供彌天重犯始以不知人情世事誤聽謠言發狂作悖而身陷極惡大罪自事發到長沙及今大半年旁聽市井傳頌歷覩當世休嘉乃知　聖德淵深光被四表原無絲毫瑕纇久爲普天所共仰到京以來無一時一刻不痛悔感泣惶愧悚慄不惟無面見人抑且無地自容加以

皇恩屢頒更覺受　恩愈重罪過愈深古今來有這樣　聖天子撫綏萬方直及於禽獸不如之重罪者乎復蒙　諭旨下問於本月十一日大人仰承　旨意恭捧

皇上御批九卿所奏民間重案　國典條例彌天重犯跪伏階前敬讀感服不覺惶恐汗背雖　聖慮高深不能仰測毫末而一種體天好生之德焦勞愛養之念盎然見於　御批之下實足令人感泣無窮如雲南所奏之黑夜殺人以主謀造意歸於八十二歲之老婦擬斬復將其子何汪何世逵何永傑爲同謀加功擬絞蓋婦人夫死義當從子何



汪何故不諫止其母而輕從八十餘歲之老母以殺人且開場下手打傷何汪已有明供似難更擔別人以抵罪而黑夜抱草燒屍尤非八十餘歲之婦人所能今以何氏擬斬復以三子擬絞似傷民命太多又廣東之毆傷服叔此因爭祭田縣斷銀田兩未交清謝日習亦不合持棍至謝伯逵門首詈罵與平昔越分無禮強悍而毆尊屬致死者畢竟不同又江西之不知情姦婦此通姦在前謀殺在後兩事不相涉況離居又已多年劉氏夫妻之義未絕且有子八歲豈肯棄夫以從姦律之所謂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絞而監候者此正就通姦時看非若劉氏之別居有年此時並無姦意萌發也此三條　聖慮通微照及民隱所以不肯依擬而　勅九卿議奏也又江西之誤傷兄命此郭國正郭國賓兄弟相好素無嫌隙因催丁錢小事拂意生怨且先是郭國賓以酒壺擲國正不中而郭國正拾原壺反擊郭國賓以致殞命初非立意殺兄執兇向前毆擊致死是以改應斬監候又曹道生之妻汪氏

不循婦道夫索茶不與嗔責不受反拾石還擊以頭撞夫
道生氣忿乃用柴片連毆以致殞命此是汪氏自失三綱
大義非本無犯而道生有意欲殺律當擬絞也

皇上從寬枷責完結不惟使夫婦之義正而欽恤之恩益覺有加而
無已矣又查聲聞雖爲盜首實非本意行刼乃誤聽李瞻
子之言志在焚毀契券以圖復佔此愚民無知情有可原
所以一經伊父代首　聖心痌瘝之念切竟許原例從
寬免死此皆一線可生我

皇上不忍置之死地也又如趙玉田羣劉五以犯盜監禁逃縱例當
加倍治罪　聖慮謂此本係行竊愚人未必知有逃縱
加倍治罪之例其所犯罪仍照舊擬且　勅部頒飭天
下衙門將新例張示禁門使犯罪囚人入監即知又私鑄
錢文律斬立決張仙等私鑄　睿照分出張仙以造賣
銅器爲業因禁止黃銅器皿遂將所存之銅私鑄錢文其
罪與公行私鑄者有間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是不
惟欽恤民命到至處盡處並分出小民犯科到公私之極

皇上神明照燭無微不到又至如此罰而周見南遂爲周元伯毆傷部
處所謂繭絲牛毛辨晰精微竟至如此又如曹霖同毆庶
母照律擬凌遲似亦當罪　御批乃謂當孫氏挑唆曹
霍櫂共毆狄氏之時曹霖先不在旁孫氏差使女小春喚
至曹霖聽從父母之命助毆狄氏而狄氏至九日殞命是
曹霖雖行毆擊原無致死之心曹霖著改應斬監候秋後
處決蓋因案呈有孫氏差使女小春往喚曹霖句遂推原曲諒恰當其情恰合其事我

皇上撫育天下蒼生純是以道
時隨地變易無常非大聖人之智慮精微明聰天縱者不
能用法雖從道出然一落乎法就拘泥執滯不能活變了
所以先儒謂三代以道治世後世以法把持天下如後世
賢君算漢文景然文景得黃老之術全是以法故謂黃老
清淨流於慘刻如犯死者依法即以死抵並不肯留心於

其中推原曲諒其致死犯罪之由任天下事來皆以成法成例斷之所以得以清淨無爲豈若

皇上仁心懇至全副精神盡用在民身上宵衣旰食至勞至勤有幾多斟酌裁制權度時中大用在其中卓然與堯舜禹湯同歸一致又如　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必須通行曉諭與以遵奉之期凡有改定科條俱寬其期限悉令家喻戶曉如此而猶有不率教者加以嚴懲始不爲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則彼無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謂不教而殺於心忍乎看到此處覺得一種念切生民之隱比文王之視民如傷更切更篤惟恐民之無知而自陷於法這就是箇天了蓋

皇上宸宮渾同天體天之元氣流行直貫四時故當秋肅未嘗不寓春生之機於其間所以

皇上用刑亦有幾多寬仁慈惠的苦心流貫於其中故未事之先既有許多善政善教以移民惡而遷於善萬一偶入於刑所以體恤而原諒之者又無所不極其至即今四月十一以後數日之內畧舉數端莫非肫肫其仁之發況前乎此者不知幾萬千所經綸裁制神運無方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幾萬千由是看來

皇上之好生德洽施及薄海固難以數計矣況

天之念尤無一時少懈一事放過如

皇上勤民之下敬

聖諭所頒謂朕之事

天亦猶臣下之事君也臣之視君也以爲九重之尊而以人君視

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設以屬員頌其上官而稱爲上所崇奉或稱爲福與君齊彼爲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戰慄乎今以効靈齊天等語見諸奏章其背理慢神何以異是細玩此段雖

皇上德隆心下謙光自貫其實理正義大至精至當至實至透爲自古聖君哲后所少到自當永爲萬世之法程況

皇上敬德之至心細之極一字之訛落皆爲
鳳翥賀本內訛賚字總督高其倬題參蔡國駿本
案呈內有勒索官兵餉銀二三兩句落兩字經歷多少衙
門對過多少大臣用心看過而不及到今皆爲
皇上摘出指出自古帝王一日萬幾多聽內閣分理卽所閱覽臣工
本章亦只看貼黃貼黃尚慮不能周何暇及於案呈況案
呈已經許多官員查照不出而能知之乎卽此不惟見
皇上留心國政至周至密撫育蒼生至勞至苦而且見　聖學主
敬之純蓋所謂敬者無一毫苟且無一事輕忽神聚到極
處心細到至處無一不極其精無一不盡其詳而已矣故
帝堯稱聖以欽德爲先孔聖修已以持敬爲本而中庸歸
宿學問到盡頭處亦曰篤恭而天下平今我
皇上細密如此正所謂先聖後聖同揆合符者也彌天重犯山野庸
鄙毫無知識豈能仰測天地之大但今日蒙　旨下問
直據所見而心悅誠服如此其實
皇上經緯大用參贊弘謨彌天重犯何人何物從何得知況從前僻
處深山全未識覩天日卽有意見亦屬螻蟻度天何處測
其高深所以諺言一入於耳卽信以爲實今承大人捧出
本章有說馬廷錫訛傳說
皇上因欽天監敬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爲此特差大人赴閩凡
三歲以上九歲以下男子盡行誅滅現有巳蘭泰一同聽
見可據若使彌天重犯當日聽聞一定以爲實事而筆之
於書矣小民無知大率多同況彌天重犯尤處深山窮谷
中爲小民無知中之無知者乎必到今日一路所聽聞如
此所目見如此身親被　皇恩如此今日又親目看見
皇上用意於民如此焦勞於治政如此方實實信得
皇上德同天地明並日月從前在長沙蒙三位大人屢將　聖德
宣傳心下雖亦信服而猶未脫夫舊惑之深也到今方撥
雲霧而覩青天朗然日月之當心自是知之明見之切矣
但憾身陷法網不能旋歸故里宣傳
皇上大德徧覆如天如地　聖哲精明如日如月　洪慈愛養
如父如母使親戚故舊鄰里鄉黨以及沿途所過市井都

邑共傳　聖神文武共慶有道
天子共歌太平盛世且使山陬海澨共憤共惡造言流謗者之奸而
憾不共食其肉而共寢處其皮未免死難瞑目深痛無以
報

皇上之萬一耳

問曾靜你在湖南供內有將二爺的妃嬪
收了等語當日密親王之妃於康熙五十
七年內已經病故其餘宮人等密親王病
故之後
皇上念理郡王難以養贍多人或至少有失所
於密親王甚有關係是以　特降諭旨
令理郡王之生母分別區處併傳
詢問諸人若有仍願居宮中者悉如
居宮中者
皇上令其另居別宮厚加廩給以贍養之此是
皇上加恩密親王宮人之盛德凡宮中之人及
廷臣所共知者令你這話從何處來又你

以密親王爲三爺語雖訛傳必有亂說的人你可據實供出

曾靜供收妃嬪的話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內往來路上人傳說衡州路上押解一個犯官過他如此說 彌天重犯 聽得此話不察妄以爲此話自犯官說出畢竟是實事其實到今日萬萬記想個傳說的人不出亦不知是個甚麼犯官查 朝中那年那時月有甚麼犯官往衡州過就曉得直至舊年到長沙聽得輿論方知

皇上清心寡欲勵精圖治至勤至勞非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者那得如此精明爲國如此焦勞爲民後復聞 欽差大人宣傳 聖德無瑕又伏讀 聖諭表裏無憾恰與在長沙輿論符合 彌天重犯 到此益信得從前傳聞全無影響況加 恩宮人厚賜贍養乃

聖主仁民愛物發政施仁必自親親托始之意而謠言竟傳以爲收宮妃豈不深可痛憾凡此十餘供非 彌天重犯 畏死倖生故爲此語實因奉拿出谷見聞漸廣實見得

皇上道德政教從來未有感戴奮興自愧不得爲 聖世之良民故痛憾至此其實自供自吐處內多理屈詞窮義失氣餒所以語言無序不成說話且山野愚夫從未知拜奏陳詞體式不免乖訛錯謬之失而自到 京以來又愧悔切心感泣耗神四肢整頓不起惶恐戰慄手指顫震點畫竝不成字千萬叩首仰請 聖照

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朕從前所批岳鍾琪奏摺偶檢幾件發與曾靜看朕與岳鍾琪君臣之際一德一心在岳鍾琪之忠誠報國公正無私實自古大臣中所罕見而朕以至誠御下恩眷大臣亦極倚任之優崇洵爲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鍾琪奏摺甚多此不過數十分中之一分而摺內加恩岳鍾琪之處亦不過百分

中之一分而曾靜乃欲上書勸之謀反豈非醉生夢死冥頑無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敗露也查曾靜逆書內有傳聞岳鍾琪兩次進京陛見俱不允行岳鍾琪深自危疑因而上書等語曾靜平昔夷狄之見橫介於胸中又聞此無根之語不覺其逆心之愈熾遂爲此孟浪之舉但此傳聞之說必有所自來著曾靜確實供出以曾靜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寬宥則傳說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從寬貸況傳說者未必即爲造言之人若由曾靜供出之人轉究造言之緣起則此事可得歸結著杭奕祿海蘭詳悉宣示曾靜欽此

杭奕祿等恭捧

硃批岳鍾琪奏摺

諭旨數十件發曾靜張熙看曾靜張熙供詞二

條

曾靜供彌天重犯幼承父訓讀書粗知仰體　朝廷作養人材之意不肯虛度歲月自了其生平常有志於聖賢大學之道期勉强躬行實踐以副　朝廷之望無奈身處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跡不到而慈父棄世又早且家貧力單勢不能出外遠遊就正有道直到中年知得呂留良爲文人所宗而其議論亦間有幾處與本心相合者遂不覺好之妄引爲修身之助其中有論論語上問管仲兩章以爲此乃論聖賢出處節義之大且有說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義等語遂妄聽其說以爲士子立身必先從出處起脚初不知　本朝

列聖相承備極禮樂文明之盛亘千古所未有與論語當時所指何啻天懸地隔因先錯看此義在胸適值雍正四五兩年湖廣廣東等處百姓搬家到四川往還間有從彌天重犯門首過者傳說西邊有個岳公甚愛百姓得民心西邊人最肯服他那傳說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甚名字是甚官職後到雍正五年冬彌天重犯前次所供何立忠傳說陝西有個總督甚肯盡忠愛民

當今皇帝每每過疑他防他權重屢次召他進京要削奪他的兵權殺戮他那總督畏懼連召幾次不敢進京

皇上見得他守死不肯進京轉疑得深了繼而因這總督原是朝中大臣朱軾保舉的人

皇上隨遣大臣朱軾親到陝西召那總督那總督不得已同朱軾一齊進京　陛見奏說

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語

皇上聽說如此也就如此輕帶過又見他親身來了前疑稍釋乃復遣他回陝西去那總督不肯去要人保他方肯去

皇上問朱軾朱軾不肯保又問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亦不敢保

皇上乃親自保他去了出京門方四日又有個大臣奏本說那總督與大臣朱軾內外陰結黨援觀

皇上屢次召那總督進京那總督不肯進京則他目中無君命可知

及朱軾到他任上他又不疑而欣然進京則他與朱軾爲心腹又可知今日回歸陝西朱軾是原保舉的人理應保他乃又不保此是朱軾脫身之法明曉得那總督將來必有變志所以不保他期後日

**皇上責備他不得於是**

**皇上翻悔無及前疑愈堅乃差姓吳名荊山的朝官去趕追那總督**

那總督不肯轉身這朝官吳荊山就在路上自刎了於是這總督到任隨上本章說

**皇上有如許不是處此是何立忠在永興縣十九都石梘村低聲獨**

自告訴彌天重犯的話在何立忠當日竟記不得那總督的姓名他亦只聽說有此事彌天重犯聞得此話以爲那上本的總督畢竟曉得宮中事情的確方敢如此直言後又聞得彌天重犯前次所供陳象侯說茶陵州有個陳帝錫傳說有個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鍾琪彌天重犯到此方知前所傳甚愛百姓之岳公者即岳鍾琪也岳鍾琪即何立忠所傳之陝西總督也其實當時發狂作悖因先喫緊呂留良華夷之謬論在胸復聞得何立忠陳象侯傳說陳帝錫所說有個本章如此又適值四五兩年收成不好遂孟浪有是舉誰知事事與所聞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而身徒犯一個極惡莫大的罪過到今日彌天重犯伏

讀

**皇上硃批岳鍾琪奏摺方知**

**皇上之至誠御下並無一點疑貳之心而大德感人恩禮又復兩極**

其至而岳鍾琪之仰體

聖心委身報國亦無一點避嫌之迹而其赤忠血誠一片敬事之念到此亦無以復加即以處張熙一事而論無論道義到至精至當不可毫髮移易而其謹慎周密小心精詳不動聲色不露形迹而自然使人獻誠抒悃於其前此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不能到況其聰明睿智更多神武而不殺者乎此所以

**君聖臣賢元首股肱同稱一體而上下交孚一德一心不啻如父之**

視子子之事父之切且於此有以見得我

**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當委人之專任人之誠淵衷至虛至明處事**

至中至正亘千古而罕覯此天下之賢良才俊抱道蓄德之儒焉得不共聚一朝而樂爲之用各効其力各致其身哉彌天重犯到此翻思從前以狂悖之舉獻議於岳鍾琪實爲醉生夢死冥頑無知更有何說但當時雖是彌天重犯罪大惡極天道不容所以自行敗露至此其實彌天重犯此舉莫之爲而爲覺得有個人在身後催促之使動樣此不是今日方敢如此說當時知幾錄上亦略言及此意難逃　聖明洞鑒所不解者彌天重犯自反當身雖爲禽獸其實平日並無半點過惡得罪於天而祖父以來歷世積善常言三代行善人家在彌天重犯的祖父可稱得一句十代積善人家不知如何流到彌天重犯身上竟犯一個赤族磔屍的大罪且事發奉拿之會彌天重犯聞得此信自料當身固不免於寸磔萬剮而且遺禍於家門憂憤塡心決計自盡此時思欲望火投火望水投水以求速死以免株連然竟不能得死彼時解此緣故不得到今日想來若使彌天重犯當時卽死不惟

皇上不得洞鑒彌天重犯致罪之由且

皇上深居九重又何由知得外面有許多奸回造謗有許多悖義與譏且事到今日以彌天重犯如是之罪蒙　皇恩如是之寬宥今又傳　旨釋放彌天重犯之老母幼子并憫念彌天重犯等炎暑過傷命醫調和惟恐不得其所然若無彌天重犯生民未有之大罪亦無以顯

皇上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來彌天重犯無爲而爲當年有此狂悖之舉求死不死今日得蒙　寬宥之典皆因

皇上道隆德盛以天理言之不當妄詆　本朝名正言順以天道言之不可輕議所以

皇天篤佑故默使彌天重犯之山鄙無知冒昧上書於

皇上一德同心之大臣以顯

皇上之大德如天於山陬海澨表　本朝得統之正於地久天長不然湖山萬里之外奸黨之流謗何由得知窮鄉陋儒之胸呂留良之逆說何由得解豈不全是個天在此主持默使至若謂傳言之人彌天重犯以如是之罪尚蒙

皇上寬赦之典則傳說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從寬貸況傳說者未必即是造言之人　諭旨煌煌早已體恤及隱彌天重犯何所顧慮而敢於隱匿忍於隱匿以負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乎除前此所供外實實別未有人傳說張熙供重犯愚闇淺陋生長山隈如蛙囿井但身處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頗知以讀書從學為大然竟不知讀書之錯從學之誤其害一至於此也蓋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無聞僻處窮鄉無緣得見當時賢士大夫以正其趣而發其蒙迨後年二十五始見有郴州永興縣曾靜入學文字原評為湖南第一卷心竊慕之遂欲負笈從遊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學問是務并不知有所謂人間事彼時犯師曾靜亦閉門掃軌甘窮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後因鄉窮無書可讀於前歲承犯師曾靜命以四子五經之大全以及朱子語類文集隔於河山之險阻要重犯往各省購求因至浙江呂留良家買書偶見其家有詩稿一本重犯素聞犯師曾靜說呂留良評選時文論頭批語說理根章句集註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詩為必高遂求取以歸犯師曾靜看見其中有錢墓松歌及題如此江山圖始而怪既而疑繼乃信以為呂留良生長江浙大地其議論文章為天下人宗夫豈有差又限於素來不識　本朝得統之正遠邁商周之盛因以華夷之見橫介於中心加之

當今皇帝之龍德賢於堯舜者無由得知於雲山萬里之僻壤而犯師曾靜初以錯會華夷之分而誤聽謠言之蠱惑既以悞聽謠言蠱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倫是以於去歲戊申之秋忽有犯師書命上陝西總督岳鍾琪重犯無知屬在弟子遂悞聽師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遞後岳公始而嚴審重犯以受犯師曾靜只去獻議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時無知之見悞信師說尚固執為事關天經地義之所在舍生可以取義所以寧受三木之重刑至暈絕不變岳鍾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夾許重犯為好漢子且慰之謝之以賓客禮待之於逆書所言事理無不

上天篤愛
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舉敗露於重犯之手然使岳鍾琪不備極
盛稱以爲實復告以其家亦有屈溫山集議論無不與逆
書相合既見重犯堅不告犯師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及
言當身所處之危險甚至垂淚以示其誠且具書具儀時
告以必欲聘請曾靜以輔己命姪整裝即欲與重犯同行
更以長安縣李知縣扮作親信之家人王大爺時刻相陪
伴無一不極其機密而渾然無跡以重犯當日之固執師
說雖死不肯搖奪者卒乃使重犯實情畢露然後具摺奏
聞由今看來事固屬
其智慮之周密則重犯之冥頑只知捱一死以全無義之
信於犯師曾靜則逆情亦未輕易得顯著凡此皆岳鍾琪
之忠赤貫日精誠動天出其素蘊經濟弘猷爲　國家攘
除奸兇是以頑鈍者莫逃其鑑奸宄者自獻其誠然岳鍾
琪之盡心爲　國而能至於此極者實由於我
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當虛公下應至誠感孚之所致也重犯從前
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
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見　旨意發出所批岳鍾琪奏摺
數十通重犯跪讀越日仰見
皇上惟以至誠恩眷大臣備極禮際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
之視子誠爲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鍾琪亦忠圖報不避嫌
怨只知有國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爲自古名臣
所罕見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師使令冒昧上書
者實實醉生夢死冥頑無知之極也當此益覺愧死無地
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隱曲輸情服罪哀懇
皇上之矜恤於萬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實盡于此至于傳說浮言
之人俱在犯師曾靜所供內重犯實另無見聞若稍有傳
聞重犯當此時深沐
皇上千古未有之　殊恩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報何敢忍心昧
理爲他人諱罪以負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杭奕祿等遵

旨恭捧

大禮記注宣示曾靜曾靜跪讀供詞一條

曾靜供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誠以孝爲百行之源萬化所從出之地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後德足以仁民仁茂源深而後可得流長必親親無虧而後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滿而後功足以覆物是德教加於百姓樂利普徧寰區者皆由一孝所致卽論語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也然理雖一定而不易其實躬行實踐者少至於三年之喪雖曰自天子達于庶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新主當萬幾綜理之下苟非仁孝誠敬之至實有難行此

不唯三代以下罕見即三代以上之聖君哲后從頭算來亦未聞歷歷有幾古稱大孝首推虞帝然當上世渾噩風氣未開禮制未備三年之喪未經紀載其詳不可得知繼算武王爲達孝禮制略述于中庸其中喪葬之制春秋祖廟之修繼志述事之績與夫追王之禮享帝之儀可謂極千古郁郁之盛然在當時武王亦不能獨成其美備大事多資周公之力定于周公之手其餘只有高宗書載諒陰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興賢聖之首君然在當時孔門高弟亦疑其勢有難行後儒注疏亦多疑諒陰之制爲心喪未必實能居廬被素也後世以日易月雖始自漢文帝然戰國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訪之孟子父兄百官皆不欲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是短喪之制自春秋戰國時已視爲泛常矣豈獨自漢始乎即在諸侯素稱秉禮之國亦不能行況天子乎自是以來歷代帝王固無有能行者即間有一二好禮之君仁孝之主則有欲行而勢不能行中阻者有勉强行之而不終者有徒

循其名而不能盡其實者求其實能盡禮盡制出於至情發於本心表裏無間始終如一日者則絕無焉我

皇上至孝至仁至誠至敬超越萬古帝王自

聖祖仁皇帝升遐之後繼以

孝恭仁皇后賓天共歷三十五個月悲哀極至感慕之誠久而彌篤撫時生悲觸緒增傷僾見愾聞追思永慕無時或釋於懷每朝夕供奠朔望殷祭哀痛廹切至扶送

梓宮瞻拜

山陵慘怛號呼一時萬衆感泣不能仰視即聽政臨朝總理萬幾之下偶有感觸輒欷歔流涕至情所發哀不自勝羣臣日侍左右仰瞻天顏無不吞聲哽咽因諸王大臣援引古典再三奏請於

天

地

宗廟諸大祀恭行典禮

皇上雖勉從所請仍於養心殿齋居素服以盡思哀思慕之誠三

年諒陰恪遵古制乃　聖德謙讓却而不居屢下
諭旨謂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自覺遑論其合於古制否
乎細思　旨意正得制禮之意適合禮制之至非精通
性命之微者不能到且當
聖祖仁皇帝服闋之時將近
孝恭仁皇后大祥之候羣臣奏請釋哀即吉我
皇上諭以臣民固有不同朕於所生何忍二視朕非有意遵循古制
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逮後諸王大臣屢疏懇慰而
明旨屢頒反覆曉諭不允所請仍素服齋居觸物生悲感
念
孝恭仁皇后即復追思
聖祖仁皇帝怙恃交慕歷久彌深夫喪服本以期斷三年爲加隆所以
古人制禮儀節以漸而減誠以歷時既久人子之孝思有
所易匱故也至若前喪未除而遭後喪三年有加爲日益
長非仁孝誠敬之至安能持久而不懈況兼服行之
母后歷三年始終如一日者尤爲僅見之事此無論自古帝王所未有

即史冊所載士大夫中秉禮之家篤行之士亦未聞有盡
哀盡禮初終不渝如是者也況自古帝王當喪則多廢政
之累而臨政又不免忘哀之咎而我
皇上於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無一事不體
聖祖之心以爲心是以敬
天法
祖大孝至誠旰食宵衣勤求民隱揚清激濁整飭官方蠲數百萬惟正
之輸將開億萬年無疆之樂利推繼志述事之孝思行存
亡興廢之盛典事事默契
天心念念感通
聖祖豈但
徽號之議協萬世之人心配
天之典冠百王之隆會與夫晨昏之瞻拜朔望之祭享
山陵之致敬
廟寢之告虔無一時不思哀思敬無一事不盡禮盡誠而已此所以至
誠至孝感通

天
地當
聖祖仁皇帝祫祭之時合璧聯珠卽懸象於蒼昊迨
孝恭仁皇后祥禫之候一莖九穗復呈瑞於郊圻域中河清四省
孝陵蓍草叢生非仁孝誠敬之至與天無間曷克臻此此豈三代以下
之賢君所得彷彿其萬一進而上之雖極虞帝之大孝武
王之達孝其精詳亦未聞是過也彌天重犯從前僻居山
谷以謹言惑亂何知　聖德萬分之一今伏讀　大
禮記注不唯信從前之聽聞出於誹謗如墜深谷而且信
得我

皇上之至孝純仁亘萬古之聖帝明天子所不到是以數日以來不
覺痛心割肝刻刻泣流濕襟一面感　聖德之純誠思
得法以宣傳於窮鄉海隅并及故鄉閭里一面痛老母之
衰獨遠離期遂志復親音容得詳告
聖天子如是之大恩大德仰臨年得以歡喜瞑目夫以彌天重犯冥
頑無知之極今聞見

聖主之至仁至孝至誠至敬如此極至弗加尚有以感動其天良觸
發其至性泣流濕襟不覺欣欣戚戚有歸厚之思況天下
聞之焉有不大昭於變之休咸登比戶可封之域乎

杭奕祿等遵

旨恭捧

皇上硃批發與各省督撫大吏奏摺

諭旨數百件宣示曾靜跪讀供詞一條

聖天子之光忽覩廣大精深膽寒心裂愈覺竅口難開只爲
德神化感通於變其效甚速是以彌天重犯昔雖宍頑同
於禽獸今得被 聖
見稍得窺 化幸轉人胎以此心下猶具蟻知蚊
中有無限因時制宜至當不易之法在天不能運量裁制
以成其能盡舉而畀之於聰明睿智能盡其性合其德者

曾靜供彌天重犯讀書淺少如何曉得天地的高厚況屬
山鄙狹陋負罪彌天一旦身近

爲之是君之心卽天之心君之德卽天之德凡天所欲爲者君體天之心爲之天所欲行者君體天之德行之君未嘗叅一毫已意於其中事事仰承天之命而已所以大君之號曰天子言善繼善述與天不分兩體實一氣貫注如子之承父也但天隱而難見其本體之流露者惟理而已故先儒曰天卽理也人君政刑德禮渾然從一理運量發露於兩間斯方稱得是天踐形合德的肖子而爲大君當身之職分以是粤稽歷代帝王雖代不乏英偉賢智而求其運量裁制渾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得爲天之肖子者歷數千載而罕見今伏讀　聖諭而知我

皇上渾然一理泛應曲當其施之於政刑見之於德禮者無一處不知之極其精無一事不處之極其當神明盡化化裁盡變推行盡通　聖德神功蟠際天地而究其歸皆因物付物初未嘗稍存一毫成見介於虛明應物之天也只見得念念從民設想處處體天定趨所以無事無時不以

聖祖皇帝爲懷蓋

聖祖皇帝乃

天篤愛之肖子

聖祖皇帝之心卽

天心

聖祖皇帝之德卽

天德一而二二而一懷想

聖祖皇帝卽是體

天地況敬

天之至至誠肫懇本於性生而儆戒乾惕之切尤無一時或釋於懷所以天人交孚呼吸相通而感應之理不惟見之最深最切抑且屢試屢驗捷如影響自是以敬

天之念勤民深宮幾多經天緯地的籌畫神運無方的猷謀無一時一刻不以愛養天下蒼生爲念必期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卽安是以憂勤惕厲不遑寧處凡可以利生民之安除生民之苦者思無不到到無不行行無不實知民之艱難在食蠲租減賦之典無年不頒賑災救患之澤無處不徧偶聞

一處旱澇即憫念憂形不惟減膳甚或飲膳不御殫竭精
誠爲民祈禱務修人事以格
天心卒至禱雨雨通祈晴晴應復以食乃民天農爲食本每歲躬耕耤
田以重農事而老農之勤勞儉樸者亦歲舉給以品秩榮
其身思明刑原以弼教而君德期於好生法雖一定心本
寬仁稍有一線可生則因事原情時深惻隱之念誠以民
命至重寧過乎仁毋過乎義也知察吏所以安民而懲貪
兼得以養廉宵旰憂勤無非爲國計民生思久安長治之
策所以隱微之中疑似之間辨晰精詳秋毫不爽如
諭公私二字關係甚重不可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
者尤不可不時時警戒與夫論因循苟且一味求悅於人
稱贊之者甚多即如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也杜絕私情不
肯取悅於衆謗議之者甚多即如即墨大夫之毀言日至
也又如辨武斷鄉曲者非是武斷攬權者實非攬權此毫
釐千里之間帝堯亦以爲難今皆剖決明晰如絲過扣毫
髮不混此所以用賞用罰忽用忽舍無往而不得其公正

之至者爲淵衷虛而權度精明也蓋
皇上之淵衷如止水如明鑑萬物之過其前者妍媸自然畢露而不
容掩原非鑑與水留戀於當前之物而後得照見若稍留
一毫意見去照物則鑑與水虛明之本體反爲此意見所
掩蔽而照物不見了必渾乎天理之公而不雜一毫人欲
之私方有此種境界故舉凡用人理財養老恤幼崇師訓
士以及揆文奮武皆開千古所未開之盛典而實極千古
所未到之至善且　詔誡所頒反覆丁寧區畫詳密內
自大臣羣僚外極軍民童叟務期天下羣登樂利之域共
享昇平之福其中　旨意周切理熟義精一言一字皆
可與二典三謨並垂天地而不朽是不惟仁天下之心安
天下之學超越天下之才識亘萬古之聖君哲后莫與媲
而即此自朝至暮一日萬幾件件　御覽字字　御
批一應上任官員無論內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　見
諄諄告誡以愛民撫綏之至意事至物來隨到隨應不留
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當之憾直至二三更方得覽批各

省督撫奏摺竟不用一人代筆其焦勞如此此種歷練天下之精神亦亘古勵精圖治的聖君哲后所不能到尚猶聖不自聖每以爲君難爲慮并以不及

聖祖之聖德神功爲憂是以德合天地至誠感孚數年以來諸瑞齊見萬福駢臻而且道不拾遺藹然成周太和之盛唐虞熙皞之隆亘古而再覯者彌天重犯身犯寸磔之典自痛生

聖人之世竟生不得爲　聖人之氓庶幾死爲聖世之鬼豈料　聖德同天沛生民未有之　殊恩既超禁處厦復給食賜衣今蒙　恩旨又復開鎖　皇德皇恩已極蕩蕩難名彌天重犯搶地呼號痛心挖髓此時即置之極刑亦　王法人情所當然死亦知　恩感德甘心瞑目況螻蟻百姓當此　皇恩無涯何敢言報只願插翅徧飛宇內凡人力所能到足跡所可及逢人逢地宣揚　聖德同天之大無間內外申明　本朝得統之正直邁商周一洗從前謠言之謗共知呂留良爲　聖世之逆賊使山陬海澨到處謳吟永永傳頌　聖人之德共喜爲　聖世之氓共歌太平之世共祝　有道天子萬壽無疆以贖補當身萬死蒙　赦之罪斯幸耳深情結胸重義透髓一字一泣謹供

內閣九卿等遵
旨覆訊曾靜併請正法奏本
刑部等衙門
奏爲遵
旨覆加訊問事
上諭曾靜一案前命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
詳加審訊據曾靜逐款回供俱是悔過感恩
之語此等奸險之徒語言詐僞或伊畏懼誅

戮故勉强作此認罪之詞抑伊自知罪大惡極愧恥悔恨出於本心著大學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將從前詰問各款逐一再加訊問確取口供具奏欽此臣等將杭奕祿等遵旨審訊曾靜口供逐款覆訊據曾靜供出與從前口供俱各相符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又據供

彌天重犯罪案今日蒙衆大人逐款勘訊自知萬死萬剮更有何說可解所痛恨者實因住在深山窮谷愚昧無知是以呂留良之逆說悖論得以逃心惟其有呂留良之悖論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之黨羽匪類并發遣廣西人等之奸謀流謗得以惑聽抑惟其有阿其那等之流謗在心惑聽而呂留良之邪說悖論愈得以固志二者交乘相因爲害遂致釀成亘古未有之極惡而不自知直到後來實見得我

皇上之至德同天與我　朝得統之正直邁商周方知從前之錯謬自悔自愧自咎莫及蓋我

皇上之大德彌天重犯自舊歲到今飽飫已周年矣不惟目覩耳聞深仁厚澤之在天下爲自古所未有即彌天重犯以螻蟻之微冒犯

九五之尊萬死不足蔽辜而當身親沐

皇恩尚容留苟延殘生以到今日雖堯舜之聖亦未見有此出格殊恩至於如此又豈漢高之寬唐太之明所能擬似於萬一況我　朝得統之正治化之隆竝非泛說遠邁商周而至中國地之相去數千餘里而德化之盛及於中土薄

海內外無不傾心愛戴由是天與人歸使大統一朝而成不勞而得並非湯武之居中漸化而後民心樂從始有天下者可比其規模更大更遠所以爲亘古莫及凡此皆是彌天重犯舊歲一路來親被我

皇上的德化親見熙皞景象頌德歌功歡聲載道不覺傾心悅服至此則前之狂悖由於無知後之愛戴出於有見前後雖異其實皆發於本心此固不是巧說以偷生亦非旁人所能代爲指撥開導而有是說話實字字句句皆從一片良心發出且彌天重犯從頭一路細思實由

列祖列聖之功德在天地間極其大我

皇上之聖仁邁古今而極其至故

皇天默使彌天重犯傳其害道悖義之論露其奸黨謗毀之行以顯

聖德於深山窮谷申名義於千秋萬世使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人悅服處處傾心耳所以彌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餘願置身極典以求其心之所安且使天下萬世共知我

皇上至德深仁透民骨髓即在無知悖逆之民猶切被化改過自願伏罪以至如此所以彌天重犯到今日惟有仰懇衆大人轉奏將彌天重犯速正刑典而已更有何說等語

該臣等看得曾靜狂逆兇狡罪大惡極妄信逆賊之悖論及奸黨之流言膽肆兇逆輒敢詆毀

本朝誣衊

君上編造逆書從湖南至陝西勸封疆大臣以反叛欲搆亂於昇平之世核其情罪法無可寬且曾靜以一山野細民戴高履厚五

十餘年忽謀爲叛逆之事從古以來亂臣賊子中無有其比臣等審訊之下無不切齒恨憤咸願食肉寢皮雖寸磔族誅不足以蔽其辜　查律內謀反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正犯之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正犯子孫過房與人及正犯聘娶未成者俱不追坐等語曾靜應照此律即凌遲處死行文湖南巡撫查明曾靜之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照律皆斬立決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解部照律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所有財產查明入官伏乞

皇上允臣等所請將曾靜立正典刑以彰國法以快人心至張熙與曾靜共謀不軌聽從曾靜指使赴陝投送逆書思欲搆亂亦應照共謀者皆凌遲處死律即凌遲處死爲此合詞謹

奏請

旨奉

上諭自古兇頑之徒心懷悖逆語涉詆誣者史冊所載不可枚舉然如今日曾靜此事之怪誕離奇譸張爲幻實從古所未見爲人心之所共忿國法之所斷不可寬者然朕往復思之若伊訕謗之語有一事之實在朕有幾微不可問心之處則不但曾靜當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亦應共懷離異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虛與朕躬毫無干涉此不過如荒山窮谷之中偶聞犬吠鴞鳴而已又安得謂之訕

謗乎上年此事初發之時朕即坦然於懷實
無絲毫忿怒之意笑而覽之此左右大臣皆
深知之嗣令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前往
湖南拘曾靜到案明白曉諭逐事開導動以
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過感恩
其親筆口供不下數萬言皆本於良心之發
見而深恨從前之誤聽浮言遂妄萌悖逆之
念甘蹈赤族之誅也蓋其分別華夷中外之
見則被錮陷溺於呂留良不臣之邪說而其
謗及朕躬者則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
之逆黨奸徒造作蜚語布散傳播而伊誤信
以爲實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將一載朕留
心體察并令內外大臣各處根究今此案內
著邪書造謗言之首惡俱已敗露確有証據
並不始於曾靜者盡明白矣與朕初意毫無
差謬則曾靜之誤聽尚有可原之情而無必

不可寬之罪也據曾靜供稱伊在湖南有人傳說

先帝欲將大統傳與允禵聖躬不豫時降旨召允禵來京其旨爲隆科多所隱先帝賓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其他誣謗之語得之於從京發遣廣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語又據曾靜供出傳言之陳帝錫陳象侯何立忠三人昨從湖南解送來京朕令杭奕祿等訊問此等誣謗之語得自何人陳帝錫等供稱路遇四人似旗員舉動憩息郵亭實爲此語其行裝衣履是遠行之客有跟隨擔負行李之人言從京師王府中來往廣東公幹等語查數年以來從京發遣廣西人犯多係阿其那塞思黑允禵

允禵門下之太監等匪類此輩聽伊主之指
使到處揑造肆行流布現據廣西巡撫金鉷
奏報有造作逆語之兒犯數人陸續解到訊
據逆賊耿精忠之孫耿六格供稱伊先充發
在三姓地方時於八寶家中有太監于義何
玉柱向八寶女人談論
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將十字
改爲于字又云
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
不知何如
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隨將允禵調
回囚禁
太后要見允禵皇上大怒又把　和妃及他妃
太后於鐵柱上撞死皇上又據達色供有阿其那
嬪都留於宮中等語又據
之太監馬起雲向伊說皇上令塞思黑去見

活佛

太后說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來

太后怒甚就撞死了塞思黑之母親亦卽自縊而

亡等語又據佐領華賽供稱伊在三姓地方

爲協領時曾聽見太監關格說皇上氣憤母

親陷害兄弟等語八寶乃允禩管都統時用

事之鷹犬因抄搶蘇克濟家私一案

聖祖皇帝特行發遣之惡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

心腹太監關格係允禩親信之太監馬起雲

係阿其那之太監其他如允禵之太監馬守

杜允禵之太監王進朝吳守義等皆平日聽

受阿其那等之逆論悉從伊等之指使是以

肆行誣捏到處傳播流言欲以搖惑人心洩

其私忿昨據湖南巡撫趙弘恩等一一查出

奏稱查得逆犯耿六格吳守義馬守柱達色

霍成等經過各處沿途稱寃逢人訕謗解送

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聞之凡遇村店
城市高聲呼招你們都來聽新皇帝的新聞
我們已受寃屈要向你們告訴好等你們向
人傳說又云只好問我們的罪豈能封我們
的口等語是此等鬼蜮之伎倆一無所施蓄
心設謀惟以布散惡言爲煽動之計冀僥倖
於萬一而已夫允禵平日素爲
聖祖皇考所輕賤從未要有一嘉予之語曾有向

太后閒論之旨汝之小兒子卽與汝之大兒子當
護衞使令彼亦不要此
太后宮內人所共知者
聖祖皇考之鄙賤允禵也如此而逆黨乃云
聖意欲傳大位於允禵獨不思
皇考春秋已高豈有將欲傳大位之人令其在邊
遠數千里外之理雖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
無是事矣祇因西陲用兵

聖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虛名坐鎮知允禵在京毫無用處況秉性愚悍素不安靜實借此驅遠之意也朕自幼蒙皇考鍾愛器重在諸兄弟之上宮中何人不知及至傳位於朕之遺詔乃諸兄弟面承於御榻之前者是以諸兄弟皆俯首臣伏於朕前而不敢有異議今乃云

皇考欲傳位於允禵隆科多更改遺詔傳位於朕是尊允禵而辱朕躬並辱

皇考之旨焉有不遭

上帝

皇考之誅殛者乎朕即位之初召允禵來京者彼時朕乖悖向近侍大臣云痛值

皇考升遐大故允禵不得在京何以無福至此應降旨宣召俾得來京以盡子臣之心此實朕

之本意並非防範疑忌而召之來也以允禵之庸劣狂愚無才無識威不足以服衆德不足以感人而陝西地方復有總督年羹堯等在彼彈壓允禵所統者不過兵丁數千人耳又悉皆滿洲世受國恩之輩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師豈肯聽允禵之指使而從爲背逆之舉乎其以朕爲防範允禵召之來京者皆奸黨高增允禵聲價之論也及允禵將到京之時先行文禮部詢問見朕儀注舉朝無不駭異及到京見朕其舉動乖張詞氣傲慢狂悖之狀不可殫述朕皆隱忍寬容之朕曾奏請



皇太后召見允禵

太后諭云我只知皇帝是我親子允禵不過與衆阿哥一般耳未有與我分外更親處也不允朕又請可令允禵同諸兄弟入見否

太后方俞允諸兄弟同允禵進見時

皇太后並未向允禵分外一語也此現在諸王阿哥所共知者後允禵於朕前肆其咆哮種種不法

太后聞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責允禵嚴加訓誨之此亦宮中人所共知者允禵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駕之前三四月而云

太后欲見允禵而不得是何論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聞囚禁允禵而崩馬起雲向伊妹夫達邑又云

太后因聞塞思黑去見活佛而崩同一誣捏之語彼此參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之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將不得已之情曾備悉奏聞

太后

太后是而遣之者並非未請
慈旨
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卽允禵之命往守
陵亦奏聞
太后欣喜嘉許而遣之者亦非
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
太后升遐之時允禵來京朕降旨封伊爲郡王切
加教導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後伊仍回



陵寢地方居住其間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陝悖
亂之蹟日益顯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黨
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懷璽投
書允禵院中勸其謀逆之事朕始將允禵召
回京師拘禁之是允禵之拘禁乃
太后升遐三年以後之事今乃云
太后因允禵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錯至此極
耶又馬起雲云塞思黑之母親自縊而亡現

今　宜妃母妃朕遵
皇考遺旨著恒親王奉養於伊府中而逆賊等以
爲昔年自縊眞鬼魅罔談也前康熙四十七
聖祖　年
皇考聖躬違豫朕與諸醫同誠親王等晝夜
檢點醫藥而阿其那置若罔聞至
聖體大安朕與之互相慶幸而阿其那攢眉向朕
言目前何嘗不好雖然如此但將來之事奈



何是阿其那殘忍不孝之心不覺其出諸口
矣朕曾將伊不是處對衆宣揚羞辱之而伊
深爲愧恨今乃以六十一年之進奉湯藥加
惡名於朕可謂喪盡天理之報復無怪乎遭
神明之誅殛也至於
皇考之宮人俱未曾有一見面者況
諸母妃輩乎七年來如當年
爲怪異莫測朕於　和妃母妃之言尤

皇考宮中之人卽使令女子輩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實不對天日以君臨兆庶也又曾靜供稱伊在湖南時傳聞皇上令浙江開揭兩修造西湖爲遊幸之地彼時爲其所惑今乃知皆奸黨造作毫無影響之語無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蓋造之行宮朕尙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黨云欲捐納銀兩修造西湖爲遊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論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蘆溝橋蓋造官房收往來客商之飯錢等語朕因應試士子來京者橋上查檢行李不免風雨露處之苦是以特發帑金蓋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稅務之人到店驗看應試文憑卽令放行在士子輩旣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應試之人致干漏稅之咎此朕之仁政

直省舉子感恩頌德之事而奸黨以朕爲欲收客商飯錢作此等誣謗之語實爲可笑亦可怪也阿其那允禵縱酒無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陰險存傾陷國家之

皇考爲仇之心而反一加之於朕總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謀不遂畜養匪類者久矣播散訛言分門立戶各各收買黨羽欲以鼓惑人



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動而起然後快其心

祖宗之社稷所不顧也夫加朕以凶暴惡名其罪猶輕獨不念

聖祖皇考六十餘年之豐功懋烈而作如此歸結豈爲人子者所忍爲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實萬死不足以贖矣伊等之奸謀若此目今敗露者卽不勝其數其他匪類邪黨之聽

其驅使者奚止數千百人造作種種誣謗之語已流散於極邊遠塞則宇宙之內鄉曲愚人爲其所惑者豈止曾靜數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協領華賚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責乃伊將所見所聞俱行隱瞞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內何由而知之何從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開示使天下臣民共曉之今蒙

上天

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驅使曾靜自行投首於總督岳鍾琪之前俾造書造謗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輩殘忍之情形明目張膽將平日之居心行事徧諭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爲浮言所惑於萬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慘毒不忠不孝爲

天

祖之所不容國法之所難宥處天下後世亦得諒

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
人力之所能爲者卽此則曾靜不爲無功卽
此可以寬其誅矣從來奸宄兇醜造作妖言
欲以誣民惑衆者無時無之卽如從前妖言
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此語已流傳三
十餘年矣又如廣西張淑榮等言欽天監奏
紫微星落於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閩將
三歲以上九歲以下之男子悉行誅戮又如



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係前明後裔遇星士
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誕幻荒唐有關世
道人心之語往往地方大臣官員希圖省事
目爲瘋癲苟且掩護於一時而未念及其逃
惑之害日月漸遠傳播漸多遂不能究問其
所自來轉令無辜之人受其牽累此皆庸碌
無能視國家利害於膜外之大臣等養癰之
害也又如村塾訓蒙之人本無知識而又窮

困無聊心懷抑鬱往往造爲俚鄙怪妄之歌詞授於村童傳唱而不知者遂誤認以爲童謠轉相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亂國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視爲泛常不加稽察懲創以防其漸可乎前年有人揑稱侍郎舒楞額密奏八旗領米一事欲以搖惑旗人之心舒楞額聞之據實入奏比時朕隨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懲戒凡屬流言初起之時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窮究必能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網庸愚無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於人心世道者良非淺鮮今因曾靜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謗之渠魁蓋以此案發覺尚早易於追尋故可遞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寬宥曾靜非矯情好名而爲此舉也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曾靜之過雖大實有可原之情昔我

皇考時時訓誨予臣曰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卽自新遷善之機故人以改過爲貴但實能改過者無論所犯之大小皆不當罪之也

聖訓曰以改過望天下之人蓋過大而能改勝於過小而不改者若曾靜可謂知改過者矣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於改過之人無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路也且



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曾靜狂悖之言止於謗及朕躬並無反叛之實事亦無同謀之衆黨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歸命畏罪投誠尚且邀赦宥之典豈曾靜獨不可貸其一死乎且曾靜之前後各供俱係伊親筆書寫並非有所勉强逼勒亦並非有人隱授意指實由於天良感動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誠懇形於紙筆此

乃其可原之情竝非以其爲諂媚頌揚之詞而欲寬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諂媚而曲宥之則從前卽當怒其誣謗而速誅之矣況曾靜今日頌揚之詞較之從前誣謗之語其輕重懸殊何止什伯論其情罪豈足相抵若有人議朕喜曾靜之諂媚而免其罪者則與曾靜從前之犬吠鴞鳴無以異矣然朕亦不論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黨另行審明正法外著



將曾靜張熙免罪釋放竝將伊之逆書及前後審訊詰問之語與伊口供一一刊刻頒布使天下人共知之楚省地方大小官員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國恩敷揚朕訓化誨百姓盡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亂之人實有忝於父母斯民之責此則深當愧恥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將曾靜張熙有暗中賊害情形朕必問以抵償之罪曾靜等係朕特旨赦

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貽羞桑梓有嫉惡暗傷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蓋曾靜之事不與呂留良等呂留良之罪乃

皇考當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

皇考赦免之旨則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諭

又奉

上諭從來善惡之報纖毫不爽凡罪大惡極之人雖一時寬宥免於誅戮而伊展轉紆迴仍復自投法網若有驅逐之使然者即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允禟同惡共濟之徒潛蓄邪謀陰懷逆志實國家之巨賊貽宗社之隱憂朕既洞燭其奸本應將伊等窴之於法以絕根株祇以一時不忍思古人殲厥渠

天地
皇考之怒委曲宛轉假手於曾靜輩使奸黨匪類
之罪狀一一呈露不容漏網天道昭顯若此
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倍加警惕乎朕即位之
初召諸兄弟於養心殿朕以肝膈肺腑之言
痛哭向諸兄弟勸諭之曰朕蒙
皇考付託之重於諸子之中傳朕以大位不比前
代繼統之君先後序立父子之間各成其是
非如禹湯之後而有桀紂天下不得因其子
孫之不善而掩禹湯之功德若朕之於
皇考則是非得失實爲一體朕躬若是則
皇考之付託爲是朕躬若非則

皇考之付託爲非以
皇考六十餘年之聖德神功超越千古朕斷不敢
苟且怠荒甘於自棄使天下後世共議
皇考付託之誤致掩六十餘年
功德之崇隆朕之此心
上天
皇考實鑒臨之凡我兄弟均受
皇考生成顧復數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當仰體



皇考之心并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各抒忠
藎協贊朕躬於朕所不能者輔之助之於朕
所錯誤者規之諫之朕便有過失亦當諒之
隱之同心匡弼讓朕一個是字使朕爲一代
之令主以成
皇考之是即諸兄弟所以報
皇考罔極之鴻慈也似此諄諄勸告乃阿其那塞
思黑等置若罔聞而悖逆妄亂之念百折不

回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結卽如阿其那方封親王時伊卽向人出怨望憤激之語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誅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又當大廷廣衆咒詛朕躬則其他可知矣朕初卽位時塞思黑謂其左右人等曰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輩生不如死此伊太監王應隆親口供出者及令伊居住



西寧時伊則以多金邀買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儀等人密投書札勸其搆逆又如允禵景陵居住尚有奸民蔡懷璽投書院中稱伊爲帝依傍而伊藏匿之是伊等之逆心斷不改除伊等之逆黨斷不解散朕早夜籌思總無可以料理措置以全頑梗以安宗社之良法萬不得已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

禮分別拘禁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相繼皆
伏冥誅朕之辦理此事皆默告
天地虔對
皇考孰思審愼量其輕重爲
宗社國家之大計置此身於度外之舉此心可以
對
上天
皇考至於衆口之褒貶後世之是非朕不問也從
前儲位未定時朕之兄弟六七人各懷覬覦
之心彼此戕害各樹私人以圖僥倖而大奸
大惡之人遂乘機結黨要結朝臣收羅羣小
內外連屬以成牢不可破之局公然以建儲
一事爲操權於已唾手可成不能出其範圍
宗社國家之大患朕既親見而深知之若苟且姑
容不加以懲創儆戒則竟惡之徒竟以悖逆

爲尋常之事其貽害於後世子孫者將不可言矣況古人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是君民上下之間有天冠地履之義尚言施報之情豈有以臣下之分作亂犯上顯然昭著祇因系出宗親遂可縱惡長奸置

宗社大計於不問乎故以在下言之則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而以在上言之則曰忠我則臣背我則敵此一定之情理千古之通義也且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夫以君與社稷相較君尚輕於社稷則兄弟宗親更不待言矣若但務敦睦九族之虛名而不計

宗社蒼生之大患豈不本末混淆輕重倒置耶今不必遠引古昔之事即以我朝與明代之近

太祖

事言之我

太宗剛毅明決預燭機先不以私情而存姑息之

見是以成大一統之規貽世世子孫太平之福明之建文優柔寡斷不知大義不識權變意欲保全骨肉而釀成永樂之禍卒至國危身喪爲祖宗之罪人永樂雖幸而事成祖宗天下不致落他人之手然俯對臣庶能不赧顏乎傳之後世能免議議乎且擾亂海內荼毒生靈宗社之危臣民之厄未有甚於此時者又如明宸濠之亂亦由於姑息釀成可爲天下後世之鑒戒也總之人君不幸遇此等之事若見之既眞知之既確則當權其利害之輕重而毅然決斷勿存小不忍之見顧已身之毀譽以貽禍患於無窮倘見之不眞知之不確而冒昧行之或更有私怨參乎其間則爲

天地
祖宗之罪人亦不能逃於譴責也朕於阿其那等

結黨搆逆之情知之眞確而其顯然背叛之
迹又大廷廣衆之所共見共聞者彼時諸王
大臣等屢次合詞陳奏請將阿其那塞思黑
等卽正典刑朕召入面見墮淚復切諭之曰
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乃
聖祖皇帝之子朕之親弟骨肉手足爾等皆受
聖祖皇帝及朕深恩之人今所奏如此若稍有情
罪不符之處陷朕於不義或稍有心口相違



之處抱歉於隱微則得罪於
上天
皇考者莫大乎是其能逃於天譴乎比時諸王大
臣異口同聲無不以爲阿其那塞思黑等悖
逆之情罪斷斷不容寬宥朕復逐一詢問人
人皆言陳奏之處實實出於公心朕猶降旨
詢問各省督撫提鎮等其所奏亦復僉同祇
因尚有數處未曾奏到朕未降旨各令拘禁

仍欲詳加斟酌而定之意而二人乃相繼而死朕尚未將伊等明正典刑也此京師億萬臣民所共知之事不待朕之曉諭者若天下之人必欲以朕誅戮二人爲言據伊等罪情朝廷法律而論朕亦不以誅戮二人爲諱蓋有此一番懲創使天下後世宗親不肖之輩知大義之不可違越國法之不可倖逃循理安分以受國家寵榮則所以保全骨肉宗親者大矣多矣此遵古帝王刑以弼教之意實盡敦睦九族端本之道者觀今日阿其那塞思黑已死而其逆黨匪類等仍不肯歇心更加搖唇鼓舌到處誣捏播傳蠱惑天下民人之聽爲搆釁報復之端若非

上天
皇考俯垂默佑使之敗露則傳之天下後世倘貽疑似之端不但朕抱不白之譏可惜

皇考六十餘年際天蟠地之功勳
上天六十餘年錫福凝禧之恩眷俱付之流水矣
朕又自幸撫躬內省實毫無幾微瑕疵之可
指摘理直氣壯因曾靜此案得以明目張膽
向薄海內外億萬臣民剖晰而暢言之不然
則口將言而囁嚅豈能免於瞻顧回護又何
顏以對廷臣左右近侍之人乎朕蒙
皇考俯鑒悃忱於衆弟兄中惟許朕以誠孝二字
朕時時自問不但用人行政起居出入之間
事事效法
君父即隱微之間偶舉一念必思此一念果合於
我
君父始敢存於胸臆否則必屏去之朕雖不敢自
謂盡孝然生平一片愛慕誠敬之心實可對
天地神明是以仰蒙
上天

皇考照察保護提攜每顯彰景象而發奸摘伏之處實非人力所能爲者朕惟有以手加額感激頂戴刻骨銘心益加黽勉而已朕因匪類誣揑浮言故明白剖晰前後降旨十數道以示臣民倘朕言有一字虛揑是亦如若輩之居心必遭上天之責罰也特諭

又奉

上諭前曾靜逆書誣謗朕躬諸條離奇荒唐即夢寐中亦無此誕幻怪異之境惟有加朕屠弟之名一節朕不能辨亦不受已於前諭中述其梗槩但朕之苦衷尚有未曾詳晰宣示者當日阿其那陰險狡獪實逆黨之渠魁塞思黑允禩允禵皆聽其指揮願出死力而不顧倫常之大義其舉動甚不可測若阿其那果肯省愆悔過革面革心則其他斷無有不效

法悛改者朕是以令塞思黑等分別居住而留阿其那在京所以加恩厚待冀其感激醒悟者無所不極其至且披肝露膽誠切勸告至於泣下所少者惟下跪懇求耳豈知伊悖逆不臣之念百折不回前諸王大臣等所參惡蹟數十條皆舉朝共見共聞之實事及至拘禁之後不但不知畏懼轉歡躍加餐橫肆之態不堪枚舉是豈尚有悛改之日耶塞思黑居住西寧逆狀種種無絲毫畏懼之心及令其來保定時豈但無儆惕之意一路談笑自如其解送人員向伊稱述朕即位以來所辦政務伊笑曰他從來原伶俐全無臣弟之道而其悖逆之念更熾又何可望其悛改耶允禵拘禁已四年有餘至今悍傲如昔允禵在拘禁之地尚爲鎮壓之術被伊太監出首朕遣大臣詢問情由並從前結黨等事伊云

我若說出只恐殺我如果皇上免我從前重
罪則便一一實供所遺之大臣云皇上原有
旨意汝若據實供出絲毫不隱必寬宥汝罪
於是伊將從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禵等朋比
作奸陰謀秘計暨朕即位後所懷逆議一一
供吐且自認鎮壓不諱是以諸王大臣力請
正法朕仍將伊寬宥看伊近來似稍有感愧
之意至於阿其那塞思黑從來之惡蹟其彰



明較著爲朕所知者不可勝數而其處心積
慮鬼蜮之行踪爲朕所不知者不知凡幾伊
等自意以爲朕必皆悉知料無可倖免之理
是以殘毒之念日益加深妄亂之行愈無忌
憚揷一死以累朕逆志堅定不可拔矣似此
萬無可姑容之罪情而朕尚未忍卽置之於
法仍令拘禁以待天下督撫大臣公奏到日
再行酌定不料旬日之間二人相繼俱伏冥

誅實奇事也比時朕垂涕諭在朝大臣曰朕
原欲爲十全之令主以報答我
君父之恩今有二人之事便黽勉十分之善亦減
父子前因夙劫之寃孽耶總之此等立心與國家
去其半矣此朕所遭之不幸豈非朕
君父爲仇之人暗結死黨潛蓄奸謀不將國
家至於擾亂傾危其心不肯止息朕既洞燭
其逆情若不先期防範及彼謀成事就而後
應之則朕之力不能勝彼時身死無名爲天
下後世笑不但負
皇考付託之重而
宗社之安危正不可必天下生靈皆遭塗炭之厄
矣幸朕每事洞燭幾先伊等之伎倆全無所
施惟力造作惡言以爲煽惑報復之計由今
日之事觀之雖渠魁數人被誅而其同黨脅
從至微至賤之人仍復懷藏逆志傳布大逆

之語以此情形觀之然則朕之留心防範早
爲經理者豈非
上天
皇考默啟其心使
宗社蒼生享太平之福耶從來仇敵之人造爲謗
議以洩其忿者往往有之朕從前未忍將逆
黨悉行正法而充發邊遠時亦料此輩奸邪
匪類必有怨望之詞想亦無人聽信但不料
其汚衊詆毀怪誕奇特至於此極亦竝不料
有曾靜張熙輩遂信以爲實而便生背叛之
心也所幸薄海內外億人兆人受
皇考聖祖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不爲匪
類流言搖惑於萬一者豈人力之所能哉則
皇考之留遺於朕者豈止天高地厚而已哉今日
不但雪朕不白之寃
皇考乂安而

宗社蒼生之功德愈加彰著矣揮淚書此再示臣民天下亦可以知朕之心矣

諸王大臣等再疏請誅曾靜題本

和碩怡親王等

題爲滔天之罪惡難寬卒土之同仇甚切懇祈

乾斷明正典刑以昭

國憲以快人心事臣等伏讀

上諭寬宥曾靜仰見我

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惡獸毒蛇魑魅魍魎不忍以雷霆殲滅欲使之革面回心自堯舜禹湯以至於今未聞此寬大之典也但臣等伏思我

列祖聖聖相承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豐功駿烈炳耀日星

厚澤深仁浹洽宇宙

皇上嗣統建極　大孝大德至聖至誠宵旰勤民仁育義正躬行節儉俾藏富閭閻廣沛恩膏以普寧黎庶蠲賑動盈億萬教養溥徧遐荒數年以來年歲豐登民氣和樂嘉祥駢集風俗阜成舉凡含齒戴髮之儔靡不沐浴

皇風歌詠

帝德山陬海澨僻壤窮鄉咸順則懷　恩心悅誠服乃有曾靜者性與人殊譸張爲幻蠱惑於逆賊呂留良之反書悖論復道聽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奸徒匪類散布誣捏毫無影響之流言輒敢編集蜚語繕寫謗書令其徒張熙從湖南遠至陝西赴總督岳鍾琪衙門投遞雖不能爲反叛之事實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惡貫滿盈神明驅遣令其自行敗露身服典刑以消異類之

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經年以來中外臣民聞其嘆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寢其皮今
皇上沛如天之仁憫其始由誤聽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寬宥 臣等伏讀 聖諭以改過望天下之人過大而能改勝於過小而不改若實能改過則無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誠尚邀赦寬之典大哉 皇言寬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靜梟獍性成陰謀不軌誣謗悖逆罪惡彌天查律例開載十惡凡謀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靜之罪在十惡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張熙與曾靜共謀不軌赴陝投遞逆書思欲搆亂亦所難寬仰祈
皇上俯允 臣等所請
勅下法司將曾靜張

熙按律處決碎屍懸首查其親屬逆黨盡與殲除以明朝廷之憲章慰臣民之公憤臣等無任懇篤激切之至爲此謹題請

旨奉

旨寬宥曾靜等一案乃諸王大臣官員等所不可贊一詞者天下後世或以爲是或以爲非皆朕身任之於臣工無與也但朕亦再四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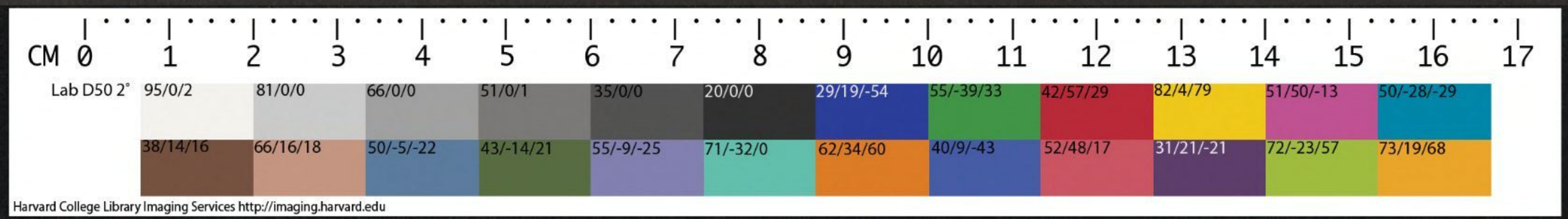
愼所降諭旨俱已明晰諸王大臣官員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撫提鎭有因朕寬宥曾靜等復行奏請者著通政司將本發還

T4617/3243
4661.82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8 1958

4



上諭我朝肇造區夏
天錫人歸
列聖相承中外從乂逮我
聖祖仁皇帝繼天立極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
德教超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悅
誠服雖深山窮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氣
之倫亦莫不尊親者詎意逆賊呂留良者悍
戾兇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追思舊國憤懣詆譏夫儀賓之後裔於戚屬至爲疎賤何足比數且生於明之末季當流寇陷北京時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爲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榮鄉里是呂留良於明毫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乃於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爲大言

棄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宏詞薦則詭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薦則薙髮爲僧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爲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爲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利而遂敢於

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罵詛以毫無影響之事憑空揑造所著詩文以及日記等類或鐫板流傳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繙閱之餘不勝惶駭震悼蓋其悖逆狂噬之詞非惟不可枚舉抑且凡爲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之於口不忍述之於紙筆者也今姑就其中數條略爲宣示內外諸臣庶天下後世共知其譸張感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戾自生民以來亂臣賊子罪惡滔天姦詐兇頑匪類盜名理學大儒者未有如呂留良之可恨人也其文集有云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亘古所未經又其行狀云有故人死於西湖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又云將以小莊爲桃花源爲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人又云遂削髮爲僧苟延性命又辭山林隱逸之薦答友人書

云有人行於途賣餳者唱曰破帽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網子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髮換糖乃惶遽無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薙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又示諸子戒慶生辰云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其僇嚴於鈇鉞又何慶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爲慶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也又曰記內詩句云若論五百年間事紫色毫聲總正傳又云麻刺吉出城送者塡塞飢渴易爲飲食如此觀我民狼狽不知所歸可憐可痛也又云李雯華亭人甲申後入北幕與史道鄰書及下江南詔皆其筆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階平禮樂興而干戈息之句人傳唫之又云沈天彝爲其妹求旌貞節且云其尊

公棄車先生遺命不請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識高其命正當尊也棄車先生遭變後十餘年閉門不見賓客顛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盡髡之醒爲號痛而已所著述將及棟矣又祭友人云斯文將喪逆天者亡顧我逆天死反得後等語此卽其梗化不臣明目張膽指我朝爲閏統托吠堯以自文者皆此類



也夫呂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且身列膠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視如仇敵而毫無顧忌曾蜂蟻之不若乎又文集有云人心惡薄日甚卽殺運所開聊避睹聞竊恐不免又曰記云吳三桂乞撤之語甚有憤懣不平之氣三桂老不足慮其下恐未必安又云滇中於甲寅元日寅時卽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時正彼中日食云又云董允瑥出其新作

乃平平涼頗也予不看曰先須改題目去首字改頗作歎又云聞吳三桂死有吳國貴者立清遣人往講割雲貴罷兵又云聞閩亂爲范承謨激成承謨亦死於閩又其行狀內云夙興夜寐終日乾乾等語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乎日之謂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於與逆藩吳三桂連書之處亦曰清曰往講若本朝於逆藩爲鄰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吳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賊奴人得而誅之呂留良於其稱兵犯順則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於本朝疆宇之恢復則悵然若失轉形於嗟歎於忠臣之殉難則汙其過失且聞其死而快意不顧綱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

寇爲心不顧生民之塗炭惟以兵連禍結爲幸何呂留良處心積慮殘忍兇暴之至此極也且乾乾夕惕易經傳註皆以爲人君之事而其子孫公然以加呂留良之身不更肆且妄乎又云永曆帝被執時滿漢皆傾心東宮勒馬前行以鞭梢東指則東邊滿漢兵皆跪西指則西跪弒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內凡關壯繆廟皆被雷擊等語查僞永



曆朱由榔本竊立於流寇之中在雲貴廣西等處其衆自相攻剽刼奪貽禍民生後兵敗逃竄緬甸順治十八年定西將軍愛星阿等領兵追至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朱由榔否則軍臨城下後悔無及大軍隨至城下緬人震懼遂執朱由榔獻軍前殺僞侯王維恭等一百餘人於是全獲朱由榔眷屬以歸此僞永曆之實蹟乃中外之人所共知者

朱由榔窮蹙無歸爲我朝滿漢大兵所共擒
獲豈有擒獲寇賊之人轉於伊馬前行跪之
理乎其時之漢人兵丁亦恥而不爲之事況
於滿人乎此等瞽說荒唐鄙謬無中生有不
知何自而來也至云關壯繆廟皆被雷擊尤
爲荒誕之甚朱由榔之死實係
上天誅殛而人力豈能强爲耶
關聖帝君與
雷神皆爲奉
天司令之正神何以有凡關廟皆被雷擊之事於
理亦甚爲不順且本朝用兵以來事事皆仰
荷
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護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汞
興也士卒不過千人賊以重兵相攻勢甚危
急蒙
眞武之神顯化神兵布滿巖谷狂寇寒心褫魄

衆遂潰逃而散此有

御製碑文詳紀其事者其克復雲南城也則有金馬飛騰之兆而逆寇即日蕩平此皆見之志乘萬目共覩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過舉一二事而言其他不可枚舉呂留良獨不聞之乎總之逆賊呂留良於本朝應有徵應之事蹟則槩爲隱匿而不書而專以造作妖誣欲快其私憤伊之妄誕伎倆能逆天乎又



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爲羲皇以來所僅見等語夫明末之時朝廷失政貪虐公行橫征暴斂民不聊生至於流寇肆毒疆場日蹙每歲糜餉數百萬悉皆出於民力乃斯民極窮之時也我朝掃靖寇氛與民休養於是明代之窮民咸有更生之慶呂留良豈毫無耳目乃喪心昧理顚倒其說轉言今日之民窮乎況逮我

聖祖皇帝愛育黎元海內殷庶黃童白叟不見兵革蠲租減賦之政史不勝書民何由而窮至爲羲皇以來僅見之窮乎試問之呂留良如我

聖祖皇帝六十餘年久道化成休養生息物阜民安內外昇平兆民樂業卽自羲皇以來史冊所紀屈指而數蒙

上天之眷佑可以比並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來未有之窮不太甚乎卽如呂留良懷不逞之心動云萬金結客而其刋刻我朝時文貨賣謀利富仍不貲觀其日記所載米鹽瑣碎算及糞壤營營求財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謂之窮乎又日記內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風三日其色大紅著人面皆紅又云石門鎮堰橋水忽立二丈許舟中蘆席有飛至南高橋復還原舟者又云有大星如椀

後有細星隨之如彗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燿然大電隨發震雷甚響而長不知明年作何運數耳又云初五日午後日光磨盪有黑日如鬬狀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動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動甚又云河南郟縣有鳳至百鳥朝會數日有二赤鳥長丈許以身蔽鳳鳳身五色陸離鳴如簫韶邑人怪之驅牛厭勝牛俱股粟不前路上死鳥甚衆又有死金色鯉狼籍地上時予作鳳硯銘云德未嘗衰爾或不來善以道鳴必聖人生而忽聞此又一異也等語凡此毫無影響妄揑怪誕之記載甚多總由其逆意中幸災樂禍但以揑造妄幻惑人觀聽爲事其荒誕不經皆不顧也夫災異亦古所時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進德未有事不實而可以爲鑑者也若如

呂留良之記載一一皆虛天地間未有之事何以示儆於將來假使傳諸後世以揑影捕風之語或信爲實有之事必以從前太平盛世尙有如此非常奇怪災異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變必輕忽爲無關於治亂而漫不經心其所以啓後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勝數矣又日記云康熙甚吝吳中顧雲珵者寫眞甚精供奉內廷許其遍遊公侯之門一日入朝倉遽用舊服康熙曰此要銀子也薦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寶二百兩及緞康熙收之臨行辭康熙止予二十四兩而已等語不但豈有此事而怪誕悖亂何至於此極也呂留良以此誣詆

聖德夫韓昭侯藏敝袴曰欲待有功者史冊相傳以爲美談今一寫眞之人卽

聖祖仁皇帝不輕加厚賜亦

聖主愼重賞賚之盛德耳而呂留良揑此浮言譏
爲吝惜財物乎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賑恤外
特恩蠲免錢糧不下數百萬萬此天下臣民所共
知豈吝主所能爲者呂留良獨無耳目乎忍
心害理可謂極矣且呂留良誼屬臣民而慢
稱康熙其悖逆無狀何太甚矣卽此數條猖
狂悖亂已極放言橫逆之罪況其他太甚之
詞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夫呂留良
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
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祗譏及於朕
躬而呂留良則上訐
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
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況曾靜謬執
中國夷狄之見胸中妄起疑團若不讀呂留
良之書不見呂留良之議論蜂起快心滿意

亦必有所顧忌而不敢見之文辭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誠有較曾靜更爲倍甚者也朕向來謂浙省風俗淒滴人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謗訕悖逆自伏其辜皆呂留良之遺害也甚至民間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內有海寧平湖闖城屠戮之謠比時驚疑相煽逃避流離者有之此皆呂留良一人爲之倡導於前是以舉鄉從風而靡也蓋浙江士人等習見呂留良之恣爲狂吠坐致盛名兼擁厚貲曾無纖芥之患得嬰其身是以轉相推服轉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甚至地方官吏怵其聲勢之囂凌黨徒之衆盛皆須加意周旋優禮矜式以沽重儒之譽如近日總督李衛爲大臣中公正剛直之人亦於到任之時循沿往例不得不爲之贈送祠堂匾額況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

濁亂世俗害已不可勝言矣數年以來朕因浙省人心風俗之害可憂者甚大早夜籌畫仁育義正備極化導整頓之苦心近始漸爲轉移日歸於正若使少爲悠忽不亟加整頓則呂留良之邪說誣民者必致充塞膠固於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經地義之大閑泯沒淪棄幾使人人爲無父無君之人矣呂留良之爲禍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



然逆賊惡貫時至令其姦詐陰險盡情敗露者也且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已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朱世之大儒豈有以無父無君爲其學者乎此其狎侮聖儒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眞名教中大罪慝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跡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經地義之匪類猶

且羣然以道學推之則斯文掃地矣卽呂留
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又曰顧我逆天
死反得後明知逆天之罪大而必欲悍然蹈
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來天地間乖戾悍
暴之氣何獨鍾於呂留良也朕卽位以來實
不知呂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惡貫滿盈
人神共憤天地不容致有曾靜上書總督岳
鍾琪之舉曲折發露以著呂留良之兇頑而
恩拔置鼎甲仕列清華其餘子孫多遊庠序乃不
卽燬板焚書以滅其跡且呂葆中既已身叨
仕籍而猶世惡相承並未洗心滌慮前此一
念和尚謀叛之案黨羽連及呂葆中其時逆
跡早已彰著蒙
聖祖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憂懼
以死就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遇如

此之驚危險禍且荷蒙

聖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自當感激悔悟共思

天道昭然不容少昧如有鬼神驅遣使逆賊之陰

謀徹底呈現於今日逆賊之遺毒不致漏網



掩覆前非以爲倖逃誅殛之計豈料冥頑悍

鷙習與性成仍復抱守遺編深藏笥篋此固

呂留良以逆亂爲其家傳故呂葆中等逆豎

昏愚罔知警惕而實乃

聖祖在天之靈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

少有一綫良心之人知此亦無不切齒而豎

髮不欲與之戴履天地此亦朕爲臣子者情

於天誅也前此曾靜逆書朕所以一一剖白

者緣朕即位以來深知外間逆黨甚衆自然

散布訛言惑亂人之心志其所詆惟朕之一

身者朕可以已意自爲判定歸結若如呂留

良之罪大惡極獲罪於

理之所必然茲特降諭旨將諸條畧爲宣示
其逆賊呂留良及其子孫嫡親弟兄子姪應
照何定律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
直省督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已見詳核定
議具奏
杭奕祿等將呂留良一案
上諭發與曾靜張熙劉之珩等看曾靜等供詞
二條

列聖相承功德然生
聖祖皇帝之朝賴
聖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來無干戈之擾無苛政之苦休養生息以樂
以利大是安業順化胸中原無此說無奈呂留良將此義
發得驚異且以爲說出於孔子彌天重犯雖不識呂留良
何如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淺陋無知胸中實別尋個義理
解脫不出因妄自揣量以爲士人讀書無事不當以孔子
爲法豈有當前一個這樣大的名義全不照管竟將孔子
一部春秋囫圇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團陷身大

曾靜供彌天重犯生於楚邊身未到過大都目未接見文
人見聞固陋胸次尤狹只有一點迂腐好古好義之心時
存於中而不可泯加以呂留良之文評盛行於世文章卑
子家多以伊所論之文爲程法所說之義爲定議而其所
譏詆本朝處又假託春秋之義以寄其說於孔子口中
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實彌天重犯心下雖不知本
朝得統來歷與

列聖遞承之績所以爲一部春秋縛束若曉得這兩個緣故　本朝名正言順大義亭亭關春秋所擴甚事與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爲彼說所拘局彌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齒痛恨於呂留良者爲伊生於明末之季身處江浙人文之區於本朝功績豈有不知以伊之聰明才性　本朝如此亭亭大義豈看不出既托身於儒林合該早將斯義表白於天下使天下讀書士子曉然知　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順尊之親之而勿致疑於孔子春秋之說此方是呂留良當身之正義如何反將此正大義理隱蔽不見宣發竟支吾旁引春秋之義以抵當　本朝既背經文之旨復乖當身之義且流說於士林遺累於　國家今日士子之從事舉業文字曉得他的說話者胸中未嘗不染其惡但所知有淺深是以受病有輕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呂留良之說爲非而復解脫得一部春秋之義與　本朝絲毫無礙者

逆而莫救直到今日想來當時之所以別尋個義理解脫不出者只爲心中不知　本朝　龍興之原與



實少盡人縱曉得　本朝功德之隆治業之盛遠駕漢唐而直接三代與聖人之生原無分於東西然終不能去呂留良之說而繫抱一部春秋義旨在言下不是說壞　本朝不是聖人定會誹謗孔子錯作春秋此彌天重犯前在長沙兩次親供解說此義到今日思來實是

胸所以假彌天重犯之口曲折闡發此義使天下萬世共尊共親無毫髮遺玷於我　朝之　聖德神功故必如彌天重犯經歷方曉得此義從前錯誤實由於無知而過信呂留良之說所致今得　聖諭開示復就伊荒唐鄙謬無中生有的說話思之并考呂留良的時地與其學問心術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錯實出於有意以詆誣也所以於　本朝一切實有徵應之事迹則槩爲隱匿而不書而專以揑造妄幻惑人觀聽爲事全不知食　本朝之土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之粟履　本朝之當報而竟無顧忌相視如仇敵今觀數十年

其說話全是以譎張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兇頑之習而復巧爲藏奸隱詐假托聖賢之說盜名理學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來亂臣賊子包藏禍心誘變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呂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然彌天重犯因過信呂留良逆說與誤聽謠言而身陷極惡大罪以來每清夜自思心雖無惡罪實難解卽令自家判斷亦尋出路不著況

聖天子一日萬幾焉能燭照心肝洞悉民隱知得無知誤聽本心無惡而欽恤之是以屢蒙

皇上如天之仁頒　旨寬宥自家心下覺得當身罪過重大恐難得其生路解脫也今蒙　皇恩雖然好生判呂留良罪案復取彌天重犯罪案比較此時在彌天重犯只有惶恐戰慄死生待　命之下而已又焉敢搖唇張口指他人所犯之大小訴自已罪惡之輕重特以冀舜在上無不達之民隱　聖諭所頒原得許直供陳奏而今日所供者又皆在　聖諭旨包涵徧覆之內是以



敢於冒死直供且以彌天重犯如此極惡重罪尚得容許自供自解可以知我

皇上宸衷虛明廣大直同天體不惟爲亘古首出之　聖君然卽此一事亦屬亘古未有之奇典彌天重犯當此盛會又何敢隱忍回曲而不直供其所以然因是思得呂留良之著說紀載是有心爲惡而假托於善以掩其惡彌天重犯之狂舉上書本不知是惡乃用意爲善而自陷於惡蓋呂留良生明末之季處江浙之省讀書學問何事不曉何義不講　本朝功德宜耳聞目見而身被熟矣豈若彌天重犯之生晚而居處窮僻心闇質魯不惟別事不知卽流賊李自成名姓亦不曉若使早似呂留良之有知不但不肯爲此狂悖之舉且久已將我　朝功德闡發見之於言論傳之於士林使天下共曉君親之義矣又何至有彌天重犯狂悖之舉蓋生　本朝而搜紀　本朝之功績闡明　本朝之道德仁義正學士分內事自古儒者所必先之舉呂留良何計不出此而反以譏詆爲事令蒙　聖諭開示

呂留良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會靜山野窮僻宴頑無知者比此誠 德同天地明並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論也且呂留良本心不欲

聖祖之聖而僞揑不聖之說以誣其 聖彌天重犯本心不知

皇上之聖忽聽不聖之說遂誤信以為果是不聖其實謗誣

聖祖罪固不容於死而議詆

皇上法又豈容獨生乎所不同者只為山野愚民不知 聖德高厚遂為奸黨布散流言惑亂民間聽聞豈若

聖祖皇帝在位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雖黃童白叟皆所深知況身列膠庠十餘年之呂留良乎

皇上

天視

聖祖渾忘已德今蒙 聖諭開示會靜祇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

上誣

聖祖皇考之盛德此又不惟 德同天地明並日月至公至明而并且流露我

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淵衷矣又彌天重犯之狂舉心中本無成見因聞呂留良逆說復聞謠言而彌天重犯附近之地又偶爾歉收且平昔並未曉得我

皇上聖德萬分之一此時覺得當身道義既催目前時勢又迫儼若有個鬼神在此驅逐之使動容人安息不得所以不計利害不審成敗妄萌此狂悖逆亂之舉若呂留良則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聞有德而若不聞其德觀其立說多幸災樂禍之心毫無憂民愛 國之念是呂留良之詆誣獨出已意而彌天重犯之狂悖全憑人使今蒙 聖諭開示曾靜之訕謗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此誠 德同天地明並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論也至若中外之分 彌天重犯雖曾聞其說其實亦心知其不然苦奈學淺無知見聞未廣思想義理不出分解不來無可如何且一面反覆細觀呂留良議論直指此為今日第一大義讀書人所必守豈知 本朝得統之正列聖救濟之功皆千古所罕見與春秋之所攘管仲之所攘義例不惟

不同且以今較古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今蒙　聖諭開示曾靜膠執中國夷狄之見胷中妄起疑團若不讀呂留良之書不見呂留良之議論蜂起快心滿意亦必有所顧忌而不敢見之文辭此誠洞見肺肝民情絲毫不能隱處凡此　乾斷固非具大舜之智不能此抑非裕帝堯之仁不能　聖神並至焉得不令聞者拍案驚倒以爲千古聖明之君所不到　欽恤如是　仁智交融彌天重犯到此生固有榮死亦何恨況昨又蒙　恩降　旨九分不殺是既感　明睿之德照燭隱情復荷　高厚之恩寬宥重典恭逢這樣　神聖天子在上竟無說可以頌揚比擬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親之愛之如父母而已更有甚話說得

太祖高皇帝神武奮興肇基東北　劉之珩車鼎豐車鼎賁譙中翼孫用克即孫學顏陳立安曹珏廖易即景叔張孝先張勘即實安張新華張照張熙同供伏惟　本朝聖聖相承積厚流光

太宗文皇帝舉義師以除寇亂爲亡明雪恥救生靈於水火天下筐篚爭迎同登衽席

世祖章皇帝應天順人入登大寶大一統之盛雖殷周有未及者迨我

聖祖仁皇帝繼統承乾化神德盛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乃不意浙省有呂留良者恃彼小才欺世盜名假評選以馳聲藉刊刻而射利適值　昭代右文之隆會得以風行宇內一時傳習舉業者悉爲其所惑遂多奉爲八股之金科講章之宗匠之珩等庸陋迂愚素未諳其爲人底裏但見其現行選刻本頭論文說書筆尖舌快因隨衆而推服者有之今得見留良抄藏殘稿種種悖謬率皆大逆不道之語甚至輕肆詆譏上及

聖祖誠有臣子所不敢入於目不忍述諸口者乃始驚其平日兇悍性成乖戾無比逞臆妄言私心梗化正是亂臣賊子之尤罪大惡極爲　王法所斷不容夫以留良身爲　聖代之諸生謬附前朝之餘燼賤土食毛者業經數十年直視如蔑有顧以絕無影響之事毫無顧忌之談公然形諸筆

墨觀其言殆桀犬以自居究其實曾蠭蟻之不若一何其悖逆之至於斯極也且其身後長子葆中即成進士綴清班其餘子孫亦復多列膠序則由今日而論　國家之恩澤涵濡煦育於呂氏者甚深且厚而回思留良之狂肆背負愈覺可恨而其罪益彰明較著歷劫難逃矣此在忠臣義士固欲請上方以正顯戮而庸夫孺子稍有一綫之良者亦莫不痛恨而髮指即彼詩文中亦嘗自謂逆天宜乎其享年不永而旋已早伏冥誅也竊思留良既死凡秘笥所留其子若孫即當速爲燬棄而乃應燬不燬片紙隻字卒致莫能遁匿者豈非

上天之篤愛
聖祖而又欲有以顯佑我
皇上之純孝所以默使之敗露而表暴其罪狀哉從此宇內士民幸得悟其背倫逆天以其曉然於邪正之判如大寐之忽醒焉昭昭天理蓋非狂悖者之所能久誣恢恢天網亦非叛逆者之所能終漏也之珣等共沐　皇仁粗知大義覩

此姦回不勝不共戴天之憤謹供

上諭浙江逆賊呂留良兇頑梗化肆爲誣謗極
盡悖逆廼其逆徒嚴鴻逵者狂暴狠戾氣類
相通意見脗合實爲呂留良之羽翼推尊誦
法備述其遺言緒論又從而恢張揚厲以附
益之其詞有較呂留良爲尤甚者夫呂留良
以本朝之諸生追附前明儀賓之末裔無端
反噬憤懣猖狂已屬從古亂臣賊子中所罕
見至若嚴鴻逵則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自其

祖父已爲本朝之編氓踐土食毛戴高履厚嚴鴻逵之於明代豈有故君舊國之思而於我朝實被遂生樂育之澤何所庸其感忿何所庸其追憶而亦敢效顰狂吠乎茲擇其悖逆之語彰明較著者一併宣示庶使中外臣民知嚴鴻逵背理逆天無父無君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日記有云索倫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出火近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旨云此等異事古來甚多況在口外何足爲奇又云徐姓在燕有僕婦發狂一夕見貴者三人坐堂上忽報朱三太子來三人下階迎之見一人渾身血痕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固索乃允約以某日發水始去醒而言之後幾日熱河水大發淹死滿洲人二萬餘計其日則此婦所夢之日也又云江督邵穆布將

死如有所見口呼惕齋先生與我無預者月餘而死蓋當時此事發於此人有人在彼署中見其死時如此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時見衆星搖動星星如欲墮狀又或飛或走羣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變一欽天監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吳越應在數年內吳越有兵起於市井之中其色白應主國喪在本年內其後說已驗又云予所

戴六合一統帽以擬四方平定巾今土人倣傚漸多因閱日知錄乃知先朝已有是名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又云燕中人家門首悉土硃畫圈方圓點叉不一或圈中有字又云徐孝先終身衣直領戴孝頭巾言與先皇帝戴孝又云近日有雄雞生卵雌化爲雄又有犬產蛇鱉胎生又云練市有沈開生名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又云河南有

蝦蟆食人之異奇哉凡此荒唐叛逆之語自
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內所記載者已
不勝枚舉其中惟索倫地方擁石出火實有
之事此蓋彼地氣脈使然前此已經屢見現
今有相同九山爲證本地相傳皆言自土中
擁出者歷年已久無從考索是以其地名九
烈焰者此
整與新出之石凡十餘矣其傍遠近山頂亦有

聖祖皇帝深知之事是以有從前甚多之
諭旨而嚴鴻達以此爲譏訕乎至熱河水發一事
曰外重山疊嶂五六月間大雨時行凡澗溪
悉成巨浸行旅時爲阻滯然雨止則一二時
即退熱河山廻巒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
稍大衆山之水皆從此出是以往往有衝決
堤岸之事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連晝夜
其時附近行宮一帶地處高阜惟隔岸山根

之下爲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實所習見不以爲異而扈從之官兵亦皆知雨止水即減退皆安重不遷惟寄居之匠人等以生平所未見驚惶迷惑或有愚人編木爲筏謂可以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觸石而解以致沉溺者數人又

聖祖仁皇帝御用水井在隔河山麓有守水官兵凛遵法度水至不敢移徙跬步亦至沉溺二三人是時朕以輪班恭請

聖安隨從官員二三百人駐劄即在水發之地因約束嚴整無一妄動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無恙無一人被水者乃嚴鴻逵謂淹死滿人二萬餘何其妄誕至於此極江浙等處時有山水驟發及起蛟之事動輒衝沒村落數百家嚴鴻逵豈不聞之乎何獨以熱河水發爲異也且熱河之地五方貿易之人畢集而傭

工力作者多係山東山西之民而嚴鴻逵謂
獨淹死滿洲有此理乎乃託之夢幻造爲朱
三太子索黑水等語不知嚴鴻逵是何肺腸
也夫從來訕罵誹怨之詞多言桀犬吠堯吠
非其主以自卸其罪然以嚴鴻逵生今之世
爲今之民明代淪亡已久而我朝定鼎經百
年有餘按之天時稽之人事則明之太祖與
崇禎帝以及僞朱三太子非嚴鴻逵之主也
明矣若之何託心於遙遙不相關涉之非其
主而轉吠及於神堯之主乎且臆造訛言好
亂樂禍於昇平寧謐之時作干戈擾攘之望
以

聖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誣衊以今日之民安物
阜而朝夕咒詛種種喪心病狂皆拾呂留良
之唾餘而尤加幻妄豈非兇虐性成萬死有
餘之逆賊乎且伊既私自著述造爲妖罔而

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以揜其奸頑浙俗浮薄之士簧鼓其虛譽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薦舉及伊者伊乃自鳴得意抗慢詭激其日記有云傳之得炳儀字仍囑勸駕有堯舜在上獨上不可徒事高隱之語予笑謂堯舜在上獨不可下放巢由耶又云總憲又有面奏語囑易齋令惟懷馳信勸駕勢不得辭云云然予意自定當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既已若此乃日記又云有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靜永興縣人在彼中講學學者稱蒲潭先生從前因讀講義始棄諸生又云敬卿欲往江寧作致雙亭字又寄冬之字夫以朕特旨詔修明史旁求山林隱逸之士而廷臣薦舉及伊則妄附巢由之洗耳至欲以死力拒視朝廷如兒戲等徵召於弁髦而於逆賊曾靜等叛亂悖惡之徒尺書馳問一介相

通則數千里之外呼吸相應親如同氣輾轉游揚招納黨類天地間顯圖不軌恣意橫行擾亂綱常震世駭俗未有亮狡至於此極者也似此悖逆叛亂之人煽惑民心貽禍後世王法所不容神人所共嫉且獲罪於

聖祖皇帝與呂留良黨惡共濟其罪不容於死嚴鴻逵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上諭曾靜悖亂兇頑講張爲幻從來狡惡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與人殊不可化誨乃今悔悟從前爲邪說流言所蠱惑痛心稽首歷歷吐供自稱向爲禽獸今轉人胎等語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亦無物不可化誨聖人有言信及豚魚今以曾靜豚魚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歸仁說一篇奏云此身若在願現身說法化導愚頑倘不能生

則留此一篇或使兇惡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可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將曾靜歸仁說附於各供詞之後非以其稱功頌德諂諛而存之也

曾靜歸仁說

聖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無常地亦無常格而其德業光輝之周於上下四方心思運量之通於四海萬世也乃一皆超於前古而竝非數百年數千年之所嘗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異竊以爲非獨常人即世俗所震聰明絕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壓服衆論逞其著述且可流及遠境而不足以知聖人之德業光輝心思運量之迥出前古則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蓋天之生聖人也其積氣也極厚故其備德也極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積之之久蘊蓄至數百年而始生一聖人又數千年而始生一大聖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必祖宗功德積之之久至數十年又至數百年而始生聖子聖孫並爲大聖之子大聖之孫此則又聖祖聖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觀亦世所不常有者也譬之禾耕種之土生氣鬱積既久而一加耕種收必數倍嘉穀豈擇地而生天地於嘉穀亦豈擇地而使之生者而迥異他植夫麒麟鳳凰不必盡出中土奇珍大貝何嘗不產海濱同在此天此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則中國之生聖人固已氣竭力倦而循環以出於遠地也抑何疑哉況道之在天下無窮盡無方體今日與明日不同此地與彼地各別本極活脫變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執持捉摸所貴乎讀書知道者因時制宜隨地取中即其活變之妙以竭吾權度裁制之精取吾與古人之同處勘出異復使吾所處之異者歸乎同而後與古人經明理以定義之大用斯無窮立經垂訓之旨合而後人

矣然而斯義也昔日扣盤捫籥以瞽語瞽桃源醉鄉由妄踵妄若不經風霆鼓動大冶鎔鑄亦無由轉頭開盲撥雲霧而覩天瞻日蓋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覺也抑厚幸矣恭惟我　朝當明末之亂明位之移由東土而來掃除寇亂撫臨諸夏一統無外至德深仁淪洽四海鴻功駿烈焜耀兩儀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聖人之生與天地之生聖人往往非常談以東土爲非中華文明之會並不知

## 列祖相承

之德皆爲聖人於是妄引春秋之義與孔子所許管仲之仁諸說以比例自矢甚有惑於近世呂留良之逆說悖論忘其當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譏詆誣謗私形於論說文詞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義而不知實反拂乎生人之大義謂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當然之常道既昏迷錯亂枉誤乎當身復陷身悖逆以取罪於當時而貽譏於後世此曾經身歷者不得不爲天下之有志於學而不知變易之道徒爲呂說所陷溺者變色告之也夫天地間二氣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廣且變動不拘循環無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狹五服之地荊楚吳越已算要荒蠻服其餘粵閩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貢賦所通尚未屬於中國然計世運之升降必以治統爲轉移而稽治統之轉移又必以道統爲依歸唐虞三代之盛永帝治者首推大舜頌至德者終惟文王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是唐虞三代時之聖人已有不盡生於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餘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運始旋其道雖仍不行於上而實明於下然開其統者始於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於紫陽朱子周子生於湖南永州而遷於江西朱子生於江南徽州而學於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是兩廣之界江南即吳江而徽州實於東閩相接江西則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屬八閩之區由是觀之則知聖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擯吳楚爲夷狄者因時審地按其事蹟與今日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蓋風氣之開由漸而著

自有天地以來文運到周爲極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篤生之聖制作禮樂又監古爲極精故一時明備燦然聲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後代漢唐所能及實非前代唐虞所得並所以聖人贊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春秋之書雖因平王東遷以後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當時魯衛齊晉諸國去文武之世未遠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藹然是成周之舊而吳楚山戎以侏儒不通詩書不知禮義之習逞其僭王猾夏之惡冒於中華文明之治此聖人所以深惡而擯斥之其實聖人之心卽天心因其當絕者而絕之初未嘗有意以吳楚爲外地亦未嘗立念以高置諸夏而重內輕外也使諸夏而不謹其常度則其貶而抑之也又甚於吳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是春秋之書分華夷者在禮義之有無不在地之遠近其心實至公至平原視乎人之自處何如耳況今日則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來治統道統之合一而從天定者自暴秦變亂以後雖歷漢唐宋之盛猶不免架閣漏空無當於聖人之萬一而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廢弛內則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外則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貪汚橫征暴斂所在皆然荒淫驕奢世家大族習爲高致加以文德盡廢遠人不服各處蒙古外藩皆爲勁敵邊警時聞應接不暇元氣盡喪卽極之前後五代之衰亦不過是卒之流賊四起慘殺屠掠毒逾湯火凡賊所經過府郡州縣以及市井村落類皆片瓦不保目慘心傷自有生民以來其離亂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論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比例何其悖謬之甚乎況

本朝

太祖創業東海以德行仁本無取明天下之心至

太宗皇帝政舉教修仁聲仁聞四訖海內當是時曾勒兵入關徇地直至山東臨清周視京城縱獵南苑以期爲明解讐釋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問由是振旅東歸明不能以一矢加遺當時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賊陷京城愍帝身殉國難明祚已絕明位已移請除寇亂而後興師命將乎卽此一舉較之武王大會孟津觀政於

商以冀紂惡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裏無憾況入關一戰而勝李自成二十萬之衆如摧枯拉朽望風逃竄席捲長驅廓清海宇救億萬生靈於水火之中當時天下之衆之依我　朝也如出深淵如覩父母由是

世祖章皇帝發政施仁撫臨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恥復讐蓄結莫報且大者爲我億萬生靈拔死育生

大德深恩直與天地同流由此觀之在昔湯武爲夏商諸侯雖以仁興而君臣一倫猶不能脫然無憾所以當時成湯不免有慚德武庚不免以殷畔豈若我　朝之有天下也得於流賊李自成之手視商周之得統更名正而言順明臣漢人當時皆樂爲効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吳楚以夷狄之心肆夷狄之行蔑視諸夏禮樂文明之治而來僭亂之我　朝以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不忍中國之生靈塗炭而來撫綏之一是爲亂於至治之世一是敷治於極亂之時所謂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者此也使聖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於我　朝者當如何深切著明

聖人愈遠愈大瀰久彌光四海昇平萬國咸寧此豈人力之所能與可知矣蓋聖人與天合德天大無外聖人之心亦無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以爲聖人所以聖人判事至虛至平胸無一毫成見定義原視天視民以定義而天之於民實無常親惟德是親今我　朝不折一矢不傷一衆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致不待年而成　帝業到今幅員之廣與天同大享年之永

皇天之眷顧者深所以至是聖人又何事違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間哉故謂春秋大旨在謹華夷之辨則可若槩引春秋之例以抵當我　朝之盛則罔誣聖人作經之旨爲大不可謂聖人許管仲之仁其功在於攘吳楚則可若妄以吳楚例今日則是非顛倒害道害義爲大不可是春秋不惟無碍於我　朝而我　朝竟深有契於聖人之心大有光於春秋之義旨也審矣蓋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神武蓋世開創帝基

太宗文皇帝弘繼體之業統一諸國
世祖章皇帝建極綏猷撫臨中外久道化成淪肌浹髓更爲超越
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徧及薄海內外
前古業隆萬世可見
皇天篤愛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卽極之虞夏商周天運初開太和極
隆之會亦罕有此
聖聖相承綿綿無間之盛況我
當今皇帝尤聖神文武時中變化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
而不遺恢弘前烈更有光於
聖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顯爍於兩間者已極禮明樂備之
盛而其驗亦已至於海晏河清特以 至德淵微聖學
高深山陬海澨之間間有不能與聞其大者實因 初潛
藩邸韜光養晦無求無欲研經味道以盡已性分之固有職
分之當爲未嘗稍露一聲光於人間所以 龍德中正不
惟非天下所得知並非在廷諸臣所能識惟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本父子之親以 聖知聖早知人品貴重蘊
蓄美富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然亦以是存之於心而不
肯揚之於衆直至
聖躬不豫而大漸委以
南郊大禮衆方知我
皇上至德天全聖學性安久爲
聖祖皇帝所深契而於此尤可以見
聖祖皇帝之揆道精義傳子卽以傳賢并二帝兼三王而適於中者邁
百王而首出矣所以當我
皇上御極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測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
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謀散布流言於外以致 盛德至
善不能驟得徧聞於窮鄉遠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豈知
我
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己至敬而造德之純熟學問
之淵深歷練之縝密處事之精詳則又一理渾然泛應曲當
舉凡施之於政刑見之於德禮者旣無一處不知之極其精
復無一事不處之極其當神明盡智化裁盡變推行盡通深

仁大德際天蟠地究其歸皆因物付物初未嘗稍存一毫成見於未事之先是以身雖至勞至苦無一時一刻不以愛養天下蒼生爲事凡可以利濟斯民者思無不到到無不行行無不實自朝至暮一日萬幾目不停視手不停批不遑寧處而心實至安至逸常如明鑑如止水萬物之過其前者妍媸自然畢露而不容掩今試於蕩蕩難名中而以管窺所及者略舉其萬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義本於天經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後後世人主皆以國家行政出治生殺予奪權由已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違也我

皇上念念從民設想處處體天定趨凡天所好者體天之心好之天所惡者體天之心惡之天所欲行欲止者體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體天之心以養民知食爲民天農乃食本務使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每歲躬耕耤田以重農事而老農之勤樸無過者令各州縣歲舉一人榮給品秩以示鼓勵而先嗇神農亦開千古未開之典設壇崇祀以報其功偶聞一處旱澇即憫念憂

天心卒至禱雨雨通祈晴晴應猶不以此爲足蠲租減賦之典無年不頒賑災救患之澤無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餘萬兩皆沛恩永免　深仁厚澤與天罔極不朽採運積貯禁屠崇儉以預防其不足與夫疏濬河流開導積淤相地開墾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濟民食者可謂無處不到無法不備矣推其極撫綏盡六合之廣雖窮幽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衆不惜厚賜使之衣食有賴雲貴等省邊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魚肉革其科派老有沿鄉給發之養孤貧有動用錢糧務令得沾實惠之　諭存恤憫念痌瘝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乞人之微賤以期盡夫子惠元元包涵並育大小高低遐邇一體之本量而後快也體天之心以愛民則察吏不得不極其明懲貪不得不用其法謂貪贓犯法之官蠹國殃民罪大惡極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殺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沒其家資以備公事賞賚之用蓋所以昭國法而懲貪汚

並使後來居官者知婪贓之物不能入已無益有害自不肯復蹈故轍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資塡補虧空之數因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罰惡之內隱寓寬仁之意原非過刻也至于人之心術隱微之中疑似之間最爲難測　睿照則辨析精微而公中有公尤如絲過扣毫髮清楚然猶不以此自用必廣行採訪以收好問好察之益而爲執兩用中之資抑兼欲得人擢用爲生民思久安長治之計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圖安務求適中得當立千百年不壞之良謨以期移風易俗潛移默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愛民者又何無已也體天之心以欽恤民命謂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雖一定心本寬仁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所以斟酌權衡廣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而用刑者不過欲　國法申行刑期無刑耳故每有改定條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無知陷罪不教而殺時深惻隱之念承審官司濫刑有夾訊之戒秋審應決具奏有三覆之諭稍有一線可生因事原情寧過乎仁毋過乎義不惜反覆

聖祖皇帝貶而絕之乃不知仰體

皇上本大公無我之心揆道執中以事關　國社生民之重不惜數其罪以大義滅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堯世必有可容者而後堯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後舜去之堯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

批閱至再至三每年沛幾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實皆準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寬而得中非廢法也然亦間有應嚴者則又用嚴以順適夫至正至平之則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樹黨貪圖不軌已經

聖祖皇帝當年之義即

皇上今日之義即

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終不悛按其罪過實同周之管蔡我

聖祖皇帝當年之仁

皇上今日之仁即

天語煌煌反覆剖析此理已到至處盡處而心事亦直與日月並明于千古矣蓋虛明應物之天本無一毫成見已意稍雜于其

中所以用寬用嚴無往而非道之至當不易有如此也體天之心以爲民取士則于三年科舉之外有舉賢良方正之
恩詔有令各省州縣延訪孝友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每歲各舉一人之
諭有遴拔貢生不拘考試名次務取經明行修者之
諭有令滿漢內外文武諸臣將有猷有爲有守者各舉一人之
事以上在外知縣以上各舉所知或舉貢生員或山林隱逸送部引見之
諭而于各省州縣文明極盛之學又有升改增額錄取之
諭鄉試中式名數亦隨著加增廣求博訪惟日孜孜冀獲賢才以爲蒞政臨民之選而猶憂人才難得務在矜全器使幽隱必錄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闈之
旨憫念士子之貧寒有志者嗣後不爲遠險所隔皆得以遂其觀光之願焉體天之心以爲民尊師重道則
至聖先師追封五代敬聖人如君親易諱爲邱重臨雍之大典改幸爲詣而誕降之期齋戒飛禁屠著爲定例且旌表節義崇



建祠宇獎勸善行虛公核實軍民一體直及於匹夫匹婦之貧且賤焉風聲之樹更何遠也體天之心以爲民優禮大臣則賜坐賜茶體恤羣臣有賞有賚上下雖分君臣一體極至飲食之輕微情至亦所必賜器用服物之小者雖遠亦所常須君臣之際相期以誠臣下隱微無不洞燭訓誡開導隆恩同於天地之鈞陶萬物勝於父母之教育嬰孺至中至正總以吏治戒政物情民隱各得其所爲念體天之心以爲民存亡修廢則合天下爲一家視異代而無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後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從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體天之心以爲民勵精圖治則
天德之剛純乎一敬乾乾終日法天行健無時不極其精無處不盡其詳廣覽博訪隨機應變無一不中節合宜神聚到至處心細到極處即至羣臣奏章偶有一義未安一字錯落幾經廷臣歷閱不到者一經
睿照必爲摘出反覆詰誡不以爲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擴然大公物來順應非帝堯之欽明大舜之恭巳殆未易臻此篤恭之境矣體天之心以爲民垂

訓立教則　皇極之敷言尤長江大河渾渾灝灝盤折自
如愈析愈精實無一不行所無事與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
準誠以　宸衷虛明廣大昭融洞徹海涵天覆內外無間
渾乎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故發於文辭理實氣足巍
然經天緯地之作與二典三謨並垂不朽自古聖明之君見
之典謨載之史冊所傳詔誥其精思神力未有天縱之深厚
且極如是也極而至於體天之心爲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間
心融神契道統治統心法聖學一氣相承誠以
聖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開生民未開之大業深仁厚澤邁百王
而獨隆爲
皇天篤愛之肖子是
聖祖皇帝之心卽天心
聖祖皇帝之德卽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憲章多以
聖祖皇帝爲準然亦只學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時地異宜損益
殊方所當更定者則又未嘗不推
聖祖之心以承
天之心爲民而更定之其實繼志述事適與
聖祖無違也所以　大孝純篤無處不到當
聖祖皇帝賓天哀號慟慕盡禮盡制歷三年如一日繼以
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歷久彌深當　齋居永慕之中孝思
所及孝治所頒
徽號之議協萬世之人心
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會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
山陵而致敬瞻
廟寢以告虔無一時不思哀思敬無一事不盡制盡心此雖一時發於
至情由於至性爲所當爲不知其然而然本無意於民不求
鑒於天然天人一理家國相通此感而彼自應上行而下自
效實無往而非繼天立極爲民作則之大者豈但區區致我
仁孝誠敬之至於
聖祖而已哉凡此皆親被　德化之後身近　天日之光管見所
及百千萬分中之一耳至於　廣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
意想而不可以言盡者不惟今日淺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

皇上道德既早與二帝三王合轍而治效自當與虞夏商周並隆無疑也靜生長楚邊山野窮僻足跡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見一名人達士加以稍長失怙身處露孤形單影隻胸次極狹見聞極陋不惟

刻祖相承之聖德神功有所不知並我

朝得統之大者亦所未聞徒以迂固執方之見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從事舉業翻閱八股時文讀呂留良文評妄喜其議論之爽快而不察其氣象之粗暴貪其意見之間與已合而不知其發言立論之甚者實多與道義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刻刻之多爲有功而不知其實欲多刻以爲陰圖射利之計知其立言之高爲有德而不知其故爲高論以逞其欺世盜名之術山不知而錯好由錯好而誤信日甚一日不覺爲其說所浸淫者實深至近年以來兼讀其雜文殘詩甚有謂春秋華夷之分大



皇上聖德高遠初年洋溢未遍海內即早爲奸黨布散流言傳聞滿耳此時不覺狂悖盡心頓忘天地之大恍若當身道義之迫甚於水火乃敢定志偏尋域中冀得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以爲生民之依遂即其謠傳誣謗之詞大肆悖妄冒昧上書於陝西總督岳公直至事發之會執訊庭階猶堅持呂留良悖論在心以爲道理當然死何足惜且妄謂綱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讀書爲士者之所樂就而不避者也殊意承　問大人仰遵

諭旨早知窮陋無知爲謠言邪說所蠱惑乃將逐條所誣一一剖示及我

朝得統事蹟反覆詳告并宣

過於君臣之義而今日有人實若無人有世實若無世以此爲綱目凡例未發之蘊始聞未嘗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蓋以其意借口於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竊附於朱子之綱目故也因妄思君臣爲人倫之首本於天降由於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聞有父既失處而子能晏然獨安者讀書以明理爲大身忝士林所幹何事又焉敢重計一已之死生利害而委棄當身大義於不顧乎加以我

傳我

皇上文德之大勵精圖治孜孜為民憂勤不倦之苦心伏聽之下恍然自失如夢初醒本若可信而無疑然反覆細玩所宣揚處實無往而非三王之極詣二帝之盛德數千年夢想不到之境豈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會似又可疑而難信未幾蒙

恩特發　聖諭一章頒到長沙剖析宣示極盡詳明覺　大德粹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較前所聞於大人者蓄德蘊道深弘廣備玩味更無窮盡焉復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見風清景和文明燦爛民康物阜雍睦熙曄不覺心醉神移穆然遠思三代而曠懷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讀近年以來所頒示內外臣工　聖諭若干卷廣大淵深純粹至精蓋自殷盤周誥以後久矣未聞有此　盛德至善發揮透闢到此極處也由是回思我

皇上德量同天以螻蟻之微冒犯

蔽辜而我

皇上竟坦然於衷絲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釋囚被以廣廈給以豐食



疊賜厚衣暑懼其熱寒恤其凍沛幾多　殊恩厚澤於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外及至獄訊供則又刑措不用純以　至誠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於是實信　聖德光明渾全毫無瑕累遺漏前謠傳所聞不惟無其事無其影且不啻如天淵之懸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閱呂留良家藏日記諸篇其所以譏詆我　朝者皆是無端妄揑立意毀誣實非虛心講論道理見之言詞也乃知其立心既嶮為術復巧平日所說春秋諸義闢通於我　朝者不過借聖賢言語以為題目肆逞其無忌憚之私見耳況春秋正義與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晝夜之反哉靜思量到此如墜深淵覺天壤雖大無處可容搶地號呼痛悔何及自咎數十年讀書辛苦修身砥行無非欲敦倫篤義俾或出或處隨在有以盡已性分之常期無忝於名教以仰副　朝廷作養之意并得有以報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惡罪犯彌天生　聖人之世竟不得為　聖人順則之民何顏立於世何面見乎人此

種罪孽從何處造作從何處收贖填補以是不得不切齒忍恨於奸黨之造謗與逆說悖論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於是廻審當身之義前之所以孟浪上書者爲心中無知惑於流言悖論爲當世求君起見今我　朝既如此得統之正溯其　功德揆之道義駕過商周漢唐有不屑道而我

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備超越千古雖以孔孟之聖處春秋戰國之時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當道致之堯舜者亦只爲不忍生民之苦求明聖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現有堯舜之主在上實亘古未有之隆會生民無疆之福慶當其時者即草木無知猶被榮而向化況身帶血氣者乎所慮在靜者罪大惡極雖有自悔自咎之誠自怨自艾之行剖心瀝肝亦惟恐後時不足以補既往之闕而仰希　聖鑒於萬一斯爲可痛可悲耳豈尚有旁說剩義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悅誠服者正如赤子無知被人欺隱其父而尋父尋父未幾而適遇父遇父而相喜以從父雖緣幸出於意外夢想所不到實乃當身之正義與從前誤聽誤信冒昧偏尋域中



冀得聰明睿智能盡其性之

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備不惟居中定治處一統無外之下者所當服即　聖人以爲生民主之心名違而實相合原出一轍特先逃而後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經地義本不容泯而

龍潛東海未飛未躍聞其聲教亦所當歸當服不惟今日　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發夫豈有所爲而爲之哉蓋以我

皇上之寬仁不殺實非廢法按罪實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堯舜則刑重典亦所當悅當服蓋生死事輕道義事重若審之於義有所不可靜雖極愚不肖又豈敢前既無知而犯莫大之罪後復隱忍苟活以壞生民之大義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傾心順服非是貪生當身本無可據之義

寬仁不殺所當服即按律治罪置身於極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無我至是明照得情聖也大公無我仁也一舉而仁聖並盡此漢唐以後之賢君英主所萬不能到而必獨讓於唐虞三代之聖君哲后者也況尚有幾多盛世未開之令典生民未有

之　殊恩令民感戴無窮者乎此靜今日所以不徒於語

言傳聞間信我

皇上之大德同天乃於當身經歷中親見我

皇上之聖與堯舜並參也夫爲國以正名爲先名不正其弊至於禮樂不興爲學以定義爲大義不定其弊至於進退無據今我

朝得統如此堂堂正正歷三千餘年而莫有能媲而

列祖列聖之功德並非漢唐以來之賢君所能擬而讀書向道之士未聞有能出分毫氣力闡發其正大之名義申明其廣遠之功德使天下後世共見共聞以報食德被功之大而盡已當身之職分斯已不能無愧於衷矣而反含憤嫉忌詆德若讐造爲悖論譸張妄說呶號以掩蓋其實而又甚焉徒使窮鄉晚進之士胸無定見但喜其議論之高嶮而不審夫神聖之生總無常域遂將身爲其說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謹之士無從考其底裏尤見道不眞擇義不精不知道之變易無方義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間當前有此名義退則恐得罪於當時進又慮見惡於聖賢徘徊岐路進退兩碍久之不得不



托爲高蹈遠引之行以自放其輕世肆志之習其害理悖義而得罪於天也可勝道乎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無良斷無有食德而不見爲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於

天子仁聖體恤民隱曲諒無知得留殘喘以苟延歲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於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禍大故於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詳述夫

聖世而不

心趨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極皆由呂留良之悖論在前錯認題目有以起之也靜至愚不肖信其說最深受其禍極大以是犯罪彌天幸蒙

當今皇帝之德上參堯舜者以遍告焉伏望沉潛向學之士去井蛙商周

習見相觀於昭曠之途知覆載之大原無畛域神聖之鍾氣流愈遠天親民懷亦祇以其德其仁而初無額定九州之例則中外之說釋然矣放勳重華紹庶尚分二代文謨武烈盛德僅推二君而我

朝極帝王之隆兼積累作述之全則治

統道統之歸曉然矣堯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於下功在一世萬世不相兼也而

皇上以堯舜之君道復備孔子之師道而　天縱神奇絲綸直匹二典則心悅誠服之戴沛然矣猗歟盛哉麒麟鳳凰猶欲先覩爲快奇珍大貝尚冀一見爲榮今

聖仁天子在上應非常之運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勳華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猶以中外爲疑是天地本至大無外而人自以爲有外正如堯舜之治不過九州而人遂以爲九州之外不復有九州而并疑鄒衍所論爲荒唐也豈不悖哉昔益之贊堯也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說者以爲惟其廣運是以變化莫測而形容之不盡竊嘗謂

皇上之聖神文武由於仁孝誠敬之至而仁與孝敬之至又本於一誠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運而無有遠邇內外之間爲一元以內聖神文武之極誼也孟子曰至誠不動者未之有書曰百獸率舞易曰信及豚魚今上有至誠而下不以誠應是殆鳥獸昆蟲之不若也烏乎忍烏乎敢今而後凡爲臣民者益悟覆載之無有限隔聖人之誕生無有中外君臣之大倫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決不可背春秋義例因時審地天懸地隔而呂留良之逆說必當芟除今日之正義永有攸歸矣人人惇悅服愛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自重夫人倫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復我所性之固有常以靜之至思不肖誤聽誤惑爲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長享無疆之福斯不枉爲

聖世之民而爲生人之大幸耳是爲說